

中文
60

司
鐸
避
靜
寶
鑑

譯述者：胡明善
校閱者：王振民

北平滿主教准刊

第二册

MG
B976.1
679/4

1

司鐸避靜寶鑑目錄 第二冊

- 熱心當具之條件
- 司鐸彼此談話時應取的態度
- 如何勸誨教友
- 司鐸問之友愛精神
- 如何誦大日課經
- 聽告解
- 做彌撒
- 克己
- 司鐸應有之防範
- 司鐸品位之尊大



3 2167 6846 9

- 三五五
- 三九五
- 四三五
- 四八一
- 五二一
- 五五五
- 五九五
- 六三五
- 六七七
- 七二三

熱心當具之條件

Emulationem Dei habent sed non secundum scientiam. Rom. 10-2

聖保祿給羅馬教友書信說，有人在天主前，固然熱心，但其熱心缺乏明智。

我們司鐸，只有熱心，*Natus* 還不夠，但真正熱心，當有規矩的節制，因司鐸能按着規矩爲天主辦事，方能有益於聖教，否則非徒無益，而且有害。

有規矩節制之熱心，就如同一把火炬，能光照世界黑暗，又能焚化人之冷心，不按規矩之熱心，不單無益，且是禍亂的根苗，按規矩爲主辦事，方能見大功效，否則不但徒勞無益，且冒大危險，故有時

因不以規矩節制自己，辦事不加小心，不但不能善成其事，且有時反倒能阻止，或相反善事，故聖保祿宗徒慨歎說，有些人，因無規矩之糊塗熱心，壞了多少事情，他們本為救人靈魂，反倒把聖教會給禍亂哩，反倒把人的靈魂喪亡哩。

辦事熱心的人誠屬可佩，然最易上擋，因其遇事便覺熱愛蓬勃，辦事亦甚覺高興，勇往直前，不留退身餘地，自以為所作的皆對，即便有錯亦不理會，這樣辦事，終必失敗，故此我們的熱心 *Zelus* 常常按照規矩，總不出乎範圍，方能有益。

熱心的條件共有三樣，一該當是超性的，二該當是明智的，三該總不離愛德。

第一 熱心該當是超性的，一超性的熱心，該有超性的為頭，二該

用超性的方法。一該有超性的爲頭，就是我們司鐸不拘在什麼事情，全都按信德而作，否則與永遠之事無干，因爲不拘大事小事，俗事聖事，若無超性的爲頭，便不夠一個教友的行爲。故我們在各種思言行爲上，全都本着信德光亮的引導 *Lucerna pedibus meis verbum et lumen semitis meis*。不然我們所辦的是外教人的事，並非教友辦的事，我們用心查考查考，我們從前所辦的事，當有多少如同外教人辦的事呢？即是沒有用信德作根基，以天主當終向，教友不拘辦何事，都當有超性的爲頭，何況我們司鐸呢？何況我們司鐸所辦之事，皆係聖事呢？因爲司鐸不是爲管世俗之事的人，乃爲管人靈魂，永遠大事的人，故其信德當超呼衆人，常以超性的爲頭，超性的眼光，去往上引領人的靈魂，不當以一己之血性，以一己之肉情，或是以本性小小明悟作事，惟當獨拿天主

，當他辦事的爲頭，辦事的歸向，是以誰爲天主辦事，誰當向着天主，反對世俗才對，所以不拘作什麼事情，常該按信德的引領去作，比方說，我們幾時唱經，該有盼望光榮天主，愛慕天主的心才對，因爲天主給了我們的聲音，我們才會唱，我們幾時上了講道台，當把自己忘了，人說好歹一概不管，只求天主的光榮，教友靈魂的益處才好。

多咱我們聽神工，或去看病人，或有人同我們商議任何事情，或向我們討什麼主意，我們不當分彼此，全當一體相待，我們切不可貌取人，只看外面長的，或穿的好歹，不管內中如何。蓋外面雖好，未必內裏就好，如同棺材外面有時彩畫的好看，內裏却藏着臭爛的屍，但該看他們內裡的靈魂，乃是天主的肖像，聖神的宮殿，都被耶穌聖血所染的，耶穌聖血所贖的，至於面皮好歹，一點亦無關緊要，

故真正好，全在靈魂上的德行，並聖寵上，是以我們不拘辦什麼事情，總當按着信德向天主說，天主，我作這些事情，單是爲你，除了爲你更大榮外，別無所圖，故此我們每人捫心自問，我們的熱心有這樣的好爲頭沒有。

有許多人，辦事皆出於習慣，凡事皆按俗套，外面自然動作，心內全無思索，彷彿機器一般，好，固然不錯，但總不以信德作他的歸向，一點亦不想，一天就是自然而然，懈懈怠怠，或是慌慌張張，終日瞎忙而已，如此作事，並非由於天主聖寵而作，乃是由於習慣，故毫無超性爲頭。

又有多少熱心，是從本性的情感而來，凡他本性所喜悅之事，作的甚有心火，至於他本性不喜愛的事，則置諸不理，所以他做事，只

圖自己高興。不管天主喜歡不喜歡，所用的法子，亦只圖與他脾胃相合，決不管人之靈魂得救與不得救。

猶有一等熱心，乃爲圖人讚美，或爲臉面而來，此等人盡司鐸的本分，只顧外表，只怕傷臉面，凡事不得不按規矩而作，不然恐怕別人說他不好，他可不知辦事，當歸向天主，亦不知當以超性的爲頭，以正其心，以高大其行爲，以悅主心。以救人靈，更不知想法求天主，以助其成功，以去其阻礙，此等司鐸據表面觀之，真像一位好司鐸，但其內中與世俗人，與外教人，却毫無分別，有一位主教說，有好些神父，外表很不錯，但他們過於好外面，過於喜好世俗人之虛假，習氣，致把他們神父的本來面目，完全失掉了，因他們作事不按信德，亦沒有真正神父的精神，*Spiritus*。

更有熱心，乃是從私愛自己來的，比如講道理，爲圖虛假光榮，設法教人納罕他的口才，只恐怕丟臉，至於能教人愛天主否，爲聽道理人的靈魂，得益與否，他可不管，他給人聽神工，只希望人誇他好，或是藉結私交，拉主顧，有時他辦些好事，或慈善事，但沒有超性的爲頭，只爲從中取利，以滿自己的私心，或竟圖好名譽，以長自己的驕傲，故此不拒他到何地方，總想設法，述說他怎樣勞苦，怎樣辦事，他的堂口，怎樣好，怎樣進步等等，以顯他的才能。

又有一等熱心，乃從嫉妬而來，此等神父，多咱見一教友，從他的神工圈子，往別的神工圈子去，他就很不痛快。因爲他見教友信任別的神父，真爲他是個大補贖，若見別位神父，有點功勞，爲他好似毒箭鑽心一般，他總不願分些勞苦，讓給他人，他同別的神父，好像

冤家，有時人以好心爲他分些勞苦，他倒想奪他的光榮似的。

有等熱心，是從貪吝愛財來的，多咱一件事有便益，他就不辭勞苦，高與非常，拚命的去作，若是這件事情，看着與他無利，他便抱怨至極，或底頭不語，置諸不理，至于光榮天主，與人之靈魂得救與否，則一概置之度外。

更有一等熱心，我當着衆位神父不敢說，是從那裡來的，天主知道就是哩，我看見這樣神父，真覺不安，他爭聽一等人的神工，費多大心計呢？留一年輕女教友在他的神工閣子內，又費多大工夫呢？然而這位教友當穿的好，長的好，打扮的不錯，又富有錢，又會說話才成哪，至于那些蠢笨之輩，愚頑之人，長的又醜，穿的又粗，又窮又老的人，教他們且等着罷，及至此等可憐的人，才進他的神工閣

子，工夫不大，就出來啦，真教我納罕他聽神工，怎那樣快呢？他爲什麼不反來復去的好好的思想呢？按信德說，豈是有錢長的好的靈魂就比窮苦老朽的靈魂尊貴值錢嗎？第二該有超性的方法，神父們，我們單有超性的爲頭，還不夠，還當用超性的方法，多咱一個人，想爲變化人心，教人回頭，只照人間辦事的辦法，祇靠本性的智能，尙口才，用手段，顯聰明，或是財帛勢力，以及其他本性的方法，而不靠天主，要盡神父超性的職任，那真是夢想，大大的錯誤。

聖方濟各沙勿略說，救人靈魂，使人回頭成聖，乃超性之事，要辦此超性之事，而用純粹本性的方法，決不可能，就如按本性力量，教害子看見，是一樣的，因爲這事除非天主顯聖跡，決作不到，故救靈之事，亦是如此，蓋動心回頭，全在天主手內掌握，惟獨天主才能

去人私慾的邪火，點人熱愛的聖火，要修德行改毛病，全仗天主的能力相幫，方能見效，故此聖人們在世傳教，總也不靠他勞苦的能力，但全靠他熱心祈禱的功用，因他常常不斷勉勵熱心祈求天主，好得天主聖寵的相幫，滿其救靈的希望。

惟獨熱心祈求，才能得光照，世人的真光，焚化人心的愛火，感動人心的聖寵。並變化世風的德能，蓋一位神父，欲發一言，辦一事，拿一主意，若不先行祈禱，全照人世而行，定然徒勞無益，因連吾主耶穌在世時，不拘作什麼，也全仗他天主性的神光導引而行， *Verba quae Igo eognor, a meipso non loquor. Sicut docuit me Pater, haec loquor a meipso nihil facio, sicut mandatum dedit mihi Pater sic facio* 所以我們當效法耶穌，常常熱心祈求天主，賞我們活潑的信德，並賞我們從信德所得的真實道理，先

打動我們自己的心，然後再向別人說講，方能感動人心哪，否則即讓
你多未能說，即便說的天花亂墜，亦不過外面教人聽着納罕，教人喜
歡聽，並誇你講的好，口才強，表面點頭稱是而已，其實心裡，決不
能動，亦決不能得回頭熱心的效果。

再比方說，我們種地吧，我們雖勞苦耕種，然必須雨露的滋潤，
方能使苗秀而結實，否則徒勞無益，因栽培澆灌是人的事，生長結實
者，乃天主之事，故人講道理，若不先求天主相幫，要動人心，要人回頭
改過，真是妄想，因為祇有天主，能給人永遠生活之聖言，焚化人心
之愛火，故此欲辦天主之事，而不倚靠天主相幫，就如一糊塗無力之
人，欲舉千鈞之重，不求有力人的相幫，這是多末不知量呢？請看
梅瑟在山上，幾時舉手祈求天主，幾時依拉厄爾人在山下打仗便勝，

否則必敗，再看宗徒們爲天出多少力，照了多少勞苦，勸化了普世之人，須知他們第一得力的兵器，卽是祈禱，*Nos vero orationi et ministeris*
verbis instantes eramus 聖方濟格沙勿略，常不斷的徹夜祈禱，求天主降福他白日的勞苦，因爲祈求於辦理光榮天主，及救人靈魂的事情上，是必要的條件，蓋欲挽回人心，其成工少在人力，多在天主，聖方濟格又說，我屢次理會，爲勸罪人回頭，同天主說話，比直接向罪人本身說話効力更大。

一位熱心有德的神父，在堂裡或在祭台前，用一刻工夫熱心祈求天主，爲救人靈，比你一天勞苦出汗，更見工效，由此觀之，要教罪人回頭，冷淡人熱心，或外教人歸化，獲益之多寡，其準則全在我們祈求如何耳，故此熱心第一條件，不但爲頭當是超性的，而方法亦當

是超性的。

熱心 *Zeals* 第二條件，是明智。沒有明智的熱心，爲聖教會是一至大的禍根，因爲神父無熱愛之火，終日閑居不作何事，教務雖不能前進，然至少不至大壞，反之，若一位神父，自覺有熱心之火，好事喜功，但缺乏明智，這可就不堪設想了，一定好事教他辦壞，原有的精神，被他打散，例如某人前者雖不愛護聖教，然亦不致反對聖教，而今經他接手一辦，竟把那人激成反對聖教的人，從前某人雖不守規矩，然尙能勸服，而今經他一鬧，把人給氣成瘋狂哩，總之，凡事一經他手，莫不鬧的昏天黑地，亂七八糟，以致大家不安，甚且笑柄百出，怨聲載道，教那些不守規矩之人，以及外教之人，全看不起神父們，把聖教會的好名譽，全行敗壞，貽教內教外的壞人口實，致使他

們譏笑我聖教，躡踐我神父們，反以爲得了真憑實據，尤其是，那無神派非宗教等等，設法窺探我們神父的短處，好能藉端踐躡凌辱我們神父們，並排斥譏諷我聖教會，但你必說，我辦這事，本出自好心，爲頭不差，別人說好說歹，我全不管，誠然，我亦知道你有好心，爲頭不錯，但一人辦事，只有好爲頭不夠，還該用熱心的明智，不然，只可謂辦壞事，辦糊塗事而已，然而你問這熱心的明智，當在什麼地方呢？或在什麼事情上呢？我說明智第一節目，當在設法教人悅服，即是設法聯絡人心，得好感情。

一位神父，在教友前，無好感情，人不喜愛他，即便他有什麼德行，有多大本勢，亦不中用，他雖費很大的心，出很大的力，亦是枉然，蓋與人無好感情，決不能救人靈魂哪，與人無好感情的神父，勸人

不能得好結果，說話無人信服，他的熱心，亦不能感動人，他越望成一事，別人越反對他，使他不成，他越不教人作，人越偏作，非作不可，因他與人感情惡化，則人常存懷恨不服他的心，故此他所作的事，則設法暗中破壞，及見他略有點過錯，則擴大宣傳，有枝添葉，以聳大眾的反感，假若他所作所爲，都是盡善盡美，無瑕可指，則又妄証他無好爲頭，無好心眼，假善欺人，他若遇見爲難的事，不但不來相幫，不來安慰，反倒袖手傍觀，歡喜稱頌。

從此可知，有好些神父，才學亦有，德行亦有，規矩品行，樣樣齊美，一舉一動，真足表率他人，但不能管理教友，因他們過於板滯，只知關門靜默，死守規矩，一點亦不肯遷就，更不會聯絡好感，他們的舉動言行，不會通權達變，總以規矩拿人，常嫌人不好，總瞧不

起別人，總不愛答理別人，口口聲聲竟講規矩，討人厭煩，他們的辦法，不但不能使人回頭，有時更能惹人生氣，阻人回頭，因為凡事招人不喜愛的人，決不能教人聽他的話，反之，有時一位神父，雖才學不大，規矩平常，但他會聯絡人心，有好感情，更能管理一處教友，諸事和美，百般完善，蓋人之常情，都是容易聽信他朋友的話，凡他所信任喜愛的人，不拘說什麼，他都喜歡聽從，就如同我們真知一位大夫，能治我們的病，他不拘怎樣下手醫治，即便教我們服苦藥，受刀割，忍痛挨疼，亦必樂從，因為我們深信這大夫，決不能有害於我們，故此一位神父，會得人心，能教人信服，使衆人全佩服愛戴他，至此地步，他在教友前，真是說一不二，凡他所願，無不能得，凡他所說，莫不樂從，且他所言所行，教友莫不向好處着想，更加鼓勵向

好處去作，深恐一事作錯，有壞大局，傷了神父的心。

然而須知，可不當爲使教友喜歡，事事皆當低聲下氣，屈己從人，或脅肩諂笑，作出卑鄙的事以買人心，亦不當拿錢買哄，或以勢力薰人，更不當諸事寬縱，不問聖教的規矩許可與否，天主的誠命不合，只求悅人之心，隨人之便，不管良心如何，但真正熱心之神父，決不能出乎規矩以外，更不作那些卑鄙不堪之事，招人輕慢，但常照聖教規矩而行，許就說許，不許就說不許。不過說話的樣子，總想法不得罪人才是哩，比方在講道理上，要不得罪人，且教人愛聽，該怎樣講呢？該以溫和慈善的口氣而講，幾時在講道台上發命，當如一慈父，用甘言善語好好的說，說時就如同請他們，求他們似的才好，幾時衆聽道理人中，有我不喜歡的，或是某人實有某種不好，當加小心，

總不要提那不好，亦不要說那樣的人，即便委曲灣轉的，總以不提才好，講道理不當說譏刺人的話，責斥人不要過嚴，更不要大嚷大鬧，亦不要過於吓唬教友，一如撒氣油洩恨似的，講道理不要過長，教人聽之乏困，不當一句話，或一件事情，來回的講，如同磨豆腐一般，或說些陳腐無味之事，討人厭煩。

在聽神工的時候，你若願人喜歡，於說話上，當就合各等人的脾氣性情，該多憐惜他們的軟弱，不該責斥他們的毛病罪過，越是大罪人，越該按規矩當利害判斷的時候，越該用慈善的言語，安慰他，勸勉他，好使他痛心悔改。

於其他一切本分上，不拘聖事，或俗事，總不當麻煩教友，不當拿攝教友，在自己的本堂，該以己之熱心，行聖教會准行的各種禮節

，或是遇機行些上峯允准的慶賀熱鬧，提倡教友熱心與高興的精神，待人常以謙和慈善，不分彼此，不分貧富，不拘老幼，皆當一樣的和顏悅色的接待，凡人有求於我，有望於我，祇要我力所能及的，規矩所許的，我都當捨己從人，盡力相幫，滿其所望，*Per omnia omnibus prebeo*。若果一位神父照此而行，教友怎能不尊敬呢，不喜愛呢。

明智的頭一步，在聯絡好感情，第二步在體貼人心 *Ut non est scientia anima non est bonum (S. Spiritus)* 不識人靈魂的光景，不能妥救人靈，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性情，各人有各人的光景，故為引領人修德，指引人熱心，皆當照吾主聖經的密訓，視人秉性所好，再為揀其進修之路，一位神師，能因人施教，才算真學問，真可教人佩服，蓋罪人不拘怎麼頑惡至極，而完全失望，一點沒有回頭之餘地的，却是少有，因不拘怎

樣總有一線的希望，總有些微良心火星，在他心內隱藏。然爲點此火星，使之燃燒，非用良善明智之法，則不可因爲按良善明智方法，以對待他們，雖不能立刻即准使他們回頭改過，然至少能教他們信任神父，喜愛神父。反之，若一位神父，不知設法專務得人心，尙用些乖戾反對人心的方法，不但不能感服人心，而且越鬧越僵，越勸越遠，以致大衆皆不敢前進了，蓋話不投機，諸事皆敗，一有惡感，人心便要離散，再加上神父不認己錯，凡不好皆推諸教友身上，詞色常帶着怨恨教友，輕視教友的模樣，必至上下不睦，如此光景誰還肯上前惹他不得見呢？然只一言半語欠明智，得罪教友，尙不致教人懷恨到底哪，若故意瞧不起罪人，輕慢罪人，或惡言惡語的，責斥罪人，激罪人之怒，使之失望，則罪人恐從此遠離，至死因爲你亦不回頭，且常要懷

恨你。

故此我們神父，當常照人的光景，照人的性情，看風使船，量人行事，比方說這人生性好上，你若得他的心，總不當衝撞他，不拘何事，總當給他留些情面才好。

遇有胆小之人，凡事我們當給他仗胆，設法作他的倚靠。有人生性柔弱，我們當設法鼓勵他的精神，勸老年人，當如同好兒女，同他父母說話一樣，才對，待平等人，當如同待自己親弟兄一樣的親懇。對待在下者，當顯出慈父的愛情，同年幼的人，說話不當過于古板自大，同平常人來往，我們亦當顯出平常人的詞色才好，多相遇一忽然跌倒者，可別把他當一毛病憤成的人一樣看待，對待激烈人，與對待平和人別，急性人與慢性人，不當一樣的看法。總而言之，我們當時

刻防範，設法看人行事，故我們有時對待這一等人，當純樸如鴿，對待別一等人，又當明智如蛇，就是一位神父，欲善管理其教友，常該按管理人法之準規，並管理法術的精細條目而行，才能有益，凡事當按照管理學的樣子，該得怎辦，便怎辦，以就合衆人，好能爲耶穌基督利斯督救援一切的人，因爲我們不拘同那等人來往交談，皆當要緊，加意留神，免得開罪於人，蓋不拘何人，都如同一個嬌脆的器皿，些微磕碰，即能破碎，是以聖味增爵在世時，爲給一個人出個主意，曾用了三天的工夫，祈求天主，由此可知這位出名的大聖，怎麼當重這研究待人之方法呢？

但祇會得人心，猶爲不足，還當觀着光景，審察時勢，換言之，即是舉選時候，淨候機宜，事未曾到，先預爲防備，時機未到，當耐

心等待，即便多延時日，亦當立志不移，且常設法疏通，務令其時機成熟，委轉入我範圍之內，此乃明智第三功用也。

人的本性，多好急進，語言行事，屬屬不加思索，冒昧而行，時機未到，急待功效，略爲遲延，即形不愜，然亦當知，有時爲成全一善事，不可冒昧當受點折磨，忍耐些時，方能有濟，然人多是無恆，不喜忍耐，過於急進，以致失敗受害。

故人欲作一事，因過于急迫，遇事求快，總按他糊塗腦筋所想，必成，或想他從前曾一二次繞行成過，因此便想此次非成不可，一點亦不思想此次，人怎樣，事怎樣，辦得到，辦不到，亦不問光景如何，時勢爲何，總是任性而爲，似此作事，本欲建設，反到破壞，本欲栽培，反倒摧殘哩，從前雖說不好，如今經他一辦，反倒更不好哩，

從前本來好，如今到開壞哩，故此凡明智之人，總不以己之激烈性情作事，常是壓制自己血性，按理而作，故吾主耶穌在世之時亦總沒用過粗暴氣色，推翻古教的西那高歌，亦沒有噓口氣，吹滅了黑落得，並謀害他不接待的城池，當他起首講道理的時候，並沒有講過深奧的道理，因他知道宗徒們，尙不能懂，亦沒有命宗徒們，如同若汗的徒弟們守那樣利害的嚴齋，他常是薰陶漸染，由淺入深，一步一步的預備他們，引領他們，一直到了他復活之後。

天主聖寵在人靈魂內，亦是慢慢的前進，起初不過遇機先敲人的心門，不肯開，仍然不斷的敲，及至時機成熟，心門已啟，他才入內，施行各樣神方，引領我們人的靈魂，且常是柔柔和和，使我們不知不覺，全接我們的光景，我們的意味，慢慢施行他的工化。

明智熱心亦是如此，作事總不暴躁，總不着急，常是耐心忍性，等待時機，不像那些糊塗人，不管何時，想辦就辦 *Homo sapiens tacbit*

usque ad tempus, imprudens vero non servabit tempus 明智人，辦事先求天主相幫，自己再來的思想，然後再請教於高明，常以自己之明智再加上高明人的見解，相兼而行，他更喜用老年的意見，因老年人，經驗最多，閱歷最深，蓋凡事必須經過多次，辦過多少回，方能摸着一一定的規則，方知一定的頭緒，必須如此，方能稱得起老成練達之人哪，若其一生作事，只知任性自便，並不按規矩，亦不懂什麼是規矩，若糊裡糊塗，雖活百歲，人亦不能成爲老成練達之人，但可謂其殺過多少病人之庸醫而已。

明智熱心人，所拿的主意，常是高明的，凡事以前，先看那事的

光景，以定其行止，可以辦則辦，不可辦則不辦，倘時機尙未成熟，他先安心等候，然不盡置諸度外，他必先觀察事之情形，籌謀其辦法，務必要達到目的，辦事之先，必悉心籌畫，不待事到臨頭，早已成竹在胸，只有待時而行，或是事情阻碍太多，一時不易辦到，但亦決不失望，亦不强勉，自找失敗也，寧可暫且不作，更不冒險，致失自己職位和名譽。

明智熱心人，不拘處何境遇，在何時際，常是不慌不忙，穩妥自然，處理一切事務，總是委曲求全，無可無不可，要不過盡心而已，至於事之成敗，或如何成之，何時成之全隨天主聖意安排，自己並無成見，是以自古大聖大賢，辦過多少爲難的大事，所以成功莫不由於堅心忍耐恒久不變，至死不懈，倘或因事因人，或因任何光景，大有

阻碍，不能不辦時，只可耐心担待，以免壞表樣，而求公共的和平，也有時候遇見一事，雖然很好，但於此地不準一定相宜，祇得擱置，因為有些事物在這地方相宜，換一地方就未必相宜，即便聖人說話行事，亦當看光景，看地方，不能膠柱鼓瑟，除非關係良心信德之事，不在此例。

作事又不可只顧外面，更不可喜好新奇，只想自己比別人有本領改換這個，創辦那個，喜新厭舊，以顯自己能幹，當知從前，所有一切除非真有當改之處外，總以多年舊章爲是，雖然欲往好裡整頓，亦當慢慢的循序漸進，以免開罪前人，有傷愛德，因此之故，愛德又爲熱心的一個最要緊的條件。

熱心 NO. 11 第三條件，不離愛德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上頭我說愛德爲

熱心，更是一要緊的條件，即是熱心當有愛德，因為辦事無愛情，那是什麼熱心呢？我們見人有危難，心被愛情感動，想法盡力救護，方算從天主來的真正熱心，如今要把熱心第三條件的真意講明，只把愛德的規矩講明便足夠了。

照愛德的規矩，第一愛德當有公心，即是真正熱心，為公不為私 *caritas non quaerit quae sua sunt* 辦事常是希望那事情本身的利益，總不圖自己的私利，或先謀佔自己的脚步，怕自己吃虧受害，他所求的，不是錢財，單但是天主的光榮，和人靈魂的得救，祇要天主得享光榮，世人回頭救了靈魂，他就心滿意足，如同發了大財一樣，人的靈魂是他的寶藏，甘心受窮受苦，雖將自己所有的，全全捨棄，亦屬甘心，亦覺勝算 *Da mihi ani mas caetera tolle tibi* 真熱心不怕受苦 *caritas omnia suffert*

omnia sustinet 任何艱難苦患，都不能打消他的心火，卽如風波呀，反對呀，什麼教友沒有良心哪，不好管呀，作踐我呀，毀謗我呀，往壞處疑惑我呀，譏笑我呀，或是耍笑我呀，說我不好呀，抱怨我呀，卽有時打我罵我呀，亦全全忍耐，毫不抱怨，毫不傷心，仍一往直前作那愛人之事，因吾主耶穌在世，這些苦况，亦全受過，又曾說過，徒弟不能勝過師傅去，世人既然攻擊我，亦將攻打你們，再說宗徒們，亦全遭過風波，受過凌辱，他們說，我們在各樣事上，都受許多艱難苦患，但我們總沒想難受過， *Omnibus tribulationes patimur sed non angustiamur* 當知凡爲天主所作的事，都有一個十字架標記，卽是都有苦難，因爲耶穌用十字架，戰勝普世，開了天門。

故此真正熱心，在一切苦患中，不求別的安慰，只求萬日略的真

實福音，傳遍普世，這就是他的惟一安慰， *Consequatur autem veritati* 因此他極力宣傳，熱切勸講，不拘何時，常以善良之德，催人回頭向主，亦不拘在何處，總想設法引人改惡遷善，即是他一舉一動，常是爲教罪人回頭，冷淡人熱心，外教人棄邪歸正，熱心人更往前進，以光榮天主，以廣揚聖教，故真正熱心之神父，總不求自己之利益和光榮，惟求天主的光榮，聖教的利益，故有時在一件事情上，自己雖費心出力不少，及至成功，工勞榮譽，竟被人攫去，自己反倒勞而無功，亦決不抱怨，更不敗興，只有安心忍受，等待天主賞報 *Caritas patiens est* 或更有時，在一件事情上，曾費很大的心力，竟不成功，仍不失望，仍以忍耐當之，雖然因見自己所種之地，不打糧食，所栽之樹，不結菓實，未免有時難過，全都安心聽命，一無抱怨，只有投奔耶穌祭台前流

淚傷感，向耶穌訴說自己的苦痛而已，因他知道多咱一人，因自己辦一件事情，竟致徒勞無功，或費力不討好，因此便敗興生氣，忿忿不平，或是撒手不管，任那些罪人們升天堂或是下地獄，聽其自然，這種消極的主意，實是一個最大的錯誤，故此我的弟兄們哪，我們當知天主向我們要的，是熱心爲他辦事，並不是非成功不可，不能說，因我們徒勞無效，即減少我們的賞報，不但不減少，反倒功勞更大，賞報更有准，這是爲什麼緣故呢，因爲作一件事情，立刻成功，必定覺着喜歡安慰，這樣事情，本性都喜歡作，故功勞尙小，若一件事情，爲天主辦了多少時日，出了多少血汗，結果竟不得成功，這樣事情，按本性，誰也不愛作，你若爲天主甘心辦此事，豈不功勞更大麼？再者若辦一事，當不即見功效，即露大臉，恐不免生驕傲，圖虛假的

讚美，以致減少汝之功勞，甚或全壞汝之功德也，若是爲主辦事，未見功效，不能露臉，不能着虛假的危險奪你的功勞，豈非天主之賞更有准麼？

我們的本分就是栽種與澆灌，並我們的勞苦費心而已。是以我們的功勞大小，全以我們的勞苦大小爲標準，至於開花結實與否，全是天主的事情，倘我們因無成效即行失望，並不倚靠天主的仁慈，祇想天主沒有慈父之心，不可憐他的子女，這實爲天主一個最大凌辱。真正有愛德的，總不失望，常是設各種方法，以達其目的，一日不死，一日不休，就如同一位慈母，見他可愛之小兒，病重垂危，亦設法援救，但分尙有一口氣在，決不撒手，亦決不失望而置諸不顧。

所以弟兄們，多咱我們自覺徒勞無益，心中無慰之際，我們千萬

可別敗興失望，可投奔耶穌足下，看看耶穌在世，傳教三年之久，都得什麼眼前的效果呢？也就是除了十二位宗徒，並數十弟子外，並無別的可項成效，況且他那些宗徒弟子們，又皆不甚齊全，到了他受難時，一見危險，就都把他棄捨，更有把他賣了的，也有把他背了的，及至他被釘死後，就全不信他，也就全不盼望他哩 *Sporabannus*，故此我們看耶穌，雖然能顯聖跡，雖然有無限量的德能上智，他東跑西奔，講了三年的工夫，當時所得的效果，就是如此，何況我們卑污罪人呢？辦事不見功效，就可抱怨失望嗎？難道我們比天主聖子過強嗎？

我們多咱作一件事情，費了頂大周章，本欲成名反致失敗，覺着實在臉面上不大好看，這是我們的驕傲，我們當自己謙卑自牧認己無能，豈可竟因此敗興失望，賭氣再不辦事，不認己錯竟怨他人呢？

從前有一位聖德的神父，他常辦事費心不小，而不見功效時，誰也不怨，只有反求諸己，謙卑自問說，我未能成就此事，不是因為我的錯麼？不是因為我沒有德行麼？不是因為我的表樣不好麼？或者不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的祈求麼？假如辦此事者，為聖方濟格沙勿略，或撒肋爵，或聖味增爵，一定得最美滿的結果，能得作多少善功呢？勸多少罪人回頭呢？能引多少人棄邪歸正呢？看來我不要怨人不好，只有更當定結實的主意，從此以後，更要多多熱心祈求，多加用心勉力成全自己可也。

神父們，我們更當知道，真正熱心，更要緊當是溫和慈善的 *Caritas benigna est*，聖經上教人所當行的道理，本來都是嚴厲可怕的，內中雖然甘甜，外面頗似苦辣，若無天主聖寵相幫，按人本性本來不易遵守

，倘若我們講解之時，用些甘飴柔和的方法，良善悅心的言語調和之，施之軟弱人前，教他們聽之，就如同把那道理的嚴厲，變成溫和了，規矩的不易，變成容易了，且教聽道理的人，容易喜歡，定志遵行哩，不然道理本來就嚴厲，規矩本來就嚴緊，再加上我們講道理乖戾的氣色，粗暴的言詞，吓唬他們，責斥他們，似此火上澆油，一定難得好效果，亦不過徒招人聽之害怕失望，紛紛遠避而已，所以弟兄們，我們自己當審問審問自己，假如我們亦如同那些罪人，那些外教的人，並那些不明白，且毛病慣成的人們，處一樣的地步，亦如同他們站在外教的地步，或冷淡或反對神父們的地步，他們若是願教我們回心奉教，教我們信任他們，我們亦一定，非他們用良善，用愛德用親懇，用至理感動我們，是決不能動我們心的。

故聖味增爵說，我多明勸一異教人回頭，我雖然喜歡痛快，然而總沒有一個是因爲我用理說服，使他回頭的，但常是用良善表樣感動回頭的，聖人又說，我一生只有三次，在勸責人時，說話聲音有些欠點良善，致我常常後悔。

看來神父們，我們常常以良善待人，總不許利害待人，常該以德服人，不可以力服人，以力服人的，不能教人真心佩服，惟獨以德服人的，才能教人心悅誠服呢。世理尙如此，況我聖教會呢？專講良善，專講服人心，又有耶穌嚴命，命人效法他良善心謙「耶穌說，宜法予，予良善而心謙」可見，我們不更當以良善以德化人嗎？故良善待人爲我們神父，是永遠不能變更，永遠不能有例外 *Sine exceptione* 的準則。

當知越是大罪人，良心越硬，越當以良善之德感化之，即如傷痕愈深愈重，治他下手時，愈當愈輕愈慢。故一個人愈性情傲抗，愈壞心多，若欲向好裏管他，愈當多用仁愛可憐之心，愈當多加溫和慈善，以免得罪他，若是一位熱心教友，你待他雖有時失點禮，或至些微利害，尚不致出何緣故，然亦算一個大大的不對，若是一個罪人，或是一個新入教者，或是一個外教者，我們若不以良善言語，謙和的氣色，對待他們哪，箭直的說罷，我們就算給他們打了一堵結實的牆，擋住他們，教他們永遠亦不能同我們神父見面啦，從此不肯教不想法謀害我們，就算不錯，但恐怕至死，因為我們得罪他，亦不能回頭，本來實在，他們看我們天主教的神父過于利害，過於不說理，過於以勢欺人，過於夜郎自大，他們亦見我們，就從心裏嫉惡我們，不待見

我們，他們又沒有信德，又沒有熱心，又不知道救靈魂的緊要，他們自以爲不用着我們神父什麼，又豈肯低聲下氣前來求見我們神父呢？

良善爲我們神父實在要緊，然我可不說，良善卽能一準感化人人回頭，但假如沒有益處，至少能減少那些惡人們，或那些外教人們，從前疑惑神父，或反對神父，或相反教會的成見，雖然我們不能引他們立刻入我們的羊棧，但至少能教他們，嗣後敢上我們跟前來，後來多咱再見了我們，也就不躲哩，且多咱他們有危險，要死之際，萬一天主聖寵一到，那時他們若想起神父的好處，想起神父的話來，就能回頭，他特特的更盼望，從以良善待過他的神父手內領終傳聖事哪，再說，假如他們至死亦不回頭，亦不奉教，那樣於我們亦沒有賠了什麼，亦就不過他們不能獲救而已，與我們良心並無相干呀。

我們用良善待人，即便不能得別的效果，然至少教他們後來不踐神父哩，或是教他們知道神父們不是盡一些霸道利害，或強橫不說理的人哩，且知我們傳教救人辦慈善之人，或者至少爲我們的地方，我們的堂口，並我們的教友，好辦好些事情哪，況且嗣後能使教外之人，當重我們神父，信任我們神父，且拿我們神父，都當一等慈善家，道德家，嗣後遇有什麼慈善事情，或公義的善舉，就想託我們辦理，或是求我們相幫他們辦理那些慈善事業啦，如同聖若汗雖然沒有勸化了黑助得回頭，但黑助得因聽聖人之話，作了好些善事 *Audio eo, Hero-
des multa faciebat*，我們亦是如此，因爲我們若用良善待人，雖然不能得別的好處，然至少能在人前減少惡感，教人不恨我們，這就比那粗暴厲害待人強多哩，再說我們爲什麼向那些罪人或外教之人們，動怒發

橫呢，豈不知道我們憐恤他們恩待他們，比利害吓唬他們強嗎？彼，皆因我們沒有細細思想，倘我們按良心仔細思想思想，我們一定不敢輕視他們哩，我們想想，倘若我們亦像他們一樣的不明白聖教的道理，一樣在那世俗敗壞場中，一樣沒有聖寵的鎖鍊，細鎖我們的偏情私慾，我們不是比他們更不及嗎？反之，假如他們亦如同我們受過天主這些聖寵神恩，恐怕他們比我們還好的多哪，況按實在說，誰敢說一定，他們將來不能有一天，忽得天主聖寵回頭熱心成爲大聖，我們倒許因爲驕傲，不知可憐罪人，將來要被天主棄絕，永遠下地獄在他們以下呢？故此輕視罪人，看不起外教人，同他們動氣發怒，真是糊塗不講理，因此聖方濟各撒肋爵會怨歎說，哎呀，除天主以外，差不多沒有人變化那些可憐的罪人們，更沒有人愛那些尚在那黑暗裏站着

的外教人哪，當是用那嚴厲的手段，對待他們，總想那些罪人和那些外教人們，好似當不起慈善憐愛似的，因有人曾責斥我說，你不當那樣的用愛情對待他們，因為那些壞人們，那些外教及背教的人們，都是些沒有指望人們，你如此親近他們。是白費好心，且是縱放他們，更長他們的惡胆，嚙呀，但我總想他們，都是我的羊，都是耶穌寶血所贖者，教我怎能忘棄他們，逐開他們，不為他們流淚痛哭呢。我要不向罪人前，施行慈愛，可向誰前施行呢？他們都是我的子女，都是我的眼珠，故我決不以恨心對待他們呀。

故此我們在聖撒助爵行實上，看見有好些被棄的罪人們，不斷的到他跟前去，聖人常是和顏悅色接待他們，且用極良善的言語，極謙和的氣色招他們到跟前去，且告訴他們，總亦不要覺着過意不去，即

便有時因老實之故，言語有些不周亦不怪他們，真是如熱愛的老母雞，常是展開雙翅，任小雞隨便投其麾下，多咱亦不生氣，多咱亦不拒絕。

所以衆位神父們，倘若願欲我們熱心 *zeal*，真得實益，就該有以上所說的三宗條款，即是以信德作根柢以明智作節制，以愛德作扶襯，方爲真實有益之熱心，假如我們神父，皆能照此聖善方法，在其所管的教區，用力費心，不久就能看出我們按規矩而行的熱心，定獲圓滿的效果，且覺非常的安慰，我們倘真有這按規矩而行的熱心，我們必能完全應驗耶穌的話，即是世人不明白，我們是他們的光亮，世人敗壞，我們是他們的鹽，即是光照他們，保存他們，世人如同病人，我們是他們起死回生的良藥，能治他們的病，能復活他們，即

便罪人沉溺海底，我們亦能設法將他撈出，及至死後，將見我們同所勸化的靈魂，一齊升天，從吾主耶穌萬王之王的手內，領受永遠不朽的冕旒，亞孟。

司鐸彼此談話時應取的態度

Si quis putat se religiosum esse non refronat linguam suam, hujus vana est religio. Jac. 1, 26,

聖雅各伯宗徒在他的書信上說，誰自以為是熱心敬主的人，而不管住他的口舌，其熱心是虛僞的。

可愛可敬的弟兄們，冷淡司鐸常犯的罪，就是口舌之罪，當知此罪比別的罪更是危險可怕，聖雅各伯在他書信上明明指示我們說，誰不管住他的口舌，他的德行是虛的，他的熱心是無用的， *hujus vana est religio*。蓋將來在審判之日，我們一切的言談，都要在天主公義的秤上，權量輕重，連一句閒話，都要受審判，都要在天主台前交代清楚。

Omne verbum otiosum quod locuti fuerint homines redant de eo in die iudicii. 何況言

談，既久不免犯罪，*in multiloquio non deerit peccatum*，不但天主教在聖經上如此說，連我們也理會叙談所犯的罪，比一整主日清靜寡言，所犯的罪更大更多，有一位賢人曾說，我理會我每次去到人間，回來的我，便不如去的我，然而在許多的地方，我想該再加上一句說，我們司鐸每次到司鐸間去，回來時的司鐸，便不如去時的司鐸了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好好想一想，天主命人彼此言談，要正當，這條大誠命，是多麼重大呢？我們在此重要問題上，很當好好的作一詳細的省查，千萬不可忽略，今爲便於詳細省察，把這題目分作二段，第一段，論司鐸們彼此談話時所習慣犯之過錯，第二段，論司鐸彼此該怎樣的談話。

第一段 論可鐸於言談上習慣犯之過錯

弟兄們，我們看天主是怎麼樣嚴命我們，教我們彼此言談之間，常該聖善，總不可忽略，但是人差不多在彼此說話時，好像把這嚴命，全都忘棄了，請問我們按實在的說，我們聚會都說什麼呢？

假如正當我們彼此談話時，吾主耶穌忽然顯現我們，亦用當初問往厄馬烏二徒的話，一樣問我們說，你們彼此相談什麼呢？*Qui sunt hic sermo-*

nes quos confertis ad invicem? 我們裏頭，究能有幾個，能像那二徒一樣的

答應說，我們說的是耶穌納匝肋諾的事情呢？*de Jesu Nazareno* 但我們彼

此言談，都是講論耶穌納匝肋諾的事情，或都是講論的別的事情呢，

可愛的弟兄們，別的什麼事呢？別的！別的就是說些世俗事，什

麼新聞呀，什麼叫人分心的事呀，什麼亂人明悟拉人犯罪的事呀，什麼傷信德滅熱心的事呀，什麼爲擾亂天天於作彌撒領聖體應有的虔誠之事呀，總而言之，所說的無非教人放肆，叫人懈鬆的話罷，有的司鐸，往往連從聽神工內，所學知的一切最污穢，最醜陋不堪的話，都敢彼此的說笑取樂，我們也不想，我們雖是司鐸，雖念過高道理，雖然遇見機會，有真正要緊的緣故，爲研究學問，爲定斷罪案，倚靠天主的聖佑相幫，准許研究此等事情，好盡我們的本分，但千萬別忘了，我們仍然是人，仍然能受大誘惑，若無真正大緣故，竟說那些不當說的話語，自找脏污自己的口舌，污穢自己的耳朵，并攪亂自己的明悟，未免能有大罪，至少能招大罪誘惑，又有一等的司鐸，他們彼此言談取笑，竟說輕佻閻樂的話，明顯他的靈魂，欠少沉重，更有彼此言談，

不但竟說些短見識的話，欠分量的話，當着大眾說這樣話，教人聽着驚異納罕，且有時，或是大嚷大叫，狂喜狂樂，坐臥不安，舉動失儀，叫人看他，是一位不識自己地位的司鐸，更有竟說些卑鄙粗俗下賤不堪的話，輕慢司鐸地位的尊嚴，總而言之，他們多咱也不說一句嚴肅正經合乎我們本地位的話，即是從那樣司鐸口內所出的言語，連一句教人動聽的話也沒有，他的一切言談，無非發表他心內的虛浮散亂，與輕佻不端而已，他看着羞辱，當作體面，他拿着丟人的話，當得便益，你說他不對，他猶自以為得意哪，因為在他們舌頭上，一點聖教會的意思也沒有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看這是多麼大的錯亂呢？這是何等的不對，拿一個天天在祭台上用成耶穌聖體聖血的經言，已經祝聖了的口舌，不自忖量，不自尊重，竟吐些世俗虛假與些下賤無

恥的言語，污辱自己的口舌，豈非大可惜的事情麼？這樣的言語，聖保祿連別的平常信友，都不容忍他們說，何況一位司鐸呢？ *Ne horrina-*

tim in vobis sicut decet sanctos aut turpitudō aut stulti loquium aut scurrilitas quae ad rem non pertinēt 聖伯爾納多拿着不宜的玩笑話語，爲世俗人說着似乎作

爲取笑，爲我們神父說着，就是凌辱天主的話，就是褻聖的話，何況我們現今拿說那些話，當作平常話，散心解悶，更是多大的不好呢？當知我可並不是不贊成大衆按規矩和和睦睦，在一塊散心解悶，但是我不贊成的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一點也顯不出來端正熱切，并聖教的嚴重態度，我不贊成的是在我們來往相談之間，過餘隨便，不加檢點，舉動行爲，殊欠莊嚴，連上等社會都不如呀，這樣真是爲我們司鐸大衆的羞辱。因爲我們彼此言談，常是帶着一種下流卑鄙的態度

，但分有些資格的文明人，全不屑說那樣的話，因為他深恐說了那樣的話，爲自己是個丟臉，爲別人是個凌辱，然而我們說那樣話時，都推辭說，神父們彼此散心取笑，說說怕什麼，沒有世俗人在此聽着，放心壞不了表樣，因此就放心大胆，隨便亂說，連在人前說着，我們都覺害臊，都不敢說的話，我們當着天主無所不在的跟前，就敢放心的亂說，就好像在我跟前監觀我們的耶穌基督，當不起我們的敬畏，當不起我們的尊敬似的，好像我們一聖了神父，就用不着自己的身分了，好像我們彼此言談，除怕外人聽着壞表樣外，不拘說什麼，全都無罪，沒有可怕似的，我們當着兄弟們彼此言談，不知檢點，習以爲常了，及至當着外人，或是在講道理的時候，便不知不覺，就要順口帶出那樣的言詞來了，見了許多司鐸，平素好說些下賤粗魯的話

，滑稽取樂的話，及至到了講道台上時，也是一樣的不加小心，說話常是帶些粗魯滑稽的氣味，差不多同他平素散心說話的光景一樣。

可敬的弟兄們，我們以上所說的，還都是司鐸彼此言談上的小過錯，尚有更大的過錯，即是彼此竟說些相反聖經道理的話，可以稱他們的聚談，是假基利斯督的聚談，唉在神父當中，也不免有這樣的言談，若是翻開聖經與他們的言談，兩相比較，當是多大的相反呢，聖經上所說的，都是些克苦謙遜神貧同耶穌背十字架的道理，這些司鐸在言談間所稱揚的全是些什麼快活呀，什麼享福呀，誰發了財呀，誰得了富貴呀，誰得了光榮呀，他們竟拿這些世福當了真福，至於聖經上所說的真福的神貧，他們可是怕到底啦，聖經上所咒罵的富貴，他們可是羨慕的了不得，所以他們盡力謀算如何不受罪，如何不受壓伏

，如何在衆人以上，如何沒有人敢違抗他們，又極力的經營打算，怎樣找自己的快樂，怎樣順從自己的口腹，比方赴什麼好筵筵，喝什麼好酒，吃什麼大肉，或是那個堂口進項多，那個堂口窮，那裏享福，那裏受罪，還有別的？好些虛假的快樂，都是他們素日常說的題目，我的天主呀，像這樣的人們也稱得起是講你的萬日略的司鐸嗎？也可說他們是爲天主聖殿所揀用之器使嗎？這等人也是你從天所委爲傳佈你的信德於人間的代表嗎？也是耶穌基督所差遣，在世間宣講他的十字苦難，並在人心內創立十字之根基的勇將嗎？像這等的司鐸，也算一位潔淨世人，保其不壞的鹽嗎？假如不認識他們的人，聽了他們所說的話語，能毅想他們就是時常在聖堂宣講聖道的嗎？能毅相信他們天天大聲講道的說，神貧者是真福的受飢餓者是真福的，涕泣者是真

福的，受窮難者，是真禍的，有錢者有禍的，豐衣足食者，是有禍的，暫時常樂者是有禍的，你們圖人讚美者是有禍的，等等道理的就是他們嗎？哎呀，真是言不顧行至極啦，哎呀是背教的言語，哎呀是相反聖經的道理，何況這還不是一個平常之人哪，且是至高無上的天主教的人，天主的欽使，他們竟把天主的真實的道理，給切斷開了，一半爲自己，一半爲別人，他們竟給教友講，一點可不向自己貼合呀，至於教友拿他們所講的，也都不當事啦，*diminutae sunt veritates a filiis hominum* 可愛

的弟兄們，若是世俗人進入司鐸聚談的地方，他應該想司鐸在講道台上所說的話，與他們彼此聚談時，所說的話，是多麼自相矛盾呢？在講道台上的司鐸，講的是克苦，在外頭的司鐸，竟是一些找虛假光榮與安佚自在的，在講道理時節，他們就說救靈魂的事是獨一要緊的，是

最有關係的，到了外頭，他們竟注重別的事，一點也不拿救靈魂的事當事，在講道台上，他們講該倚靠天主的全能，不拘什麼事都有天主的安排，到了外頭，他們竟倚靠人力，竟隨他們的私欲，一點也想不着常管萬物的根原，這是多麼壞表樣呢？這爲教友聽着，得有多大相反信德的誘惑呢？既然在講道台上，說話當負責任，按規矩好好的說，在外頭說話，是自由隨便，知道什麼，說什麼，但他們在講道台上，和在外邊的話，竟自相矛盾，這却大大的不對，難道他們不懂麼？可愛的弟兄們，以上所說的，還不算司鐸言談的大不對，還有更大不對的，就是批評人的長短，議論人的是非。這個批評人的魔鬼，是現今世代通行的魔鬼，可惜他也闖入我們的神職班內了，竟由這敗壞的世界，侵入天主的聖所了，人人都在他私意之內，立了一個審判庭，在此

庭內，對於一切的人，一切的事，都要審判，都要聽候他的判決，但在他審判之下，除他本身所作的事情外，沒有一件事是好的，是對的，對於他人所作所言的一切，不是馭斥，就是挑剔，凡不在他面前的一切司鐸，一切弟兄，他都要指責，無論他的私事公事，他全都說不對，所以在他人的才能上，德行上，學問上，或是品行上，沒有一樣能中他眼的，經他一下批評，就全沒有好的了，他不只當着神父彼此之間，有時還當着外人，挖苦這位，馭斥那位，因此教外人，都不敢信任神父，而教友們，也都彼此的說，我們說些是非可算什麼，你看神父們，他們是彼此該當關照的人，還彼此的批評，彼此的糟踐呢？你看神父們，誰要說他一句的不好，他就不高興，就生大氣，就不答應人家，怎麼他盡說別人不好呢？他不教別人瞧不起司鐸，他怎麼是司鐸都瞧

不起呢？唉這不是大壞表樣麼？他們先批評同等的兄弟們，慢慢就由平等的議論，到長上去了，無論是他的神長，是他的俗長，都要一樣的議論，且他多咱也不按公平的判斷，常是在上的無理，他看着好的事，他才尊重奉從，他也不審量審量事實怎樣，他也不考察考察光景如何，況且他又是局外之人，連權柄帶事，一點也與他無干，差不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管在上的事情呢？自己又沒有本分，又沒有主權，你說那些不服的話，有什麼用處呢？長上好歹與你有何相干呢？難道是人，你都要管嗎？不拘什麼事，也不管你知的清知不清，也管辦的來，辦不來，都得經你的判斷是好，才是好，判決許作，才許作嗎？你想教世人都拿你的判斷，當永不能更改的判詞，都拿你的意見，當個永不能錯的道理，豈不是一件糊塗至極，古怪至極的事情

嗎？但誰若是敢指責你的不對，相反你的意見，你立刻就不能忍，立刻就爭論不休，辯駁不止，非得人家認錯，你決不能饒，不然非大大懷恨，大大的不服不成，且不拘是誰，你都不讓，假如聖教會按照信德之端，裁判了你妄斷之非理，也就許你懷恨不服，難道說聖教會也算錯了嗎？

哎呀，這是多大的驕傲，多大的妄斷呢？誰給你的權柄，教你也不管是你的弟兄，也不管是你的長上，也不管從前的事也，不管現在的事，都要批評判斷呢？*quis te constituit iudicem* 誰敢保你的意見，都不能錯，比別人的意見都高，都該當拿你的意見，你的判斷當獨一無二的准則，你說好的，就是好，你說真的，就是真呢？你怎麼看不出來習慣批評別人，爲你自己也是不體面呢？你自以爲比別人都明白，這不是一個

目中無人的個大驕傲嗎？況且人的軟弱，都能有錯，就是在你批評的理上，也不能都對，如今你想你沒錯，你想你都對，豈不是糊塗嗎？所以你批評別人，你自己落個糊塗驕傲的名聲，爲你有什麼光彩呢？再說你怎麼看不出來，你當着你的兄跟前，批評別人，很招你的弟兄厭惡你嗎？因爲他們知道你當他們的面，你毀謗別人一定他們不在你面前的時候，你一定也是照樣的毀謗他們批評他們，再說這是大大的得罪你的長上呀，因爲你該當尊敬他們該信任他們，他們既然教你倚靠他們尊敬他們，他們就當負責，就有爲按排各事要緊的權柄和聖寵，況且你這種行爲更是大大的招天主厭惡，因爲自覺着明白，自覺着比別人都強，愛批評別人的人，是天主棄絕的人 *Vae qui sapientes in oculis vestris?*

可敬的弟兄們，在神父彼此言談之際，還有一個大大的毛病，什

麼毛病呢？咳這毛病，我說着真覺可惡至極。就是毀謗人糟踐人的毛病，因為據說有些司鐸們，他們聚談，不會說別的事情，若不毀謗人，不糟踐人，不談論壞人名譽的事，真是沒有話說，所以常糟蹋人，毀謗人，論別毛的病都願除去，惟獨這個毛病，就好像鑄在五臟裡一樣，誰也不肯去，故聖保祿說，脫離這個毛病的，少的狠哪，能保一生無此毛病的，實在不易見着，這個毀謗人的毛病，就像深入人的骨髓似的，別的毛病，差不多都可棄捨，單單這個毛病，好相入了魔鬼的死套，無法離脫。

可愛的兄弟們，幾時我想起來一個世俗人，毀謗人，污辱了自己的口舌，我便很害怕的，想起天主聖神在聖經上所說的爲罰那罪很利害的話，他說，天主最恨毀謗的人，*detractors Deo odiales* 又說，毀謗人的，人人厭

惡 Abominatio hominum detractores 又說，罵人的，壞人名聲的，都不能升天 *Neque maledicti neque rapaces regnum Dei possidebunt* 又說，長舌之人，在世無法能改，*Impius non dignetur in terra* 這些話，都是向平常世俗人說的，但是我們想想，連神父也犯這毀謗人的罪，也臟污自己的口舌，神父們的口舌，天天早上作降生慈愛的寶座，怎麼工夫不大就作毀謗人的便器呢？神父的舌頭，天天同天上天神讚美天主，且天天誦成聖體聖血的經文，真如同耶穌的舌頭一樣，怎麼轉眼就變為魔鬼的舌頭，就效法魔鬼的行爲，沾誰就害誰呢？一壁是聖的，一壁又是褻聖的，就是無論作長上的，無論平等的，一概全不留情，全都糟踐，攪亂的大衆不安，這樣舌頭，真是一種害人的毒葯，刺殺人的利劍，刺殺人心的快刀，可愛的弟兄們，這毀謗人的毛病，實在教我沒法形容了，簡直的我就大聲的呼其

爲一個輕慢聖物，褻瀆聖事的大罪吧，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早上他的嘴唇，剛在聖爵裏浸潤耶穌的寶血，過不幾分鐘工夫，他的唇上所沾耶穌的血尚淋漓未乾，他就又從這嘴唇上噴出謗人的毒液，且此毒液噴於耶穌所贖人的身上，噴於耶穌生活支體上，就是噴在衆教友和衆先知的身上，雖然耶穌保護那些人說，你們不要動我的基利斯當，你們也不要誣罵我的先知 *nolite tangere christos meos et in prophetis meis nolite malignari*

但他全不介意，主教神父們，本是耶穌的欽使，在世的代表，耶穌的忠臣，耶穌的密友，他全不管，莫不受其毒液噴害，甚至有時連他的本上司，也是一樣的受其毒液噴害，耶穌說過誰輕慢你們，就是輕慢我，*qui vos spernit me spernit* 但他也全不介意，司鐸們哪，難道天主給了你口舌，就是爲毀謗人的嗎？天主聖神不是明明的指示你們的口舌，

是爲保護真道，是講明天主的法律的嗎？爲何你們竟用他造作謗人的罪惡，相反愛德的誡命呢？你們天天祈求天主，開你們的口，以讚美天主的聖名，爲何你們又許魔鬼用你們的口，散播毀謗的毒藥呢？哎呀，司鐸的口是很奇妙很可敬的呀，較之古教聖殿內的贖罪祭台，尤爲可敬，尤爲奇妙，你們的口該當如同耶穌基督的口一樣聖善，故聖安式而莫說，你的口就是基利斯督的口，*Os tuum os Christi est* 爲什麼你這樣的輕慢你那至尊貴至神聖的口呢？可愛的弟兄們，那些毀謗人的司鐸們，他們的良心，全都如此的假平安，拿着毀謗人的大罪，一點也不介意，而且越是毀謗的越兇惡，越長他的精神，說的也越覺着起勁，聽着越覺着高興，這真令人至可驚異的，有好些司鐸們，他們聚談爭着毀謗別人，議論別人，一點可憐愛護人的名譽的心也沒有，及至

他們毀謗完了以後，從罪惡場中出來時節，真是教人可怕至極，但這一夥子謗人的神父們，可是心中就像一點沒事似的，其氣色就如同才給人講究道理回來似的，各自散去，回到自己屋內，一點也不怕冒行聖事，該行聖事仍行他的聖事，該作彌撒，仍然上台作他的彌撒，唉，真是可怕的自欺呀。唉，這是在是冒行聖事的大罪呀，假如他要是剛偷了別人的東西，剛作賊以後，他一定不敢上台作彌撒，須知名譽乃第二生命，比世上任何寶貝，都千倍萬倍的貴重，他剛才把人名譽敗壞，殺死人第二生命，怎麼他就良心平安用他那吞人殺人的口，去沾耶穌基督的寶血呢？只顧隨自己私慾，不管自己良心的人，真是有禍的，毀謗他人的那些司鐸們，你們怎麼看不出來人們都輕視你們，都看不起你們呢？因為不拘是誰，但分有點知覺，但分顧點臉面的人，

誰能不認得毀謗因的人是下賤的呢？豈不知你越是瞧不起你的弟兄，越自誇你比你批評的人更好，越發顯你是一個大驕傲的人，你越設法埋滅人的長處，顯露人的短處，越顯你的嫉妬，人本無可指責之處，因受別人讚美，你就不服，你就設法駁斥他，豈非更發顯你的卑賤的嫉妬嗎？這真是用你自己的話，證明你心內，常存恨人的惡意，再說無故毀謗別人，爲你有什么益處呢？豈不是白白的犯罪嗎？更顯你是一個對於他人，當面讚美，背地毀謗人的不老寔的人；更顯你是一個心中狹窄，一點也不能容話的卑賤量窄的人，總而言之，這毀謗他人，真是一種用暗劍殺人，最寒人心，最對蠻之行爲，咬可愛的弟兄們，這口舌的罪，既是這樣的重大，這樣可怕，誰能不惱恨呢？設我們嗣後，務必教我們所有的言談，都當合乎真正司鐸的身分，好能相稱

我們高大的品位才好，是我如今再把司鐸們彼此言談的規則說一說，好教我們日後有所遵循。

第二分 論當如何談話

要彼此言談無失，有兩樣要緊的條款，一是總不該說能令人能指責的話，一是說話的態度，總要合宜，第一先說總不該說那些令人能指責的話，就是常該說有益的話，確實的話，或是少說不好不歹雙關二意的話，可敬的弟兄們，按着聖教會的意思，常是盼望我們說話，至少有時也當提念天主，或是關於天主的事情，爲教我們的言談，多少也摻合點信德的義思，也挾帶些熱心的樣子，也發顯點我們熱切的精神，也爲教我們不要成個兩付面孔，兩個舌頭，彼此大相反對的古怪

，就是在堂內是宣講聖經，出堂即是輕慢聖經，反對聖經道理的人，人言爲心之聲，即是心裏有什麼，口裡就愛說什麼，吾主曾說過，若是我們愛說世俗的話，愛說世俗安佚快樂的話，愛說富貴光榮虛假福樂的話，這是明顯我們心內滿心愛慕，滿心盼望那些虛假快樂的憑據，

Qui de terra est et de terra loquitur.

如果我們有愛天主的心，有愛我們本分的心，有熱切愛慕學問的意思，有盼望成全自己，有熱切救人靈魂的心火，充滿於我們的心，我們一定就樂意談論那些聖善的事情啦，這樣我們的言談，就是有益言談了，如此言談能生兩樣大好處，一是在我們方面，一是在教友方面，在我們方面，同我們的弟兄們，如此的言談，都能彼此相幫修德，相幫改毛病，彼此交換意見，彼此討主意，彼此勸勉，爲教友方面，因爲這樣的言談，能教我們嗣後容易講信

德內道理，說話亦容易教人信服，且同教友說話的時候，我們亦能隨便揆幾句信德道理的話，提醒他們，勸勉他們，這樣的提醒人，比在講道台上，給人講道理有時更有大效力。我們在講道台上說話，因人的私慾偏情，都不肯信，因為他知道在講道台之時，說話是認真願望他克除私慾，故此爲他的私慾總有些相反，都聽着無奈何的樣子，在他的腦海中，總有點辦不來的成見，若是在他們交接來往的時候，我們用上幾句有益處的話，暗中提醒他，即便向深處說，說的不拘多麼大，也不致教罪人生出疑惑我們，有說他的心來，想我們是無意中說到他的毛病上似的，因爲我們同他說話，全以朋友的心情，老實的樣子，好相無心之間，說到他的毛病上，他雖然理會，亦不能向不好處想，當時雖不能即見功效，就能回頭，然在他心內算播上好種了，以

後慢慢必要發芽，漸漸長大，終有收成之日，即後來不發生效果，我們也沒有什麼虧吃，至少我們算盡了我們的本分啦，至少也算我們用表樣提醒過，在別的機會不能提醒的那些人了，所以那些當着外人說話時節，總也不知道設法說一句提醒人的司鐸，真是有禍的，何況當他們邪說妄談之際，自己一點也不敢辯駁他們，或是因胆小不敢言語，或是不加可否，只唯唯諾諾的司鐸，更是有禍的，他們如此，寔在放棄救人靈魂的好機會，因其若在那些異端邪說上，用信德的真理，辯駁他們，雖然當時未必就能使其信服，但我們所說的真理，不能不使其心中發生一反省，及至遇見什麼偶然之機會，比如失了財物，遭了災難啦，或是將要死時，就能想起我們的話來，就要想起我們所說的人之生命甚是短來啦，也就想起審判的可怕，地獄的永遠來啦，當

此時節，再加上天主的聖寵的默化，就想起回頭來，我們的言談，雖然在表面上，不提講道理的話，不提熱心的事，但至少該是正當的，好發顯我們是有身分，有忖量的人，若是不會說別的，只是會說小話，玩戲話，俏皮話，或是只說些什麼新聞，什麼張家長，李家短，以及一切家常過日子的話，這話真不合司鐸的體統，是一個輕佻的憑証，蓋司鐸不拘在什麼事上，都該常是司鐸才對，你看世上人，不拘什麼體面人物，都說與地位相宜的話，我們司鐸們，也該說與我們地位相宜的話才好。故聖保祿宗徒說，你們該按着規矩說話，以作教衆的表率， *Exemplum esto fidelium in verbo in conversatione* 聖保祿說的規矩的意思，就是教給我們該當怎樣言談，尤其在我們彼此言談之間，更要有規矩，爲說真實正經的話，不是什麼難事，因爲一定有不少的豐

富的材料，祇要我們好好看古新二經，好好的看高道理，看講問答的書，看治理堂口指引人靈魂的書，並看爲盡我們各樣職務的書，或是看聖教的歷史，聖人行實等等，在那些書上，有多少爲我們彼此當研究的理，當說的事情呢？弟兄們，我們看人人都喜歡談論自己本職業的事情，也都喜歡研究盡其職業的方法，商人喜歡買賣，當兵的喜談打仗，律師喜談法律，怎麼單單我們司鐸們，彼此聚談不喜談我們本地位本職務上的事呢？這真是可驚可怪的，豈是因爲我們的職業，我們的地位更尊高，更不易在彼此言談之際，都不要緊提及的嗎？豈是聖教會的學問光照了世世代代，引導了多少大人物，修了高大的德行，成就了高深的學問，而不能分給我們一點，作爲彼此言談的充分材料麼？豈是在此無限制的場面上，我們說話猶覺拘束無話可說嗎？豈

是我們在這汪洋大海裏，猶覺乾渴嗎？哎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若見一位司鐸，拿着我們職務上的事情，說着還不如世俗的新聞，還不如說個笑話，更有趣味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全無聖教精神，不過是一個卑鄙不堪，全無正經意味的司鐸而已，恐怕有人說，弟兄們，彼此說笑散散心，有何不可呢？若只是規規矩矩的說，正重的話，還散心嗎？還能教人愛聽嗎？我答說爲散心，就不能說規規矩矩的話嗎？就不能加幾句又爲人有益又教人愛聽的話嗎？你說散心，我也很贊成，要緊也該散散心，但散心也當說清潔無罪的話。決不可逸出範圍，吐那教人聽着沒有德行的話才對，因爲真愛誠實的人，絲毫的虛僞也不容有，總也不撒謊，總也不騙人，有許多人，太不老實，總是撒謊，掩藏自己實有的短處，造些自己沒有的長處，過餘誇大自己，高抬自己，在諸人

以上，或是輕視別人，說別人都不如己，再說真正愛德，總不毀謗別人，總不批評別人，不拘在人面前背後，總不譏笑別人，嘲諷別人，因為愛德，總也不給人種下不和睦的根由，總也不嫉妬，總不設法提人的短處，埋沒人的長處，把人的短處，設法向大處說，把人的長處，設法往壞處說，敗壞人的德名，再說真正的謙德，總也不因聽些謠言謗語，就責斥別人議論別人，以顯自己的清白，使別人當重自己，談話更不可無益的爭辯，因其與良善的德行大大的相反，聖保祿宗徒說，爭辯全無益處，無非招惹彼此不睦，況且這也是相反聖教會的精神，因為聖教會，總也不贊許這爭辯的惡風，切禁止彼此爭辯，常是望我們說話，本着聖經的道理，效法聖人們的表樣，總也不固執己見，致於談話不可過餘太寬，也不可過於太嚴，要中庸，更不可盡說一

派的世俗分心的事情，至散亂人心，誘人貪愛世俗的虛假快樂，減少司鐸地位上的熱心，可敬的弟兄們，由以上所講的看來，我們說話，除了有益處的話外，其餘不是無益的，便是有害的。這兩種談話，總要加意戒除才是，可知在言談間，常該當加上點爲人有益的話，這是我們談話的準則，但實在不能說的時節，能至少該說真實確正的話，假如遇見光景，連這真實的話，也不能說的時節，而按光景，又不能不說，此時節至少也當說無功無過的話 *Indifferenter* 以上所講的，全是司鐸彼此談話本身的問題，下面再講標準的問題，即是該怎麼樣說話，彼此交談，該常以愛德爲主，禮讓爲先，尤其是爲司鐸的，常該從他口內說些溫雅和平的話，發顯其心內的賢德， *Sermo vester semper in gratia sit sale conditus* 不拘在什麼地方，常該說那些賢明的話，使人悅服，

sapiens in verbis seipsum amabilem facit, 故我們說話的時節，該當顯出溫良慈愛謙和等等聖德來，致教人一聽一見，就知道是一位神父，是一位聖人，如同聖保祿用各種方法，使衆人悅服，*per omnia omnibus placeo*。所以不拘對待誰，言語常該慈善態度，常該溫良，人對你說話，要以忍耐聽之。以明智答之，當和言悅色，不許略有失儀之處，總之，一言一動，都要顯出你真正愛他來才對，在你眼中看待人，該常常的一樣，總不許厚此薄彼，更不許有富貴貧賤的分別，故不管是外方人：是本地人，或脾氣好歹，或面貌醜，年歲老少，都該當一樣的接待，都該當按照他們的光景，按照他們的身分，想各種方法，安慰他們，招待他們，提醒他們，勸勉他們，教他們都心悅誠服才好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司鐸在各方面，都該當作耶穌基督督

的肖像才對，我們看救世主耶穌，當初在世的時候，是怎樣的與人交接言談，聖經上說，從他口中所發出之言語，是如何的善良可愛，凡聽他的人莫不驚訝納罕 *Mirabantur in verbis gratiae quod procedebunt de ore ipsius*

所以我們與人交接言談，亦當如此，不拘對於誰，總不許說一句着急的話，或是顯一點不正的氣色，就是連一些怒的影子，也不當帶出來，假如有人在你跟前，有了過錯，你當用愛德包容他，且更好好的待他，常是以德報怨，若是有人平地生波來攻擊你，陷害你，你當不但不思報復，返都當本着良善之德，忍耐他，和言悅色的接待他，蓋我們司鐸在各種事情上，都常常帶着慈愛的標記，證明自己寔是耶穌基督的代表，我們口內所說者，都該是良謙恭的話語，教人一聽莫不中心悅服，致於凡同我們交往的人，莫不喜愛我們，尊敬我們地

，全以爲我們是他的極厚的朋友，*verbum dulce multiplicat amicos* 不但對於教友或教外，該當如此，而對於神父彼此弟兄們，來往言談，尤更謙和友愛，爲証我們對於司鐸的尊敬愛慕的意思，因爲司鐸們都是天主的代表，在世的基利斯督，都是天天與耶穌在同一棹筵席上食一樣餅，飲一樣爵的人，若我們用禮貌，用愛德彼此聯絡，一德一心，相敬相愛，爲教友看着，真是一個最動心的愛德的表樣，比講道還更感動他們，可敬的弟兄們，我們待人要和，說話要善良，千萬可不要懂錯，而過於隨和，過於放縱，以致同流合污，比如熟不講禮，彼此不拘我的樣子，因爲說話固然當尙愛德，然而禮貌端肅，總不可廢，故此一位司鐸，天主若是賞他，有深明交接的禮儀，善與人交的長處，會尊重自己，也會尊敬別人，真是可幸可喜的事呀，所以不

拘同誰，總不可親暱太過，因為過於親暱，必要惹人輕侮，且於司鐸地位有碍，若是同世俗場中人交談，該有慎重的氣色，切不可自高自大，說話有重己輕人的模樣，更不可假仁假義，顯弄自己的長處，希圖他人讚美。對於有錢財有地位的人，說話來往，萬不可顯出逢迎的樣子，卑鄙足恭的氣色來才對，更不可泯沒良心，以曲從他們的過惡，對於婦女們來往言談，常常遵守聖人所定兩條重要的規矩，一總不可男女單獨晤談，*nunquam solus cum sola* 二同女人說話，要稀少，要簡捷，要嚴肅，*Cum mulieribus sermo sit rarus brevis et severus* 且無大緣故，總不要見他們，若有真正要緊的緣故，或按禮貌實不得不見時，總以端莊嚴肅爲要，最後我再說，在我們兄弟們彼此說話時，切莫忘了聖保祿的一句格言，即是互相尊敬，*Honore invicem praevenientes* 從前在兒童時節

彼此所往來的，都是兒童。那時彼此不知尊敬，不能免些佻健兒戲的舉動，但都是無罪的心，彼此雖然有些輕褻，因為不懂得什麼，也算不了什麼。 *Cum essem parvulus loquebar ut parvulus sapiebam ut parvulus*。但是我們聖

了神父以後，已竟不是孩童，却是耶穌基督的欽使，是永遠生活天主的代表了，就該把從前佻健的孩氣去掉，改換一個穩重的態度，該把從前兒童隨便的樣子，放棄換成一位司鐸面目，即是在一切言談行為上都要彼此尊敬，彼此當重才對， *quando autem factus sum vir evacavi quae*

sunt parvuli。是以千萬不要過於隨便，過於放縱，總須禮貌相待，互相尊敬，切不可你你我我，更不許老這老那的相呼，致於互起綽號，或用壞表的話，罵人的話，彼此嘲笑，則更大的不對了，當着外人還是壞表樣的罪哪，這些話語在世俗人，外教人，或粗魯人，或是鄉曲無

賴人們說着，固不算什麼，然而爲神父們代表天主的人，也說這卑鄙不堪的話語，真是大大的失司鐸的體統，故此凡是不恭敬的態度，玩笑，罵人的言語，放肆的行爲，雖然按聖保祿的意思，在一平常的教友還能招待，但爲我們司鐸總也不該當那樣，我們所說的話，與我們說話的態度，常該當教人發生信德的心，教人一聽我們的話，一見我們說話的態度，就認出我們是一位司鐸，起敬的意思，併教人知道我們是真正恭敬司鐸的人才好，我們神父言談，如果教人這樣起敬，才能與人深厚久遠的交情，因相敬實交情的基礎，若一失恭敬，就要放肆隨便了，一放肆隨便，則在行事上，就不免得罪人了，在說話上，就不能盡說那教人喜歡的話了，且不免說那教人不愛聽的話了，既惹人不愛聽，着人不喜歡，朋友之情自然就減斷了，再說司鐸在言談上，處處

都教人起敬，真是一位聖人了，在各種事情上，他的端莊，他的表儀，最能感發人熱心；若是過於隨便，決不能有好結果，不過就是彼此浪蕩無忌說說笑笑，散亂無章，致彼此分心，彼此輕褻，全失聖德的體統而已，我們在說話上說的都對才能善盡我們的職務，因為大眾見我們司鐸彼此真能深深彼此尊敬，自然他們也就尊敬我們神父了；若是看見我們彼此的縱放無忌，相輕相褻，全無敬意，他們一定把神父們看作彼此輕褻的一夥頑童，不加尊敬了，我們在言談上，彼此尊敬我們的行爲，才能與我們的信德相合，我們司鐸在靈魂上，帶著一個奇妙的神印，為基利斯督的代表，在權柄上，在品位上，全都與耶穌一般無異，實是第二基利斯督，連天上的天神，見此神印，無不伏首致敬，如果我們真有信德，豈可不尊敬在我們靈魂上的這至大至聖的神印呢

？豈可不用盡全力，想各樣的方法，保此神印的尊光榮呢？聖方濟各撒肋爵一生常是如此而想，常是如此而行，致教人看見，都說，若是耶穌再來世上，其行爲也不能比日諾瓦主教更善的了，聖伯爾納多也是這樣成全了自己，在他的行實上記載，有幾句很動人心的話稱揚他說，聖人在衆人跟前，大顯他的謙遜，大發他的熱心的香味，常不失他敬人的禮儀，凡有見了他一面的人，莫不心悅誠服，被其聖德所化。吁吾天主，像這樣的司鐸，求你多多給聖教會打發些位來，即是多多賞賜在交接言談上，與其神印的尊榮完全相稱的司鐸，教他們內外相宜，名稱其實，他們是你聖教會的遣使，盡的是神聖的職務，設法教他們一切舉動言行，都是聖善，相稱他們的神聖的地位，神聖的職務才好，再求你多多賞賜我們，有口才如能宣聖道，能導引人靈的司鐸，並求你賞

賜我們有聖學問，能傳佈熱心的司鐸，總而言之，我求你多多打發那些語言行事，常稱你心的司鐸，即是常如同天主你自己說話的司鐸來，在斯世光榮你的聖名，光榮你的聖教會，如果世上都是這樣的司鐸，方不辱天主教代表的尊位，方能光榮聖教會，這樣，當時宗徒聖人的善表，我在聖殿裡，也見着了，這是實在的事，一點也不能差，故仍用聖雅各伯宗徒一句話，作最後的憑証說，誰在說話上沒有錯，真是一個完全的聖人，亞孟

Si quis in verbo non offendit, hic perfectus est vir, Amen.

如何勸誨教友

至到如今，在我們所講的諸端，全是關乎司鐸自己私行的題目，如今我們再講司鐸，當如何盡對待教友的職務，司鐸對待教友，第一要務，是訓誨教友，是以我如今把司鐸講道誨人的本分說一說，勗勉大家，嗣後對此最關緊要之責任，務要勉力善盡。有兩等人，爲管理教友之司鐸，當用心教誨的，一等是成年人，一等是幼年人，故此我們這題目，亦分作兩段，講一講。

第一段 訓誨成年人

一總牧民之司鐸，都有本分教誨人民，此當然之理，至爲明顯。按

牧童二字之意思，就是牧放群羊 *Pastor a pascendo* 牧養人靈，以天主聖

言飽飫人靈，*non in solo pane vivit homo sed in omni verbo quod procedit de ore Dei*

蓋人生非獨係于飲食，且係于由天主口內所發之聖言，由此看來，若一位司牧，不喂放他的羊，卽一位管理教友的司鐸，不教誨所管理的教友，斷絕教他們生活的食料，致他們餓死，便該負殺人之罪，*non*

pavisti, occidisti. 將來在天主台前，當爲他們償永遠的命，聖依西多略說

，若是不教誨不明白的教友，若不責斥有罪的教友，將來必要因他們的罪，聯帶受罰，聖保祿宗徒，亦大聲喊叫說「我若不給人宣講聖道，真是有禍的 *Vae mihi si non evangelizavero* 當聖保祿受驕矜，嫉妬肉情等等誘惑之際，聖人並沒說，我是有禍的，單單的說，即便我什麼罪也沒有，但只爲不盡宣講聖道的本分，就是足夠我有禍的了，*Vae mihi si non*

evangelizaverō 聖人又曾向米來多教友們說，至到而今，我於你們一總人的血，我是無罪的 *mundus sum sanguine omnium*。因為天天我爲你們講了天主的諸般誠命，我三年的工夫，無分晝夜，常常不斷的用我的眼淚，哭訴着，提醒你們，若是還有本分不到的地方，天主必要向我們問殺弟兄之罪，*Yae mihi* 這位大宗徒，被此活潑的意念觸動心懷，再三的囑咐聖第莫得厄懇懇切切的說，我在審判人生死的天主耶穌台前，向你說，你宣講天主的聖言吧，隨時隨勢，勉力前進吧，你用恒心，忍耐，用真道盡你警勸，責斥，教誨與提醒他們的本分吧，你作傳教福音的事業吧，這是你的職務，你好好的盡吧，*Testifico coram Deo et Jesu Christo praedica verbum instia opportune importune argue obsecra increpa in omni patientia et doctrina* 但是講道理，何必非得有命才講呢？睜開眼看看，今世可憐

的光景，還不夠教我們識透，真正宗教的教育，是如何的緊要嗎？今世敗壞到了極點，萬惡齊集，禍害叢生，急迫極矣，很要緊設法挽救，然而這兇惡無恥潮流的根由，不是缺少真正宗教的智識嗎， *non est*

scientia Dei in terra 一位司鐸，見如此可憐的時代，該當五內感發，急切盡他宣講之要務，因這些糊塗人民，全得了昏迷之病，司鐸你有治這病的良方妙藥，即真正宗教的道理，豈可敷衍了事，不肯盡心盡力醫治麼？果然如此，你還尚有一點司鐸的心麼？你看撒彈所差委之牧師先生們，以及那些傳佈壞道的人們，是何等的用心，撒播他敗壞的種子呢？怎麼你爲撒美善生命之種，倒不如他們熱心呢？這真是我們司鐸一個大羞恥，當此敗壞至極病勢垂危的時代，用盡全力，想盡各法，療之治之，猶恐不能挽救，豈可從事敷衍麼？醫生每見病人垂危

，命在旦夕，必不敢放鬆，必要用全副的精神調治，我們司鐸對於當世，亦當如此才好。

弟兄們，多咱我聽說，有些司鐸們，在應當講道理的數上打算盤，惟恐多講幾次，勞心受累，我真是納罕，我想這樣的司鐸，真是爲我們神職班的恥辱，這樣的司鐸，真就如同爲父親的見其兒女餓的要死，手內拿着大塊的饅頭，很能分給他兒女急需用的，救他們不死，誰想到這位父親，他竟拒而不給，竟自己盤算說，我不該當給他們那些個，這些微給他們一點，不教他們餓死就夠啦，我沒有本分自己蹈餓死的危險，竟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他們吃，救他們不死，他們餓死不餓死，我全不管，只要我不受罪就夠啦，像這樣沒有慈心的父親，你要聽見說，不由得必要從心內怪異的說，真是毫無人心的父親，不是

這樣嗎？哎呀，到底這個爲父親的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打算少給教友講道理的司鐸，可愛的弟兄們，像這樣無情義的懶怠司鐸，我們看看他們，怎能盡其嚴重的責任呢？

一本堂若連接兩個主日，不講道理，便算缺個大本分，請你展開第單公議，看看他向你們說什麼？他說，一位司鐸，在一年之內，若是夠三個月的工夫不講道理，就是犯一件當受主教罰的罪條，可知就是一條大罪了。因爲小罪多咱也不能有，*Castiga* 嚴罰，當知上文所說之三個月，併非說的一連三個月不講道理，是說的是在此一年之內，接二間三的，在這主日缺一次，過一月兩月又缺一次兩次的，就是連大秋帶麥秋，以及伏臘，一共一年不准缺夠三個月，即是不許有十二個主日的工夫不講道理，千萬別想兩個主日講一次道理，是每兩

主日即足夠了，若是那樣，一年不是有六個月，不講道理了麼？這會議決然不許這樣的解釋，兩個主日一次，是說的一年雖然能夠寬免三個月的工夫，不講道理，到底不是說的，一連三個月不講，是說的是遇機會能夠缺少一次兩次，然至少不可過兩個主日，然在一年之內，至少不可缺過十二三次，若過此數，即是一條大罪，即當受主教的罰，聖教博學聖師們，如同納瓦來 Navarre 亞早爾 Azor 安多尼 Antoine 伯納西納 Bonachia 聖理各略 S. Ligorius 並布未哀 Bouvie 等，全全這樣的講解，我如今只引末後三位聖人的幾句話，作為證據，伯納西納說，一位本堂神父，若在一年之內。接三間四，夠三個月的工夫，不講道理，我想他一定有大罪，聖理各略說，聽司鐸神工的神父，該當問向你告解的司鐸，按良心是否每主日都講道理，他又說因為一位司鐸，

若無真正阻擋，一年有三個月的工夫，不講道理，按着博學人的講解，他不能脫免大罪，布未哀主教，也是一樣的講解，他又說神父在一年內，有三個月的工夫，不講道理，是一條大罪，這是一總超性的神師們的意見，連極寬之神師，亦是如此的定斷。

二 本堂神父若是只在犬彌撒時講道理，在頭台彌撒時，總不講還不算夠本分，因為有許多教友，常是望頭台彌撒，總也不能望犬彌撒，若是只在大彌撒內講道理，頭台彌撒不講，恐怕有許多教友，一年只望頭台彌撒總也不能聽道理，恐怕一輩子連一點聖教道理，也不能聽了，所以一位本堂，不願有大罪，決不能任那些教友如此的缺受教育，是以布未哀主教嚴命他的司鐸，在頭台彌撒間，亦當講道理，這樣的章程，至少教教友不能在大彌撒時聽道理，還能在頭台彌撒時聽些

聖教的講解。

三 本堂神父，若是爲那些上了歲數糊塗不明白的教友，比如新奉教者，不用心給他們設法找機會單講，也不算夠本分，因爲好些不明白的大人，或是新奉教者，因爲勞苦太忙，或是因爲害羞不願意同孩子們在一塊聽講要理，或是因爲他們領洗的時候，念的太少，或是因爲上了年紀，明悟太笨，或是因爲年長日久，領洗時，所學的一知半解盡皆忘棄，像這類的教友，真該想法子詳細細的給他們講解，好能救他們的靈魂，不然，就是神父教他們立於不能救靈魂的地步上，所以爲給這些糊塗的教友另外的單講，是救他們靈魂的獨一方法，再說這樣的講解，非經我們自己詳細的考問，盡心的講解不成，因爲只靠教保守的先生，是不中用的，是靠不住的，是以布未哀主教，也

立定規矩，嚴命他的本堂司鐸們，盡心教訓此等不明白的教友，我認識有幾位司鐸，他們用些無罪的玩藝，招致那些上了歲數的不明白的教友，到他的院子裏或是一個合式的地方，特特的在冬天晚上時際，因為這時候農人都沒事，天短夜長，一晚上能有三四點鐘的工夫，給他們先開會兒玩藝，借題再為他們講解問答，並有人置買一個電影，天天在講問答前十幾分鍾給他們演放，好能招他們來聽要理，這也是為給人講道理的方法。

四 本堂神父，雖然把我們以上所說的全全照樣作了，若講道以前，不好好的預備，還不算盡了他的本分，因為講道理的責任，不是一個信口說說，便是盡了責任，該當教人明白教人動心，講天主的聖言，該有當得起是講天主聖言的樣子，能啟發大眾愛慕敬畏的心，責任的

心才對，諸如此類，非得以前好好的預備，決不能作到，不預備不能教人明白，因爲不好好的預備，說話一定沒有次序，一定不清楚，一定也不能真確，恐怕有人說，給一夥子新奉教的，一夥子粗魯人細講，他們也不懂，預備有何用處呢？哎，我們當知道啊，越是新奉教的，越是糊塗人，越要緊找相宜的言詞，合式的比方來講，好能引那些粗笨的人，達到明白真理的地步，所以更要緊預備，爲教聰明的人聽懂，懂得不算費事， *Intelligenti pauca* 爲教愚笨人聽懂，能夠明白真是不易，從此可知，不預備不能教人明白，也不能教人動心。因爲不用工夫，深深識透題目的奧旨，決不能動自己的心，自己不動心，也決不能使人動心，這是你們知道的， *si vis flere dolendum est primum ipsi tibi* 故此你若願欲教人哭，你先當難受的哭，你若願欲教人笑，你先喜樂的笑。可見預備

多末要緊，再者若是不預備，也不能有講天主聖言應有的倫次，或姿勢，即如講時，來回重絮，或是不按規矩，或是說的太長，把講天主聖言的本題，空給鬧丟了，使教友聽着無味至極，厭煩欲睡，這樣怎稱得宣講天主聖言呢？按着聖奧斯定的解說，如此的宣講天主聖言，是輕褻天主聖言的大罪，與輕褻耶穌聖體的罪無異，吾主聖體常該在尊貴的器皿內放着，天主的聖言，也當用尊貴的口舌宣講，神父們，你們看看聖金口若望，這位出名的大宣講家，他有時連人家請他講會，都不願欲去，祇怕耽誤他預備道理的工夫，你們再看看聖奧斯定，這位很有學問很有口才最會講道理的聖師，他一連三十年之久，每主日不斷講道理，過了三十年之後，他每次講道理以前，尚用頂大的工夫，預備他該講的道理，如同他用聖詠第一百零三章一節教訓我們說，用

大勞苦得的，用大勞苦給人宣講，我望我的勞苦爲你們得益，並盼望吾靈讚美天主，你們看這樣的大聖人們，講道理時尚如此的預備，我們同他們比較，真是差的天地懸隔，反想不用預備，就去講道理嗎？這真是何等的錯想呢？連古時外教哲學家每次演說，都先預備，比如白利克來 *Pericles* 他未曾預備，總不敢在亞得祿城裡，當着大衆演說，且他未曾宣講以前，必要先求他的神明輔助，好教他在宣講之時，不致有一句有傷他名氣的話。西賽勞亦是非得用心預備，以後總也不肯登台演說，*Nunquam nisi paratus sum et meditatus eceedo* 關西亞納本係出名的律師，他拿那些不盡心預備狀詞的人，以爲辦事不忠，且差與他們爲伍，他說彼等受人之託，許下保護他人權利，而不盡心是不忠人之事，再沒有比這樣的行爲，更可惡的，神父們，請看外教人爲他們的宣

講，尚如此的預備，我們神父，爲講道理，爲講天主的聖言，豈可不盡心預備嗎？所以我們講完一次道理，立刻就起首預備下次的道理，若是懶惰，遲緩時日，今天推到明天，明天推到後天，一天一天的往後推，懶惰的毛病，一天比一天長，恐怕至到老，也不能好好的預備，也不能好好的講道理，因爲不是今天有這忙，就是明天有那個麻煩，多咱也能推辭沒有工夫，所以多咱好好歹歹，不大預備就登台講，這樣的講道理，決不能說就算盡了本分。

五 有時即便預備了，若是不用心設法教人懂得，還是不算盡本分，神父們，這不是顯然易見之理嗎？說話沒有人懂的，不是全失了講道的宗旨嗎？這不是拿天主聖言，當兒戲嗎？聖奧斯定說，我們爲誰說話，誰當懂得，若是我們所說的話，他們不懂得，爲什麼緣故，我

還說呢？有的司鐸，自喜自足，以爲給教友分些聖言之餅，便算盡了本分，豈不知你所給的食物，是他們不能嚼，不能消化之食物，他們就如嬰兒一樣，要緊當用乳食，如今你用他們咬不動的肥肉，給他們吃，他們若是因此飢饑而死，豈非汝之過嗎？你講他們不能懂的道理，也是如此，也就如同不講一樣，神父們，有許多的在這節目上，甚屬不對，所以我們嗣後，該拿結實主意，多咱講道理，該當教聽道理的人，公公的全能懂得切不可教我們所說的話，超過他們明悟去，即便在大堂口，也當如此，我們千萬別想我們自己，和那些讀書識字人，能懂得的，別人也能懂得，該知道念過書有學問的人，與沒有念過書的糊塗老實人，他們兩等人的明悟，相差的遠遠，因爲那些沒有念過書教的教友們，有好些理想，好些名詞，好些書理的講解，爲他們實在

是不能領悟，除非格外的清清楚楚，給他們講解，他們才能明白，若給他們講道理，也如同給讀書人講解一樣，只提大綱，不給細講，那樣的講道理，爲平常莊稼人，是一點的益處也沒有啊，有一位神父，講宗教的緊要，若是沒有真正奉教人的明悟，不能懂得真道的意思，因爲世人的明悟，全被世俗混亂，故此他大聲的喊叫說，異哉明悟之昏亂也，他發明這意思時，是用一句文話，這句話平常人聽之，好似呼一聖人名字似的，故同時有一熱心女教友，聽了這話，想他是呼喚那位聖人之名呢，便立刻伸手仰天大聲答應說，爲我等祈，又有一位神父，給當兵的在大堂講避靜，大聲反對新學派，致當兵的都錯懂了，想他反對沒有開明悟的人呢，所以他們出堂時，都大聲着說，這位忠厚講道理的神父，沒有開明悟的人，他也那樣的反對，有何用

呢？是以糊塗教友們，他們聽不出來，這句名詞有什麼意思，那個理想重在那裏，什麼是主意，什麼是副意，你要同他們用那樣的名詞，或是那樣高妙的理想，簡直的就如同向他們說外國話一樣，他們一點也不懂，一點益處也得不着，有些神父，終日在他的小屋內，造好詞句，作好文章，以備在大堂裏宣講，他也不想一想，你當着一夥子糊塗教友，用那些華麗的文詞，新穎的字句，有何用處，這豈不是欠明智麼？又有一等的神父，過於貪圖虛榮，他知道，在堂內有一兩位神父，或是一兩位有學問的人，來聽道理，那時他就不管別的人了，別的人即便有幾百，幾千，他全不管，他祇是說些極文的話語，極難懂的立微奧理，好發顯他的學問，好彰揚他的口才，討那兩三位有學問人的讚美，聖理各略說，你講道理，教大眾都不懂，當着大眾，

只爲一兩人說話，你爲什麼教大衆在堂裏，向你白白的坐着，就悞工夫呢？爲一二人之故，你在講道台上，費盡心力，圖他們的讚美，致令天主聖言，爲一總聽道理的人，全全無用，就悞多少人的靈魂，這是多大的不對呀，聖人又說，我敢說，我講道理的話語，將來在天主台前，不致受審判，因爲我講道理，常常用那些教平常男女教友，都能懂得的話語，神父們，在前些年，有一位大主教，被任法國石我祿地方的紅衣主教，也是常用淺近的話講道，當他未選陞以前，初次在英國講道，他願欲知道聽道理的人，都懂不懂，講完道理出堂，問一聽道理的平常人，懂不懂，這個老實人，答應說，神父你說的話，不像別人的樣子，你所說的話，連一句我也不用翻字典，我就全懂了，這位主教一聽這句話，就覺很動心，也定志嗣後總不用一句教有學問

人能懂，教平常人還得找字典，才能懂得的話，看來，若是神父都像這樣講道理法，才可佩服，該當把自己好虛假光榮的心，放在腳底下，勿庸只想圖人的驚異納罕，但爲教聽道理的人，全都懂得，在登台講道以前，先用心找那淺近的話語，想各樣的法子，體貼聽道理的程，把聖教的高妙道理，用淺近易懂的話語，用比喻形容詳細的講解，務使聽道理的人，不拘是何等人，都要明白，都要懂，即是設法教我們說出一句意思來，不但能夠教人懂得，還當教人不能不懂才對，所以講道理，不能教人懂，真是可憐的事呀，這樣講道理，一定不算盡了講道理的本分。神父們，一位神父講道理，不慎選道理的題目，還不算盡了他講道理的本分，神父們，我們提起此事，真教人流淚傷心呀，因有人每主日，是把在聖經上關乎風化之端的，說上幾句，或是在一

主日內，所遇有什麼不對的事情，吹上會子，罵上會子，或是催促教友，好好的辦爲他自己有利益的事，或是聽見有人在外，說他長短，當着大衆辯駁他好心，證明他無過，吹一陣子，鬧一陣子，解解自己忿忿不平的氣，或是只照着哲學的理想，竟說些那與聖經的道理毫無關係，社會科學的事情，真該講的，反一點不講，至於那些無關緊要的，竟瞎說一氣，豈不教人可惜，一定你們說，那末着，該當講什麼呢？神父們，第一該講天主一體三位，造世贖世，賞善罰惡之三大根本奧妙的道理，該當講信經，信望愛三德，天主十誡，聖教會的規矩，聖事七跡，天主經，聖母經，並一總教友的本分，當知道的要緊道理，既然教友有本分當知道，神父就有本分給他們講，因爲天主多咱也不命人作不來的事情，天主既然命他們有本分，當知道各樣

要緊的道理，同時就命神父當給他們講解，那些要緊的道理，使教友們知道，從此可知，一個堂口的教友，若是不明白要緊的道理，將來他的本堂神父，在天主台前，必要因他們受審判，他自問自己良心，一定不能無愧的說，我的堂口，某人某人，不明白道理，某人臨死之際，因為不明白三樣信德根本的條款，致念赦罪經，也全無效，因為不懂痛悔的四樣條目，致使他的痛悔都是枉然，不能得罪之赦，這些不明白全是他自己之過，一點也沒有我的不是，因為這些道理，我全全的，且屢次屢次的，給他們細細的講解過啦，但分有點好心之人，不能不懂得，所以你自問你的良心，你敢說這樣的話嗎？我可愛的弟兄們，在你所管的教友中，我不說一總的人，我不說新入教無信德的人，我說那些平素很明白的人，連那些常領聖事的人裏頭，恐怕還有

多少不知道那些當知道的要緊道理呢？ *Necessitate praecepti* 恐怕還有連那若是不知道不能救靈魂的要緊道理， *Necessitate medii* 全不知的都有啊，你若不信，你好好的考一考，問一問，辦告解之人，你就不勝的驚異納罕啦，到底我請問你，這不是你的過錯麼？你講的夠遍數麼？夠清楚麼？天主三位一體，造世贖世並賞善罰惡，三樣要緊之端，信望愛三德，信經天主十誡，聖事七蹟，你也常向教友清清楚楚的來回講麼？比方終傳聖事，你若是平素給教友講的清，他們一定，就不以領此聖事爲可怕，也不致耽悞那麼多了，神品聖事，你們細細的給教友講過麼？恐怕有多少教友，總也沒有聽過神父們講過這件聖事，婚配的聖事，多會曾有人講過，這件聖事，爲教友是怎樣的要緊，該怎樣的預備，該怎樣領此大恩呢？堅振聖事，誰好好的爲那些預備領堅

振的人，細細的講一講其中大益呢？說到此處，哎呀，我真爲大多數的司鐸害怕，聖依西多祿，有一句可怕的話說，神父們若不訓誨不明白的教友，他們將要受天主的罰， *Sacerdotes damnantur si ignorant non*

erudiri 除以上所提幾樣切要道理外，人生四末，亦是你們屢次當講的題目，因爲四末的道理，很能使人回頭，成個好教友，紀念四末，能防各樣罪惡，聖神的判斷說，人所以犯罪的緣故，皆因忘了四末的道理，聖理厄略說，多咱講死亡的可怕，審判的嚴厲，永遠的可怕，最容易教人回頭，講靈魂永遠不死的道理，很能感動人心，很能喚醒人之昏迷，使之良心不安，更能使人痛哭自己的罪，況且這樣題目，爲一總的人都容易留心，都容易懂清，且爲一總的人，都是緊要的，所以有些司鐸不講天主教義，竟講天主仁慈，致使多少靈魂，放心大胆

犯罪，以致喪亡，這樣司鐸，真是有過的，然而可不是當該利害嚇唬教友，致他們失望，但該攙和安慰他們的話，比如講義人們的死，是何等平安，他們的審判，何等光彩，他們的永遠，是何等的福樂，多咱講惡終，講可怕的審判，講地獄的永苦，各題目中，總要攙上幾句義人的光榮等，作爲調和，好能安慰聽道理的心，用四末可怕的道理，警醒罪人靈魂的光景以後，立刻又常用溫和良善的言語，領他們到耶穌聖血台前，倚靠耶穌聖血的功勞，不致失望，且還很容易救靈升天，祇要倚靠耶穌的功勞，痛告悔改，除了講完要緊切要的道理，與人生四末外，又當講聖教的歷史，恭敬天主的禮儀，聖事的禮節，早晚工課，並各樣熱心的工課，比如公私省察，看聖書，朝拜聖體，拜苦路，念玫瑰經，敬禮聖母，望彌撒，獻自己言行苦楚於天主，並各樣

齊全自己救護別人的方法，比如使罪人回頭，使外教人歸化，使義人成聖等，都能講解，恐怕有人說，照你的意見，用不着講關乎風化的道理啦，一我答應說，關乎風化的道理，不若關乎信德的道理更要緊，因為祇要人心公平，都能懂得風化的好歹，至於信德的道理，可非人力所能知道的，二我答應說，多咱講信德道理時節，也能從道德原理內，引証我們當從之善，當戒之惡，使教友照着自己的光景，遵守，且此從信德所引証的風化道理，更有力量，更能感格人心，三我再答應說，一總風化善惡之端，全在天主十誠包含着，既然我們要緊當十誠，自然就風化之事，包含在內了。

七 神父們，我們從起首到現在所說的，還是不夠哪，還該當再加上末了的一樣最緊要講的道理的責任哪，就是該當俱有當具的條

款，我們講的道理，才能得獲真益哪。

第一樣條款，就是該有聖德，該有好表樣，在講道台上，單單一看他的表樣，就能教人立刻就有一位聖人說的話，就如同有天主的權勢一樣，人看他如同天主的天神一樣啊，也就不敢拿他當平常人看待，他未曾說話，他的好表樣的聲名，早已把人心門打開，反之，若講道理的是無好表樣的司鐸，唔可就難啦，教人來聽他的道理，先看他的表樣，聽着心中也不服，未免心內要說請你先治你自己的病吧，
indice cura teipsum 所以他講的道理全全無益。

第二，在他的好表樣上，再加上熱心祈求，因為我們在人靈魂上所撒的好種，全憑上天的雨露，浸潤澆灌，才能生芽長大結實哪，熱心祈求，為使天主慨降雨露的獨一善法，助熱諾神父給講道理的司

鐸說，爲講的道理發生效益，第一方法，是好好的祈求，第二個法子，是好好的祈求，第三第四以至第五，第十第百，還是好好的祈求，一總天主之人，若是願意，在他們講的道理上，真能有益，沒有別的方法，只有祈求罷了，聖奧斯定說，爲講道理的人，祈求比好口才更爲要緊，*Pietate magis orationum quam oratorum facultate indiget*

第三條款，卽是願意，好講道理，該當注重其事，爲把聖教的道理，講的清楚明白，該當教教友聽道理以後，能夠懂的透徹，什麼是聖教會，什麼是德行，什麼是真正的熱心才好，爲試驗你講的道理，真有效果沒有，該教教友聽道理以後，真心回頭，真正改毛病，真心勉力克制自己，抵制魔鬼肉身世俗三仇的誘惑，才算有效，神父們，我們說到這裏，我們可知有多少講道理的，他們一點也不想，按真正

道理說話，竟說些雲山霧罩，無根無據，全按他們的腦筋糊思亂想，連一點情理的話語都沒有，所說的事情，一點也不能提人精神，一點也不能開人的心靈，簡直的說罷，他們所講的，全不是道理，只可作爲瞎說而已，這樣的講道理，非徒無益，且於聖教會有害，所以我們爲避免這樣不善講道理的弊病，有四樣要緊的事情，一好好先自己受教，二好好再講給別人，三好好詳証我們所講的理由，四好好按着次序講。

先要自己受教，即是說我們自己先得懂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們定準一個講道理的題目，先當用心查考高道理，參考各種出名談道的書籍，及至我們明悟裏，有了一定的意思，一定的理想，再引證經史，或是用堅確的理由，務必將我們的意思，辯證真實堅確，分的青紅皂

白，清清楚楚，有條有理，一點不亂，先教我們自己光照於心，再設法子，將此光亮達到別人的腦中，須知，自己前進，自己能明白者很少，全賴聽人講解，所以講的越清楚，越能教聽的明白，越能引人前進，是以你總不當怕講的太過，當知聖教會的道理，若是不講解明白，常是隱晦不明，教友們多咱也不能明白，所以爲他們講解，決不能有過於的危險，爲真聰明的人，過于多講，有時能說是過于，至於平常糊塗教友，越細說細講，爲他們越能有益，到底給他們講道理務必要分的清清楚楚，真真確確，何者是要緊當守之規，何者是聖經的勸諭，守之有功，不守無罪，何者爲救靈魂，不拘是誰都有本分當作的事，何者是專爲那些願望走更齊全的道路所當作的事情，務必教教友分的清楚，好教他們嗣後不要拿着真有罪的事，倒不當事，拿着無罪

的事，反當爲大罪。

講道理該有統系，不可今天講這個題目，明天又講那個，亂七八糟，一點聯貫都沒有，致於多少年，連自己都不知道，都講了什麼，何況教友呢？所以該定下一定的題目，按着次序，接着往下講，講完一個題目，再講別的，如此重要問題，我盼望神父們，另外的注意，比如一位教員，給學生講書，今天講辯論學，明天又講神學，一會兒又講論理學，一會又講救贖篇，下次又講聖寵篇，再下次又講三位一體，再下次又講聖事七跡，如此的教授法，如此的講書法，你們可說什麼呢？一定要說是一位古怪的教員，如此的古怪，絕不能教出一個好學生來，聖教的道理，也如同各樣學問一樣，若是無有統系，接續往前講，也不能教人明白，神父們，你們看，有許的司鐸們，講道理，

不是全如同那奇怪的教員一樣嗎？他們所講的道理，不是全都是那也不靠那嗎？今天講這個，明天講那個，一個準題也沒有，一點聯貫也沒有，跟隨他三四十年的工夫，也沒有聽會了聖教會的，真正所以然來，更沒有懂得什麼是聖教要理大綱，什麼是天主造世贖世的真意，也更沒有聽見他好好的明白講過一次，所以神父有本分該爲教友當講的，是極關緊要的道理。

神父們爲躲避講道理，有秩序的方法，卽是當選定一個題目，按着題目定出條目次序來，按這個次序，接着往下講，比如先講信經，把信經按着次序講完了，再講天主十誡，十誡講完了，再講聖教會的規矩，聖事七蹟，熱心神工，聖教的歷史，就是照第廿地公會議所定的臨答書上次序前進，就很不錯，但是若過見瞻禮，或特別的機會，

，也能講個別的，與本瞻禮相當的題目，但過了瞻禮，仍當繼續前講，及至四五年後，仍當起首再講，原有的題目，以免教友遺忘。

神父們，講道理第四條款，就是說話該教人喜歡聽，因為教人聽着無味，教人不喜歡聽的話，決不能得好結果，所以該躲避暴躁嚴厲氣色，總不該說侮辱人咒罵人的話，咒罵人的言語，無非着人生氣，總不能使人改過，責斥人過錯時，常該記得責斥人的話，是個苦味的藥，該當用慈善的樣子，甘甜的話語，以調和之，即是指摘人過，總當以愛德，以慈善的心腸，說的話，務要委曲婉轉，溫良和平，使人自己認錯悔改才好，切不當把人的過錯，形容太大，言過其實，而用利害的樣子，責斥他們，總該設法照着聽道理人的程度，聽道理人的光景，說話一點也不傷他們才好，且常該自問自己說，假如我也是一

個聽道理的，也喜歡聽這樣的話嗎？若是聽了這樣責斥我的話，恐怕我更要受不了了吧，當知一句生氣的話，一句傷人的話，就能把你講的道理，所有的力量，全全消滅，講道理又該躲避那些粗俗的話語，不好的言詞，更該躲避那些順口而來，沒有次序的話，又該躲避工夫太長，因工夫太長，着人生懨，着人打頓可睡，總是要少要好，這是方濟格撒助爵常說的話，按着聖人的意思，說的越少越能有好效果，越說的多，越得的益處少，因道理太長，不容記，如聽到臨完，把中間聽的都忘了，到中間已竟把起首聽的，早就記不住了，故此講道理，總不當過二十五分鐘，若講好道理，不過十五分鐘，則更有價值，爲給教友說話，半點鐘的工夫，足足夠大的了，三刻的工夫，就算太長，若是一點鐘的工夫，就算長到極處了。

神父們講道理，要人喜歡，要人愛聽，還該有說着教人喜歡聽，教人注意的姿勢來才好，你可別想，這樣恐怕與講神聖莊嚴的道理，有些不相宜，講聖教的聖道，固然在乎口才，在乎理想，但也在乎有相當的姿勢，提人的精神，動人的心，從前有一位主教，在大堂內，六個月，全接着講要理的次序，每主日宣講，爲首要緊的問題，那時大衆無不喜歡聽他的道理，久而不懈，過六個月之後，主教向大衆說，我的弟兄們，我如今實對你們說吧，在此六月之久，我並沒有說什麼另外的道理，不過祇是要理問答而已，因爲這要理問答，爲你們十分要緊，但是，若是我起首，就告訴你們說，我每主日要給你們講，答，恐怕你們一聽講問答，大概就都不肯來聽，如今我給你們講了問答，你們雖然沒有理會，我所講的是要理問答，但你們理會了，在聖教會

的要緊道理內，屬着問答於你們更要緊，聽着也更有滋味。

神父們，講好道理的第五條款，就是該感動人心，因為說話冷冷淡淡，乾乾巴巴，全無神氣，全無愛火，那是蔑視聖教道理，講道理也不能愛天主，也不能愛人，不是白白的耽悞工夫嗎？不能動人的心，多咱也不能回頭，總得用理用話，拿住人的心，才能引人回頭哪，所以什麼好題目咧，什麼懂得清楚咧，什麼說的好聽咧，有好口才咧，有好舉動咧，說的自然咧，說的不緊不慢咧，總而言之，一切講道理當有的長處，其目的，也不過為教人聽着動心，聽着佩服回頭敬主而已，故此能知講道理的目的，就有講好道理的希望了，如今我們再說幾句講問答的意思。

第二分 論講問答

神父們，講問答的本分，是聖教職務上一件更體面更要緊的本分，因講問答，能教所屬的教友，改過自新，爲聖教會增加真正教友的額數，能教本屬教會，開美善的花，結純德的菓，不但使兒童們，明白道理，且能借兒童的力量，間接使伊等父母，都要回頭改過，我們看從前聖教中的豪傑人才，以及多少出名的大主教，莫不以講解問答的本分爲光彩，如聖西理祿，聖額我略納西央，聖奧斯定，他們不但常講問答，而且寫了許多講問答的書，聖若羅尼莫，當他老年的時候，不能作別的事業了，竟把自己獻於天主，專爲講問答，樞機主教白拉憫，聖方濟各撒肋爵，每主日在大堂內，講解問答，掌印日而松是人

所共知的，他在巴黎是一位神學出名的教授，他甘心把教授的職務辭去，專為給孩童們講問答，那時有人向他說，你能為聖教的光榮，作更大的事業，他答應說，是，我能夠作更大的事業，到底可不一定准有益處，我不知道還有比教訓天主的孩童，使之成天國的後嗣，更光榮更大的事業否，*Nescio prosum an quiddam majus esse possit*

可知盡講道理的本分，該當多麼熱心，多麼關心，多麼榮耀呢，第且公會議，命神父們，在每主日，每罷工瞻禮日，當講問答，按着公議的命意，是明明的說，一總的主日，連一個也不除外，他又說，就便在堂內，祇有一個孩童，也不許不講。*Etiam nullus nisi unus accedat* 在法國的規矩，若有一主日，缺少一次，務必當在這一主日之內，抓一天工夫，以補其缺，就是每位靈牧，他問自己的良心，他為教孩綱

們明白要緊的道理，懂得聖教會的意義，在講問答的本分上，盡的到，盡的不到呢，豈是沒有懈怠的地方麼？特特的在一小孩子們身上，有不夠本分的地方沒有呢？有些堂口，本堂神父，每主日只講一次問答，且只許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們聽，別的大些的，都不要，他說人一過了十二歲，再聽講問答，是可羞恥的事，然而神父們，我請問你們，他們不明白道理，若是死了，一定不能救靈魂，但是誰負此責任呢？誰替他們在天主前算賬呢？一定跑不了這位懈怠本堂，可見凡有管理新教友之責的，在此節目上，當多多的注意。

好司鐸給小孩子們講問答，分開班講解，起首先教給他們怕犯罪，喜歡念經，愛慕德行，先把他們純潔的心，歸向天主台前，爲好教他們在開不好明悟以前，私慾尙未發生之時，當此無罪的地步上，預

備領初次聖體，如此辦法，真是有無限的益處，把他起小初生無罪新鮮的心，獻於耶穌基利斯督，教耶穌常常喜悅住在他們無罪純潔的心中，這是多麼悅樂天主的事呢？若是等到他們開了明悟以後，除了私慾偏情，並魔鬼的詭計外，在他們心中，還有別的好事嗎？且毛病一次慣成，很不易改，即便好歹辦辦神工，過不了幾天，毛病仍然照舊，所以當着小時無罪的時候，開頭次聖體，待長大了以後，多咱也不易恢復小時純潔無罪的地步了，所以聖教會，盼望孩子們，當着無罪的時候，早早開頭次聖體，在此無罪的靈魂上，用聖體神恩無限的力量，打個好根基，這是聖嘉祿與聖方濟格撒肋爵等聖人們的意見，他們很不讚成，那些推延給小孩子開聖體的謬見，他們稱呼那遲延的辦法，是一個大錯，可是能說晚點開聖體，等着他們明悟開了，教育好

了，再開聖體，豈不更好麼？然而我說他們的純潔無罪，足足能補他們別項預備不到的缺欠。

神父們，爲好講問答，第一該當好好的預備，就是該用心專務多看高道理，多看爲講問答的書籍，特特的該有一定的準次序，以便按照次序而講，尤當預備爲發明我們意思清清楚楚的話語，用各等的表樣，用各等相宜的比喻，證明我們所講的意思。好教孩子們容易懂得，若是不先預備，張口就說，一定不能說的清楚，不能說的決斷，也不能說到肯綮之處，所以若是不好好的預備便去講，一定不能講的好，故此在這個重要問題上，若是習慣不預備，就去任意瞎講，一定難免有大罪。

第二應當用慈愛的態度，和獎勵的方法，使兒童們聽着問答，喜

歡高興，因為我們多次經驗，講問答，若不想法使兒童們喜歡，愛聽，慢慢的就不愛來，或是來也不出於本心，聽亦有限了，且有時不但不好好的聽，反倒還要故意相反聖教的道理，爲他聽着都成了慊惡，可麻煩的事了，你若是在給他說德行，他偏要反對德行，且更要拿着德行，當個可逆味的事了，且不但現時如此，恐怕還能終身在他們腦筋印就了這可憐的成見哪，故此這慈愛獎與勵的方法，是教孩子們喜聽講問答的惟一妙訣，良善是開心的鑰匙，能開兒童的心門，使他們從心裏喜歡聽，既喜歡聽，你的講解，他們就戀戀不捨的常不離你了，若是酸刻利害，無非教人見之可怕，教人遠離，何能教兒童喜歡愛聽呢？是以聖保祿說，你們該以良善之德教訓人，如同乳母保着他兒女一樣，*Justum te in spiritu lenitatis tanquam matrem fovet filios suos* 聖伯爾納多

也說過，你們該當效法慈母的可愛，莫效法大老爺的威風，耶穌在此事上給我們立了最奇妙的表樣，他親手捧抱孩童，親手撫摩他們，親手降福他們，但這良善的樣子，有時亦當節制，因為有時能變成本性的愛，能教人生誘惑，能有大危險，所以要緊用獎賞激勵的方法，即是用讚美他們的言語，用好分數，或是給他們一個小光榮，比如說，在你們這一班裏，你是第一名，或是誰回答的好，就教往上升一班，誰不好，就下降一班，或是拿聖牌聖像，或別的物件，獎勵他們，但為小聖像等，一月賞一次就足數，至於貴的物件，一年只可一次，或兩次。

第三，用此法講解問答，該當預先告訴他們，在兩樣的工課上，取考，誰要在兩樣工課上，有一樣得了頭名，必要重賞，即是頭一樣

熱心，第二樣明白意思，爲教他們明白意思，只是照字死背不夠，還該用明悟，得其中大意，又能用平常的話，把那意思說齊全了，才算眞明白要理的意思哪，信德能救靈魂，可不在乎記住那信德的死活，而在乎知道並眞信那信德的道理，才算信德，可知給孩子們講問答的目的，是爲教他們得，不是死背，願欲教他們得，該當一節一節的講，該當說眞確決定的話，該當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不可太長，太長則記不住，名人官第連說，孩子們的明悟尙小，就如同一個的器皿，若是願拿水把他灌滿了，想一下就滿，那是不能的事，總得一滴一滴的，慢慢的往裏灌，工夫長了就灌滿了。

若是說話不真切，或是似是而非，不敢說一定，教人可疑，或說哄弄他們的話，教孩子們拿神父所說的話，都不敢當一定的看，或

是當假的看，他們後來就瞧不起神父，也就輕看聖教會了，有時還有失信德的危險。

若是講的不明的，說的不清楚，那是白白的講，一定也沒有益處，因為孩子們自己不會推論，不會自己研究，該按着孩子們的程度說，那些明明白白顯然易見的事情，就如太陽一樣的明光大亮不用思索，不用追求，誰都看的見，他的光亮，祇要有眼目，便能看見，是以爲教他們明白清楚，該多用比喻，多用顯然易見的事，多用已往或現在的故事，所以該當按着要理像解，教他們，就如親眼見着的才好，才能明白的清楚哪。

然而只教孩子們懂得聖教的要理，剛算滿了講問答的本分的一半，別的一半，就是該當成全他們熱心明白修德行的道理。欲在此重要

的問題，成全完善的法子，就是多多的祈求，與用自己真有信德的言行，以表率他們，自己在自己所講的道理，該當發顯出自己真心信服那些道理，真是從心內所發出活潑信德的話語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且在每節問答上，總當設法引領他們，啟發修德改毛病的善念，務必使他一次比一次更要熱心，比前更好，更要想法，指引他們，注重與愛慕熱心的神工，特特的是教他們喜歡勤辦神工，勤領聖體，更要每次按着要理的意思，按着他們的光景，給他們出個賢明的主意，不拘爲私爲公，都能指引他們向完善有益上去作，如今因爲工夫短促，我不能把這些事，都詳細解釋了，祇要多多看書，多的研究，自然就都能明白了。

神父們，我向你們說一句收尾的話，按照上述的條款，把耶穌基

利斯督爲大人們，爲孩童們所講的，講給他們，司鐸乃眞福者，人將由他的口內得飽飫道理的神稟，如此必能救你們自己，並能救聽你們的人，亞孟。

司鐸間之友愛精神

Mandatum novum do vobis ut diligatis invicem sicut dixi vos. Joan. III 34.

吾主耶穌在晚餐大庭，向他的宗徒說，我給你們新誠命，你們彼此當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，可敬可愛的弟兄們，宗徒們在耶穌基利斯督受難的前一夕，環繞耶穌足下，聆其最後的遺囑，耶穌當付給他們不可名言的大權，併將自己給與他們，作為神糧，耶穌當此最關重要之頃，心內充滿聖愛，大發慈悲，三次向他們說，你們該彼此相親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，可敬的弟兄們，這就是我們首創立司鐸之大主，我們大眾之慈父，臨終時的遺囑，哎，這個遺囑，我們當怎樣大發愛情，收斂己心，敬謹領受呢？該怎樣熱熱心思存呢？又該怎樣竭力奉

呢？假如行即便使普世愛德，全全消滅，然而只因耶穌這個遺囑在司鐸心裏，此聖愛亦當保存，一切司鐸都當互相友愛，團結起來，用此愛火焚燒他人，蓋一位司鐸，若忘棄耶穌這臨死遺囑，是輕褻天主權威的大罪，爲明瞭天主這最尊重的遺囑，當分兩分講解，第一耶穌命我們相愛， *mandatum novum do vobis ut diligatis invicem* 這就是說的司鐸們，有本分該當彼此相愛，第二，命我們彼此相愛如同他愛了我們， *Sicut dilexi vos* 這就是說的，這個友愛之情，該當有一個特別齊全的標記，司鐸彼此團結的緊要，與司鐸彼此團結的標準，既是如此，所以我們把這道理的題目，也分兩份來講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很喜歡講此題目，因爲我覺着講此道理，比講別的道理，不那麼教我十分慚慚，講別的問題時節，我也自覺我們作的同我所講的，有好些不符的地方，至

論此題，我心證驗我實在我滿了我給你們所講的誡命了，我給你們講，我也學會愛你們的本分了，盼望我們大眾都明白此愛德的本分，常常紀念此彼此相愛，彼此相敬且彼此互助的幸福。

第一分

凡能打動司鐸心的，全全發顯司鐸互相友愛的緊要，即是耶穌基督的願望，聖教會公益之要求，我們私益的關係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看耶穌基督如何當重司鐸們彼此連合，彼此相愛，因為創立鐸品的大主，不但以愛人如己的普通愛德誡命，命他的司鐸們遵守，併且還給立了一個更高超的誡命，即是我們司鐸彼此相愛，如同他愛了我們，且誰能比司鐸，同司鐸更近呢？司鐸們是教友的首領，是大

衆的表率，他們彼此更該當如何遵守此愛德的誠命呢？且耶穌不但教我們司鐸接着他的遺囑彼此相愛，如同他愛了我們一樣，還要我們用這彼此相愛之情，彼此同心之表，作爲一個標記，使人一見而知我們是司鐸，故他曾說，若使你們能彼此相愛，斯證爲我徒。 *In hoc cognos-*

tunt omnes quia discipuli mei estis si dilectionem habueritis ad invicem 這就是耶穌的

盼望，他很熱切盼望我們司鐸們，全全用彼此相愛的索鍊，緊緊的結合，使人見了我們相愛的表樣，莫不動心流淚，想起聖經上耶穌向聖父祈求的那句話說，聖父呀，你教我的司鐸們彼此用聖愛連合，如同我們本性連合一樣吧， *sicut unum sicut et nos unum sumus* 我父呀，你教

他們的心，彼此融洽，結成一個，如同你同我，我同你，也教他們在我們內，一樣連合爲一 *omnes unum sint sicut, tu pater, in me et ego in te ut et isti in*

nobis unum sint 吁我之聖父，我仍求你教他們融合，結成一個，使你我彼此連合之聖愛，深入彼等之心，使之彼此連爲一， *Sunt consummati in unum dilectio qua dilexisti me in ipsis sit et ego in ipsis* 可愛的弟兄們，從以上所引的聖經，你們可定斷耶穌的聖意，要司鐸們對待其心，當如何的聖善，當如何的慈愛，當如何熱切的呢？啟瞭解吾主耶穌此段祈求意思的，有倒憩於吾主聖懷深明主愛的若望宗徒，他深識吾主之聖愛，且獲瞭解說此聖愛之神恩，故此位聖愛宗徒，在他年老之際，不斷向我們司鐸，並當時的教友說，我可愛的孩子們，你們該當彼此相愛，此乃吾主之誠命，你們能滿此誠命，即滿了一切誠命， *preceptum est et si solum fiat sufficit* 又有望保祿宗徒，他曾升到第三層天上，親受耶穌基督的教誨，他從天上給我們帶來尊大的聖訓說，誰愛他的弟兄，

即遵守天主的誠命了，誰不愛他的弟兄，即便能說天神的話語，也不過是無靈的銅器的虛音，若不愛他的弟兄，即便他能說先知的話，即便他的信德能移山，海，也是不算什麼，若無愛德，即便他把家產全施捨窮人，甚至捨身致命也一點益處沒有呀，*Nihil prodest* 我們看此位天上的宣講宗師，連向平常的教友，都是如此的說講，若論司鐸彼此應有的愛德，又該怎樣的說呢？司鐸們不但是一父一母同胞所生之弟兄，還是一師之弟子，一將領之兵士，穿一樣的服色，盡一樣的本分，有一樣的宗旨，一身之肢體，同受一聖神的默啟而生活，即是同是有一樣的召叫，*Unum corpus et unus spiritus sicut vocati estis in una spe vocati* *tonis vestrae* 可愛的弟兄們，這還不算全數，還該當有塞拉分愛火天神之舌，方能形容耶穌聖心祈求的深意，這個爲我們解說耶穌聖心是如

何盼望我們的彼此相愛，彼此同心合意，是如何盼望我們彼此勸慰致意，彼此含容忍耐，更該從心發顯出來我們在我們的弟兄前，內中所有的真情摯愛，更該在外面用愛情的表記，用友愛的言語，彼此援助的行爲，以証實之，方合耶穌之聖意，講解司鐸相愛之誠命，我引証愛徒若望大聖保祿與塞拉分愛火之天神作什麼呢？哎，我呼彼等之名，是求天上的聖寵神恩，幫助我善講此愛德的實益，如今我們明瞭神父爲何當彼相愛，第一先看看講道台上，他給我們說什麼，第二再看看祭台上給我們說什麼。

第一聽講道台給我們說什麼，神父們，他不是給你們說了嗎？你們是宣講愛德聖經的職員，你們的職任，就是在世上發放聖愛的火焰，教誨世人相愛，這就是說的司鐸的心，該當是愛德的火炬，因爲聖經

的道理，必先當透入己心，由心發之於口，然後才能教人聽之有效，假如耶穌基利斯督在世之代表，不能彼此相親相愛，在極安和聖地步上，而不和睦，彼此仇怨，他們所講的道理，已經其壞表樣破壞無餘，於教友連絲毫的效益也不能發生了，教友聽其道理，也不過等於空虛的聲音罷了。

第二看祭台給我們說什麼，祭台上更是一個講司鐸彼此當相愛相合的地方，多咱你一到聖所裡，立刻良心，即大聲向你喊叫說，若是在你心內，有仇恨你弟兄之念，先當把你的祭禮，置諸台下，先去求了和，然後再獻禮物，恭敬天主之禮，暫行停止一會，教大眾在堂等待一會，雖然不免有點紛亂，但較之弟兄不和，還好的多哪，彌撒聖祭，本來是極其尊大，若是不先把自己懷恨報仇的心犧牲了，即便

獻祭也不能悅樂主心，聖經上說，我寧願有仁慈，較比有祭禮更好，
misericordiam volo et non sacrificium 再看作彌撒，所用的祭品，也都是指示
司鐸們，當有愛德的聯合，按着聖保祿的意思，用作祭品的麵餅，與
葡萄酒，就如同全都有口舌似的，向我們說道：你們看爲成一麵餅得用
多少麥粒，磨成了麵，用水和成一團，方能作成一塊整餅，且葡萄酒，也
是一樣的說，多少葡萄珠，擠碎了，湊合一器，方能釀成美酒，是以
我們司鐸的心，亦當彼此融化一塊，結合同心同德，成一個堅固真
正的團體，好能彼此同心合意，群策羣力的光榮天主，廣揚聖教，
quoniam unus panis unum corpus multi sumus omnes qui de uno pane participamus 且
在成聖體後，他又毅然決然地向我們說，現在祭台上所供之祭品，
所獻之犧牲，還是當初在加爾瓦略山的祭品，卽是吾主耶穌基利斯督

自爲獻品，而自行獻奉的，這個可欽崇無罪之犧牲，在十字架上曾爲釘他的人祈求，曾爲他的仇人而死，他是如何愛了謀害他的人，如今大聲向我們呼喊說，你們照此而行吧，*Intendantini quod tractatis* 哎呀，愛德的祭品呀，奉獻你的手，該怎樣的急速奉行愛德的事情呢？注視你的眼，該怎樣睜開注視一切愛人的事業呢？接領你們的口舌，說話該怎樣溫和慈善呢？你降臨的心，對於一總的人，該怎樣大慈博愛呢？特特的在一總的司鐸中，又當怎樣的相愛呢？可愛的弟兄們，難道你還不懂得嗎？不是你天天同耶穌基督同飲一樣的爵，同食一樣的餅，同視同動同嘗一樣的降生的天主聖愛麼？且此聖愛的誠命，不是吾主屢次的叮囑囑咐過的嗎，*mandatum novum do vobis ut diligatis invicem sicut dilexi vos*

噫我們的吾主恩師這樣的明明白白懇懇切切教訓了我們，

我們還不該彼此聯絡，彼此相愛嗎？耶穌基利斯督他這樣的催逼我們，聖教會的公益，又要求我們，我們豈可不奉行耶？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總莫忘了我們彼此團結方能保持教會，一經離散，教會必要衰落的，俗語常說，羣策羣力，衆志成城，三股繩掣不斷，大眾作一件事，若不同心同力，決作不成，若是同心合意，事情不但作的好，而且成功又快，在比方一個人身上，若是各肢不合，互相脫離，那還算一個身體嗎？一定必致全體不安，終必死亡，反之，若一身各肢，彼此相顧，頭顧手，手護頭，腳當仗腿，腿當恃膝，眼目該照看全體，週身方能行走運動，彼此相和，彼此照顧，方能成完全一個身體，方能安適生活，司鐸本是一個團體，亦當如此聯絡，猶如一身的肢體，彼此相幫，彼此招待，彼此資助，在行事上，在盡本分上，在管理教務上，在講道

台講道理上，在精神上，都該當有一樣的章程，一樣的話語，一樣的規矩，一心一神，全如同一人，辦理一樣才對，總不彼此傾軋，彼此破壞，有害聖教之公益，若果神父們，能以此聯絡，結成一個團體，我們的勢力，真是有勇有爲，爲敵世俗，爲敵魔鬼？真就如同一隊有勇敢有紀律，所向無敵的常勝軍，*Terribilis ut castrorum acies, ordinata* 且司鐸們彼此團結，彼此同心合意，便能生一種莫大的威信，不拘在教友跟前，說什麼，作什麼，教友莫不樂意服從，真如同神聖不可侵犯，天主爲安和之主，常常居於愛德之內，見了我們司鐸，彼此如此的和美，如此的團結，必定更願常常住在我們當中，大開其聖寵的深泉，流出各樣的恩澤，降歸我們各樣的神功 *Hic mandavit Dominus benedictionem et vitam* 教友們看見我們司鐸，如此的相愛，如此的團結，真是一種善表

，這善表，真是我們在世上代表耶穌的真憑據，教他們不得不從心信仰，不得不從心倚靠，至於那些外教不好的人，聖教的仇敵，看見司鐸如此的緊密團結，萬衆一心，協力前進，有如一箇敢死隊，必生畏懼之心，雖欲加害我聖教會，亦不敢發動了，反之，我們司鐸若是莫有團結，若懷各心，各自爲政，彼此不和，彼此傾軋，那便不堪設想了，一定在盡他的職務上，決不能有好成績，因爲一人之力有限。單獨作事，莫有團體的力量，決不能生更大的效益，何況意見分歧，你所寬免的，他偏禁止，你所拒絕的，他偏容納，教友們看司鐸這樣光景，他們一定不向好處解釋，定然必要向壞處思想，向壞處評論，因此不但瞧不起我們司鐸們，連全體聖教會，都要受不好的影響，假如在一個堂口，出了此等不幸的情景，立刻就要發生黨派，彼此必分爭的說，我是

亞博勞的，那個說，我是塞法的，這樣聖教會，必要頓形不安，他見其子女各樹旗幟，黨派紛紜，破壞他的至一，該怎樣的傷心流淚呢？這還不算，還更有不好的光景哪，即是多咱意見不和，勢必生發不睦，互相仇怨，不講情理，此際各人找各人的親信，秘密謀算自己的私益，彼此發生黨派，從事各種弊病，都要發現了，如嫉妬，看見別人立功，則設法掩蓋，看見有人信任別的弟兄，或是尊敬別的弟兄啦，則想法從中破壞，如慳吝，常是疑惑別人多享錢，總怨自己得的太少，如驕傲彼此爭榮鬪勝，別人些微忘記他一點，略失點禮貌，即便一言一動之間，有點無心的慢待，他也不依不饒，也必要忿忿不平，長上若是命他點事，若不先同他商議，雖然爲他沒有什麼防碍，他一聽就覺不悅，或是當面拒絕，或是設法推却，只因長上未隨他的私心，他就如

此的挑剔，或抗逆，他一點也不怕，在弟兄前，壞大表樣，也有些人，他們心中總覺不痛快，總想自己的地位卑下，自己的本分微賤，有屈自己的才能，又有人看見別人，如此不照自己，亦覺自己報怨的有理，批評議論，忿忿不平，更自己爲得意，似此你嫉妬我，我恨怨你，彼此不服，彼此的反對，尙成何事體呢？簡直把我們司鐸的本分，鬧得無味至極，這真如敗壞了鹽，被大眾吐棄，只得置於衆人足下，被人踐踏，輕賤而已，可敬諸弟兄們，我們彼此不和睦，不拘是怎樣勞苦出力，不但不能於聖教有益，反到於聖教有害，反到推翻耶穌基督督親自建立之神國，聖經上所說，若國家自相殘害，其國必不能存立，這話是永不能錯的， *Omne regnum in seipsum divisum desolabitur*。若是接手辦事之人，有了不和之心，他們一定沒有不壞的事，若是在一個團體，或是

在一黨裏，內部反發生了派別，互相齟齬，其團體亦必將解散，你們看，不拘什麼軍隊，將領自相倒戈，或是兵士與將領不睦，各懷異心，決不能打勝仗，我們亦是如此，各樣不和的事，都能阻我們前進，我們彼此一經不和，我們的職務，不但不能救人，反倒有害於人，因為我們司鐸，處在至聖之地位，若彼此攻擊，彼此不和，是多麼大的壞表樣，得耽悞多少善事，從此得喪亡多少人的靈魂呢？這真是可憐至極了，請看以往的事實，證明此理不虛，請看在法國近世國家，與聖教會所有的可憐光景，是從那裏來的呢？接着公公的證驗，司鐸不和，不能團結，就是這禍亂的根由，若是在前些年，司鐸果能彼此聯絡，一心一德，其團體之鞏固，一如當初，在世界，在國家，常居於爲首的地位，彼惡人壞人決不能如此的猖獗，我們仔細想一想，聖教會如今到了如此

的可憐的地步，不是怨我們不彼此不能聯絡，不能一心的緣故嗎？可愛的弟兄們，狡猾的魔鬼，慣用這不和的伎倆，破壞我們聖教會他如今仍用此法，誘惑我們，設法教我們分彼此，分黨派，設法蠱惑我們，教我們分國籍，分畛域，分會，不會的界線，分新舊的黨派，分老年與幼年，又老老，又少年的等級，又東西南北府州省縣的區別，總是想各樣的狡計，使我們分崩離析，使我們不能一心，好入他的圈套，好教聖教會不但不能廣大前進，反倒大受損害，更有日形衰弱的危險，魔鬼這種狡計，真是可怕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大家從此醒悟罷，我們不要上他的當，他想用此詭計，下此圈套，網羅我們，真看我們不識好歹，真是過於輕視我們，他越離間我們，我們越當聯結的結結實實的，不但我們司鐸彼此團結爲一，更要與羅瑪宗座，與我們

主教們、緊緊的團結爲一，即是用我們的主教們，與宗座常常相結，猶如一身，我們的仇敵，又向我們誘惑的說，人的脾氣嗜好，多不一樣，彼此分開爲彼此都有益處，省得彼此在一齊，彼此鬧不和，若是分開黨派，彼此誰也不管誰，誰也不見誰，就免了相恨相怨了，弟兄們，我們是耶穌基利斯督軍旅的將帥，是衛護那神國的干城，我們千萬不要上魔鬼的詭計，我們除與聖教會結盟至死不離外其餘別的，不拘什麼魔鬼地獄的盟會，都該躲避，豈本來司鐸們，不拘在什麼時代，常該彼此聯絡，以保衛聖教會，然而當今之世，是聖教會禍患叢集的時候，司鐸的聯合，更是要緊的，比如國家當危急的時候，人民都當把私怨捐棄，聚合同一旗幟之下，齊心努力救祖國的危亡，如今聖教會被仇敵攻擊，被仇敵包圍的時候，我們爲什麼還不發顯出真心愛護聖

教的形跡來呢？弟兄們，我們快把我們小小的偏情私意犧牲罷，把我們的私仇私怨捐除罷，大家團結一體，來敵抗我們的仇敵，保護我們的慈母聖教會，這不但是爲他人的就是於我們本身的利益，也是很要緊的，因爲仇恨我們的人，足足殼多了，至少我們司鐸該當彼此愛護我們的仇人的口，爲相反我們張的足足殼大的了，至少我們別再彼此蹭踐，別再揭我們的短處啦，你們看在這世上，有多少人凌辱我們，有多少人謀害我們，更有多少人誣妄我們呢？真是愛護我們的很少啊，我們處此可憐的境界，還不快彼此和好，快彼此安慰，還不該當彼此以聖愛結合嗎？現今我們真處在涕泣谷中，我們除彼此友愛彼此安慰外，還有什麼安慰呢？瞎，爲司鐸的當困苦艱難之時，其心如碎，當無味至極，且更遇見多少困難的事情，逆心棘手，不知如何管理，當此

之時，孤立無援，心中不知是如何的焦灼，如何的紛亂，滿望有人來安慰他，或是給他出個主意，相帮他一點，或是尋知心的好友，彼此訴說自己的苦惱，解解愁悶，長長精神，壯壯胆量，當着此際，更當想有朋友，弟兄的好處來了，無奈我們向來缺少天上真正的愛情，都是袖手傍觀，甚至懷怨挾嫌，冷譏熱笑，更有時你越盼望他多多相帮，他越發顯出他器量狹窄來，常是自顧自己，自掃門前雪，不管別人的事，即便有時因愛德的緣故，不得不加以援助，也不過敷衍顧個大面而已，決不肯實心實力，惟恐多邁一步，爲他有些不利，司鐸們，本當有難同擋，有福同享，然而實際上，却是只知自己的便宜，留下禍害，教別人獨自受去，只知彼此傾軋，彼此攻擊，結果都陷於傾覆的危險裡，如聖保祿所說，你們彼此相殘，相食，將見你們同歸滅亡 *si invicem mordetis*

et comeditis videte ne ad invicem consummatis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，我們司鐸不和的害處是多麼大呢？但我們一有了弟兄的友愛，互相團結，立刻就全全不是那樣了，就如同在愁苦的黑暗裏，得了曉日，立刻就顯出生活的氣像來到了，那時有苦痛，就要彼此安慰了，有人攻擊，就要彼此保護了，有勞苦就要彼此相助了，不拘何事情上，就彼此都有好心好意了，在德行的路上，就彼此相幫前進，有被搖動彼此扶持，冷淡者，則以愛火炙熱他，彼此的互相規勸，互相援助，自然就如聖神說，弟兄相助，有若堅城了，*Frater adjuvatur a fratre quasi civitas firma* 哎呀弟兄相聚在一堂，該是多麼美好，是多麼喜樂呢？*Ecoe quam bonum et quam iucundum habitare fratres in unum* 然而這個友愛的聯絡，要稱得起是我們司鐸的友愛，該有一定的條款，故我們第二該講此愛德的條款。

第二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可當懂清這裏所講的團體，可不是那許多世俗人的團體，因為他們的團體，是為彼此得利益，或是因性情相投所結的團體，這團體都是從私心所來，但是我們說的團體，是該當以信德作根基，以彼此相忍相讓作聯絡，以天主的光榮作終向，在此三大標記上，我們細細的說一說，我們愛一個弟兄，因為他愛我們，或是希望他酬謝我們，或是因為他有才能，他作事對我們的心意，或是因為他與我們性情相投等等，這些緣故，都不是教友中的愛，更不是司鐸中的愛，因這樣的愛，連教外也都有的，*Nonne et ethnicis hoc faciunt* 多咱來一位司鐸接着禮貌拘着大面，且為自己的臉面，設法優待他，發表

自己歡迎之意，全如社會上的虛應酬，只有顧外面，毫無誠意，這也不是教友愛人的樣式，因為這樣的接待人，連外教人也全辦的到，*nonne et ethnici hoc faciunt?* 且這樣的朋友，在世俗社會場中是常有的，弟兄們，我們彼此相待，不就像平常人就夠了，在彼此聯絡上，該同我們的神品尊威相稱，才合乎體統，但我們彼此相愛，該拿聖人當法則，拿天神們當規範，且當照天主愛我們的樣式，作我們彼此相愛之法則，這樣才稱我們神品的尊嚴合乎體統，這就是說的我們相愛，不要但看是個普通的人，該當看是天主的肖像，是耶穌基督的肢體，是聖神的宮殿，是天主預定將來要在天上永遠享受天主的光榮的嗣子，是至高上的職員是至尊天主的欽使，是軍旅大天主上的神使，是在世耶穌基督的代表第二個耶穌基督督，*Sacerdos alter Christus* 這樣

在我們弟兄身上，愛我們的天主，就是以信德作根基，高上的純潔的愛，這才合乎我們神父們的愛哪，這高上純潔的愛，是同心聯合結成高上純潔的團體，在此團體內，一切弟兄們，全是一樣的厚待沒有一個例外的，因為耶穌基利斯督，是衆人所當愛的，在此團體內，不拘在什麼方面上，常是彼此恭而有禮，友愛相將，因為對於耶穌基利斯督，不能不加以敬愛，在此團體內，都是樂於彼此相助，彼此相扶持，因為這是對於弟兄的責任，也是對於耶穌基利斯督責任，在此團體內，彼此接待，都是笑容可掬，誠心實意，一點虛情沒有，因為接待一位弟兄，就是接待耶穌基利斯督，*qui vos recipit me recipit* 且在此團體內，什麼也不怕，只怕有一弟兄同他分離，因為同你弟兄分離，就是同耶穌基利斯督分離，譏笑弟兄們，或是傷害弟兄們，就是傷害耶穌基

利斯督，誰輕慢你們，就是輕慢我，*qui vos spernit me spernit* 誰還敢冷待
 他的弟兄呢？因為誰冷淡一位弟兄，就是冷淡耶穌基督也，神父
 們以上所說的，可別視爲一種由熱心發生的幻想，這是耶穌親口所說
 的話呀，他不是說過嗎？你待我一個小弟兄，就是待我，這話誰不知
 道呢？*quandū fecistis unum ex fratribus meis minimis mihi fecistis* 可愛的弟兄

們，其餘別的團體，不能像司鐸的團體這樣的高尚，因為司鐸的團體
 ，按着公道說，他的高尚是從信德裏來的，司鐸該按着信德生活，
justus ex fide vivit 別的團體，不能在天上有功，因為他以世上的事，
 作目的，他除在這世上以外不能更向高處發大，他也不能堅固久遠，
 都是隨着他們的私心時常改變，都是如同他們的血氣，忽冷忽熱不能
 一定，他總也沒有一點神力相幫，也沒有一定的準規準矩所以他不久

不是渙散就是輕棄，或是置諸一邊，淡然視之無人管顧，神父們，我們的教友的團體，可不該這樣啊，我們的團體不能視爲一種空口談禪，該常常有信德作根基，久遠鞏固；第二我們司鐸的團體，該有彼此寬容的原諒，以作聯絡，弟兄們，我們在這世上，無論何時，也不能期望尋找一齊全人，如同天神，都有可憐的光景，連每位司鐸，也不免各有其短處，因各人有各人的性情見解，審事，量事，決不能全都一致，總有多少不合的光景，不能全稱己意，全滿己心，故除非用忍耐用愛德，彼此担待，彼此容忍，決不能團結 *In caritate Dei et patientia Christi* 是以聖保祿給我們講此誠命說，若果能彼此担待，即全守了主誡，相親相耐的誠命，一切可憐的光景，全包在內，不拘在什麼光景上，不許相反此誠命，是以多咱也不許瞧不起別人，或是慢待別人，多咱

遇別人有不對，或是越乎規矩的地方，總不許譏笑他，若是別人有了過錯，自己沒有本分，總不許責斥別人妄斷別人，這個愛德的誠命，是從吾主聖心頒發來的，迫令我們嚴謹遵守，於我們大家都是很有大益，并且天主明明的指示我們說，你們怎樣待你們的弟兄，我就怎樣待你們，你們用什麼尺量人，我也用那樣尺量你們，故金口若望所說，你們不招待他人，怎麼盼望天主招待你們呢？若是不寬免你的同事，怎能盼望天主寬免你們呀，我們天天在祭台上，高聲念誦，爾免我債，如我亦免負我債者，若我們不寬待他人，這不是如同在天主台前，立字簽押，呼籲天主罰我們一樣嗎？我們親口向天主求說，天主求你待我如同我待我仇人的樣子，若是我如今心內記仇，不也是求天主記我們麼？如果天主允了我們的祈求，該立刻從天降一大火把我們吞了，才相

稱我們所求的眞意哪，看來我們豈不要緊服從天主這嚴命，豈不該當把天主這彼此相待的誠命，銘刻在心裏嗎？這個誠命爲就合人類的軟弱，是不可缺少的誰不知道此誠命，爲他自己是很要緊的呢？故此我們若是願意別人對待我們遵守此誠命，而我們對待別人却不願遵守此誠命，豈非大不公道麼？我們可憐我們弟兄的短處，別人豈不亦是該當招待我們的不齊全麼？你說他們的脾氣古怪，性情各別，然而我們就一點毛病沒有嗎？你說別人暴躁，別人粗魯，難道從我們口裏所說的就是連一句粗魯急躁的話都沒有嗎？你說他們有錯不承認，不是推這兒，就是推那兒，看着實在不對，咬他們的辦法，豈不是我們自己的寫眞嗎？至到如今我們這何時肯認自己不對呢？不是常自以爲比別人都強，或是至少比別人不對之處更少嗎？

qui sine peccato est primum

Lapidem mittat 真是可怪的事，有許多司鐸彼此一點也不能容忍，一點也不給人原諒，一點也不能團結，在弟兄身上，雖些微有一點錯，也不能招待，一點小不齊全處，且很容易諒解的，他看着就如同滔天的大惡，一樣刻不容緩，立刻不是譏笑，就是辱凌，或加以某種罪名，爲免此等人的口舌，實必須在諸般行爲上，都要齊全，在他們眼裡，非得有超性事功不算熱心，非得有天主的口才，不算講好道理，若是有人讚美某人講的道理實在不錯，他便說不是抄寫，就是老生常談，某人有明智，他就說這人太放肆，某人有決斷，他便說這人太固執，某人認規矩，他就說人小心眼，某人謙遜，他就說人太下賤，這樣妄斷人，尙屬小事，有比這樣更可憐的事哪，就是別人熱心傳教救靈，他則極力設法尋找人的過錯，揭人的短處，破壞

人的事情，打消人的高興，教人沒法辦理，人性都是軟弱的，都不齊全的地方，他亦明知，且在平常光景，對於他人，或自己也是如此的原諒，但是他一看見人辦好事，人要立功勞，他便生嫉妬的心，就不是這樣原諒了，別人若是待他一點不好，他就一生記恨他，評人的短處，可是極有本勢，他說人的是非，他的舌頭，比毒箭還毒，唆我們的仇人，設法蠢動別人，遭踐我們，毀謗我們，用許多誣枉之詞，加在我們身上，爲解他們的恨，他們控造我們的言行，以妄証我們的德行，見了我們有點欠明智的事情，必要鼓掌取樂，但這些爲我們不算什麼？因爲這樣現象，耶穌基利斯督在世之時，早就預先言過了，但如今一位司鐸，看見自己的長處不是被仇人遭踐，是被他弟兄遭踐他的事業教他的弟兄破壞，是他的弟兄瞧不起他守的規矩，

是他的弟兄見了他的錯處，不知用好心規勸，反倒與他記仇結怨，這不是一個犯兇惡的事麼，然而這人對於別人說話，是如此的利害，但他是一個什麼人呢，他不是一位一點也不容人說不對的司鐸麼？破，不拘那位司鐸，都知道常該担待別人的短處，怎麼這位一身靈病的司鐸，不能容忍別人的病呢？這位司鐸他自己可要緊別人担待他，可不愿意擔待別人，他也不懂得司鐸，雖不免人性的軟弱，但司鐸的地位，常是一樣的可敬，就如同一塊寶石，雖一時陷於污泥裡，但仍不失他的寶貴，故此有時若是你的弟兄陷於冷淡可憐的地步，或是因為輕佻壞點表樣，或是因為驕傲出乎範圍，他看他是位司鐸，設無真正要緊的緣故，仍不許說他的長短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如今懂得了有許多的司鐸，在司鐸的團體上，不但不能彼此的聯絡，反倒從中破壞，

所以彼此相待是司鐸團結的至要之款，如今我再說當以天主的光榮作團結的終向，許多次，曾見有些司鐸們，彼此性情相同脾胃相投，且彼此來往甚密，每次聚會常是喜樂非凡，大有朋友之義氣，然而你問他們每次聚會有何目的，哎至尊的大主呀，我若是說了，得教聖教會痛哭流淚，得教聖教會的司鐸聽着難受，教教友聽着是壞表樣，教窮苦人聽着嗟嘆，他們的聚會是爲作什麼？他們的聚會是爲湊熱鬧，他們聚會是爲湊到一塊，好一塊玩耍，好一塊打牌，好一塊取樂，這就是說的他們聚到一塊，爲的是遭踐或是喪亡聖教會的精神，爲的是好費光陰，與聖教會的銀錢，光陰爲專務學問是多麼要緊，金錢爲哀矜窮人，光榮天主，爲辦一切善舉，更是不可缺少的，他們湊在一塊，竟用這些要緊的光陰，要緊的銀錢，以作消遣散心，嗑美酒，吃美味，彼此連

環的邀請，今日這堂口，明日那堂口，你比我闊，我比你更排傷，如此的聚會，如此的吃嗑得就悞多少寶貝的光陰，得浪費多少聖教會的銀錢呢？更可惜者，他們到了一塊一點正經的話不講，不是說什麼新聞，即是遭踐別人，毀謗別人，或是彼此謾罵，彼此嘲諷，以作趣談，更有借聚會，分什麼黨，立什麼派的，總而言之，論他們的地位，本是世上的光明，及至他們到了一塊，倒都成一群瞎子，他們的本分，本該救人，他們彼此越多聚會，倒把自己和教友們都送到地獄裡去了，弟兄們你們可別多心，我說這些事可不是有意指着說誰，因為在我們主教的最完好區域之內，一點這樣的光景，也沒有啊，我說這些事，不過是爲的是教你們懂得耶穌基利斯督的司祭鐸德們，很不該當的那樣聚會，但是當他們聚會的時節，該當把一個高尚的志願，高尚的目的

，因爲即便大眾聚會，雖然無有別的不好，只是爲到一塊取取無罪的喜樂，盡盡朋友的友誼，如此的聚會，爲司鐸們，也不算高尚的終向呀，那麼着什麼才算高尚的終向呢？惟獨天主的光榮，才稱得起是司鐸團體的終向哪，是以我們該當彼此團結，爲的是好能成全我們自己，爲的是彼此鼓勵用心專務聖學，且我們到了一塊，該把我每人所看的高道理，所專務聖教的學問，彼此交換彼此研究，有不明之處，彼此指點，借此大家彼此督勉，彼此互沾大益，我們該當結合團體，爲的好能用我們聖德的行實，爲我們感動人心的善表，用我們不斷的祈求，用我們救人靈的愛火，振作我們的精神，好能竭我們的能力，謀求天主更大的光榮，我們該彼此團結，爲的是好能彼此謀劃，彼此參議，如何以辦更大的善事，如何以改不好的習慣，如何以避免壞表樣

的事情，如何使罪人真心回頭，如何真心拔除在心內爲首的毛病的根子，如何爲天主挽回遠離他的人心，如何使那熱心的人更加熱切，前進，併如何勸化外教的人進教事主，我們到了一塊常該彼此研究這些方法才好，特特的是我們到了一塊爲的是更容易彼此通功，作我們熱心的神工，爲的是彼此籌謀交換交換我們的本分，因爲一位司鐸，在一個地方，年紀多了，爲講道理，爲聽神工，免不了有多少不相宜之處，如此交換交換，爲教友更能得益，更容易回頭熱心，或是彼此合作，以辦理一種不易的事情，我們該當結合團體，爲的是好能彼此相助，彼此相扶持，彼此商議戰勝魔鬼，保護聖教的計策，彼此同心合德修某德行，改某毛病，更該彼此謀算熱切爲主出力，以抵制不好的人們，彼此同心維持司鐸的尊嚴，抵制天主的仇敵，這就是我們司鐸們

，彼此團結的終向爲頭呀，我們團結總不該離棄，總不該輕忽這爲頭呀，是以同地獄戰爭同罪惡戰爭，爲天主光榮，爲耶穌基利斯督的光榮，爲聖教會的光榮，這就是我們的標記，這就是我們集合的口號，就是我們的旗幟，我們的那伯賀也， *Adorari* 不拘多咱我們相聚，該當把此旗幟高高的樹立起來，因爲能傳達我們的勇敢，能堅固我們的團體，能祝聖我們的統一，哎呀，這個團體是多麼體面呢，在天主眼裏是體面，因其他得享光榮了，在聖教會眼裏是體面，因爲這是他的衛護，爲我們自己是體面，因爲我們彼此得享安慰，且得天主的聖寵，與天主的援助，實在愛德能融化同逼一切的司鐸，盡成一家的弟兄，大家一個心，大家一個靈魂，卽是共成一致，以奪取天國，再沒有比這更體面的了，再沒有比這更甘飴的了，也更沒有比此更勇敢的

了，真是應驗了達味聖王在聖詠上所說的那最快慰人心的那句話說，美哉樂哉，弟兄同居一處，*Quam bonum et quam iucundum habitare fratres cum* 這節團結的歌詞，已經歌唱了三千多年了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大家都愛唱此經，到底更是該當教他在我們身上實現了才好，所以我們不該只作一個散兵，但該當成一個隊伍，成一個軍團才對，我們不該各肢彼此離散，但是該當結成一個身體不該各顧各人自己，但該團結爲一，聚合一齊，在天主的宮內行走，我們該當同心合意聯絡爲一，真心與羅瑪聖而公會，與我們普世之公父，耶穌基利斯督在世的代表，密切結合，又該與我本區域之主教聯合，如同與宗座一樣的密切，千萬我們不要效法那個邁過自己本地主教，私自密切與羅瑪往來，作那無有價值的卑鄙聯合，這樣的聯合，就如同一個當兵的，假裝一片

忠心，抗違自己的軍長，僭越自己的元帥，私自在君上台前，獻媚求榮，以希徼倖之升賞，把遠處自己看不見的權柄，加以自己本地現管的權柄以上，爲好隨自己的便，獨立自由，這種行徑是由於驕傲來的，我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千萬不要那樣辦法，我們固然該當與宗座聯合，但是該當由我們本地的主教手內經過，因爲主教是我們直接上司，我們該當與他聯合一致，就如同肢體與頭部聯合一樣，我們司鐸彼此聯合，當如同各肢體相聯一樣，可是全是爲天主，所以天主所居的團體，總也不當搖撼，若果常是如此，世人見我們有如此高尚的團體，如此至聖的統一，他們一定必要又用聖教初興的時候的話說，你們看他們是如何的相愛呢？他們彼此都情甘爲彼此雖然受死，也不怕

quomodo se invicem amant parati sunt alter pro altero mori 求天主多賜我們聖

寵，降福我們這方光彩的教區，賞我們豐富的聖寵聖愛，好教我們彼此相愛，並愛一切的人，用能堅固我們的心，永無怨言，常居於聖愛之中，亞孟。

如何誦大日課經

Domine labia mea aperies et os meum annuntiabit laudem tuam

望主啟我唇，我口，將誦揚爾之讚頌。

可敬可愛之弟兄，當初依撒依亞先知，爲傳報天上之密旨於世上，先有天上塞拉芬愛火之天神，來到天主祭台上，焚潔其唇舌，預備其心靈，但爲預備一人秉承普聖教會之意，奉獻聖教會公共祈禱之典禮，要由至上之座前，逕達天主之聖心，只有一位塞拉芬天神之愛火，熱其心，潔其口，以盡此神聖之職，還嫌不足，還該有天主親伸其手，親開其唇舌，以奉行其讚頌。 *Domine labia mea.....* 又該在我們每次念日課以前，呼求天主的助佑，以開始舉行此神工，故每次念日課

以前，起首頭一句，必先念天主惟專於我扶佑，主速格以救助我云云
Deus in adiutorium meum intende 嘍，可愛的弟兄們呀，這個大日課的本分，不是人的本分，簡直的就是天神的本分呀，他教我們在天主前，在聖教會前，在衆人前，以及在我們自己跟前，分受了無數的責任呀，我們於此，至高至重的本分，盡的好歹，將來在審判之日，都要在天主台前，算很利害，很可怕的賬哪，這個賬於我們永遠的大事，很有大關係，假如我們將此本分，全全盡的相宜，即是將來我們受審判時，若在奉行此至聖的功課上，一點重大的瑕疵沒有，一定我們必要得救，若是在盡此本分上，有重大的缺欠，將來必落於永遠的禍患，可愛的弟兄們，這就是我在此避靜將完之時，我想要緊，當說說這
個念大日課的聖本分呀，頭一樣，我先說此本分的緊要，爲教我們在

盡此本分上，當避免懶惰懈怠的毛病，並半冷不熱的樣子，也爲教我們不要念成習慣俗套子的樣子，更是爲教我們躲避貪快與過於不用心的弊病，以至在此至聖的本分上，能生出多少至大的不好來。第二樣，我要說說這日課經的高貴，好教我們的心，我們的靈魂，盡此本分時，不但不以爲苦，反倒常常覺着光榮喜悅，故此這道題目，分作兩分講之。

第一分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多咱思想此大日課的本分時，第一，我們該看這個大日課的本分是怎樣的重大，第二，我們該看爲盡這個本分應有的聖德，第三，我們該看爲念日課經，當有的條款，我先說說，這

日課經的責任，在聖教會一總的法律之內，再沒有比此法律更聖更嚴的了，在拉特耶在第二日的公會議上，並普天下教皇主教，以及博學神師們的公議上，莫不以極嚴之詞，申明此律之重要，且莫不以此端道理於普聖教會爲一公大之端，誰犯此律，即是誰若缺了大日課經，夠了七小時之一小份，其罪已足下永遠地獄的了，然而日課經的責任，一定是至嚴的，到底要是照着他所代表的敬德，他所當有的公義，與他所該有的愛德，照此三樣重大的本分上而想，也不算是教人可驚異的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吾主耶穌全照着天上聖教會的肖像，創立了世上聖教會，他拿天上日路撒冷，作世上日路撒冷的圖像，爲教世上鐸德們，全如同天上的天神們，昇在天上無限廣大之內，匍匐於天主聖座

之前，不斷的貢獻他們的欽敬之禮，向天主讚頌說，聖聖聖，軍旅之
大主 *Sine fine dicentes sanctus sanctus sanctus* 故此耶穌基利斯督也照此美麗的
樣式，成立了爭戰的聖教會，也向他說你們該常常的祈禱，你們頭一
樣的誠命，就是接續不斷的祈求 *Oportet semper orare et non deficere* 在初
興的教友，熱心的時代，聖教會那時很覺有安慰，因為那時不拘是神
父，不拘是教友，不等待發命，他們都爭先恐後的祈禱，奉獻其唇
舌，讚美天主的祭品，那時人們，不拘在地窖內，或在監裏，全都
拿着歌唱，或是念誦聖詠，為安慰為喜樂，以了其將為主受死之餘生
，及至風波平息以後，在聖教會內，仍未減歌頌天主的聖愛，甚至那
時每日全頌一百五十聖詠猶嫌不足，以滿其熱愛之心哪。

但是後來慢慢人的熱心漸行衰弱，當此之時，聖教會為滿全此律，想

法定了命令，用此命令，好令人樂盡此責，但此命令，並非普及一切教衆，只是限於有聖品神級的人，故此凡有人欲入聖品第一級，即是要聖五品之前，聖教會向他說，現如今你還有自由，當好好的思想思想，你若是願欲向前進一步，就得終身念大日課，即是成了奉行公禱的職員了，汝非承認此條件，決不予爾此神級，汝一生的時日，都當在天主台前奉獻，作人類的代表，普世的公使，在天主聖座之前，盡此敬禮天主之職任，代行普世人所不能行祈禱的神工，此後你就要代表一城一省，或一國之人，凡不能在天主前公行祈禱之大禮者，你都當代表他們名義盡祈禱的責任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在聖五品以前，已經完全承受了此重大的職任，由聖五品之日計算，我們就把普世恭敬天主之責任負在我們身上

了，我們都要在天主前，天天代表世人，盡祈禱的責任，所以我們心口口，念茲在茲，總不要忘此責任才對，我們如果教世上的教會，作天上的教會，我們便是天上教會的天神，在奉行此責任上，所有的疏忽懈怠，與普世之人俱有密切的關係。用我們的口，或是替世人光榮天主，或是替世人得罪天主，全在我們盡的好歹也，故有人向伯爾納多說，不好好的念日課，是相反敬德至大的罪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看這個無限量的大責任，一個有死的人，負此重責，誰能不戰驚駭怕呢？因爲人，一經担負此責，便當天天向前進步，因爲在世人當中，恭敬天主與祈禱神工，一天比一天的減少，其熱心亦一天比一天的薄弱，故此神父恭敬天主的熱心，與祈禱的神工，該當按着世人減少的程度，一天比一天的增長，以補他們的缺次才是。

神父們，除了有代替大眾恭敬天主的本分以外，又還有一個公義上的責任，即是按公義說，神父們有本分當替大眾祈求，因為聖教會同我們立下了真正的合同，在此合同之下，在我們一方面，我們該當用我們的心，用我們的口，用我們的時刻，以聖教會的名義，舉行祈禱，這大日課經，就是聖教會給我們定的舉行祈禱的正式經文，在聖教會那方面說，他該按着合同，與我們應有的多少恩典，多少的特殊權利，因此之故，才授給我們司鐸之職，至論大眾那方面說，他們該遵照合同，免我們應盡的義務，並免除我們多少公益上應有的服役，使我們得一心一意的，舉行祈禱神工，他們又當供給我們多少財產，作我們的衣食住，並其他要緊和有益的需用，蓋我們領受五品之時，既許願終身服務恭敬天主，與為世人祈禱的神職，便無暇兼顧生計，只得

拋棄一切世務，一心專務天主與世人之前，替人奉行祈禱，光榮天主與救人靈魂，可愛的弟兄們，這個合同，既然一方面所要求的，全都是神聖的，一方面所要求的，是按着公道的，所以我們有本分在天主前爲世人代禱，因爲教衆的禍福，一國的安危，以及普世命運的好歹，全全關係我們的祈禱哪，我們肉身所有所用之一切急需，既是全賴教衆供給我們，我們按公道說豈可不當爲他們盡心代禱哉，天主呀，這是何等的責任呢？按着公道，我們有本分當爲他們謀求利益呀，蓋普世人之禍福全在我們掌握之內也，我們又是衆教友在天主台前之衛護，爲辦理聖教事務之欽使，爲普世有關係之重要人物，這是何等的責任呢？我們若是不好盡我們的責任，致使我們的弟兄們，即是全體聖教會受了損失，缺了當受天主的寵愛，我們將來在天主台前，都要

受嚴厲的審判，因為我們若是好好的祈禱，聖教會一切災害，及普世的禍亂，不拘是公是私，皆能平息挽回的，所以世上所有的禍亂，我們神父們，將來在審判之日，都要負責任呀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已經說了，司鐸按着本分，按着公道，他該代表大眾祈禱，如今我再說，司鐸按愛德這方面說，更當好好的代人祈禱，你們看看聖教會，當此可憐敗壞的時代，受了多少輕慢凌辱，真是教他傷痛至極，你們看有多少教友，犯罪離棄了他，有多少大惡壞表樣的事，傷他的心，有多少裂教異教之人，與他分裂，更有多少可憐的光景，使他丟臉無光呢，再看教友那方面，更是可憐至極，簡直的教世榮世樂，迷住了心目盡成了一夥瞎子，深深的投入於黑暗的深淵裏，於恭敬天主救靈魂的大事，完全漠不關心，一生一世，不顧死

活，只是爭名奪利，升天堂下地獄，全不在乎，陷於永遠死亡者，何止千萬？一人若果有些微有點司鐸之心，看此可憐的光景，能不深切的哀痛，熱切的哭求，全心全力，奉行公共的祈禱，以聖教會全體名義苦求天主，動天主之慈心麼？

可愛的弟兄們，多咱我想這個職任之重大，真真可怕，不禁的渾身戰慄，我嘗向自己說，我是一位公禱的職員，所以頭一樣，我該常常保持我自己的純潔無罪，因為聖經上說，讚美天主之詞，不合於罪人之口。 *non est speciosa laus in ore peccatoris* 本來也是，我有何面目去替別人求情呢，若是我自己招天主生氣，惹天主不待見，燃天主怒火的人，又怎能替別人息天主的聖怒呢？禍哉不忠之奸臣，彼自身尚未向主上求和，就敢替別人辦理求和的事，且彷彿自己尚覺是個無事似

的，豈不可笑？誰得罪了人，若願欲求其寬恕，必當求他朋友，向他疏通，才能打動他的心，才能辦的到，若是轉託他的仇敵，向他疏通，豈不越惹他生氣嗎？也是決然辦不到的，這是一定之理，我既是公禱的職員，我便該當防範有重罪的事，且連一總教他不悅的事，一總半冷不熱的樣子，特特是一總招他厭惡，招他非常不喜悅的事，都要防範躲避才好，如同先賢所說的若是不悅他的心，則不能息他的怒 *Si non places non places* 我是公禱的職員，所以我該是一位收心靜默，念經祈求的人，因為除非一個靈魂習慣收斂自己的心，深深投入於天上神聖，互相來往之內，決不能妥盡此職任，故此若是我之一生，盡皆傾向外邊之事，把我的時日，全全耗費在打聽新聞，辦理俗事之上，全全耗費在順私徇慾，貪戀世俗，與貪戀受造之物以上，我的祈求

又焉能熱心有效呢？亦不過就是不斷的分心走意，隨從我之腦筋，胡思亂想，一壁念經，一壁竟被幻想佔滿胸懷，致於自始至終，自己尙不知念些什麼，求了什麼哪，因爲人決不能由總不想念天主之心，忽然卽同天主聯合，也不能心內正在混亂的時候，忽然卽可平定，更不能在貪愛世物之時候，立刻就能把他的愛情，移到無形美善之上，也決不能正在貪愛世物之心正濃的時候，同時又能嘗着天上的神味，我是公禱之職員，所以我的口，我的心，並我的靈魂，全該歸向於天主，因爲一個口，既然祝聖了爲讚美天主，爲歌詠天上之詞頌，就不當屈伏於世上，也不該牽連那些俗務虛假的來往，一個靈魂既然加入歌經班裡，就不該輕褻自己，再參與世俗的事情了，更不該管理那些於靈魂無益的俗務，一個人他的心既然擔負愛天主之責，並代替普世愛慕

天主，即該包括普世教主的心意，替普世之人盡恭敬愛慕天主之責才對，他決不該自卑自賤，貪戀那些卑鄙不堪之事情，他的心尤當比這世界更高更大，即是在他愛情之內，該包括全世，彷彿聖保祿一樣，聖保祿的心，極其寬廣，能容各城各百姓，以及普世之人民，或是更該如同耶穌基利斯督有一樣的心，基利斯督，在我們中祈求，就如同首領代全身祈求一樣，我們從耶穌口內聽見了我們的聲音，也要從我們口裡聽見了耶穌的聲音才對。

我是公禱的職員，所以我當是一位聖人，因為聖事，非得聖人不該接委承辦， *Sacra sanctis* 有人述說，毆利日乃給教友講道理，習慣引用聖詠作題目，一日來到教友聚會處所講道理，乃引一句聖詠說：天主向罪人說，為何你錯行義德之路，且用你的口作証呢？ *Peccatori au-*

tem dixit Deus quare tu enarras justitias meas et assumis testamentum meum per os tuum

從這話的聲音，顯出可以想見這位熱心宣講的神父，驚怖異常，他的心中充滿了悲嘆且雙眼熱淚直流，他的哭泣嗟嘆，就成那一日很動人心的道理，聽他道理的人莫不動心回頭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當把這節聖詠的話，貼合在我們身上，他說天主向罪人說，爲何你錯行了我義德之路，你又用你的口，作証於我呢，我們該在大日課每篇上，聽此句的聲音，每次念日課經時，該把這句話，放在我們眼前，爲好教這日課經本，在我們手裏不斷的告訴我們說，你們該齊全聖善盡此至聖職分才對。

第二爲盡此高大的職任，一該有極深的恭敬，二該有至極的誠心，三該有極切的熱心， *Digne attende ac devote*

第一該有極深的恭敬，即是說每句經文都該有恭敬的意思，因日課經上的經文，都是從天降來的聖言，或是由聖教會所訂的歌經，故此在盡這職務上要有極深的恭敬，且我們誦這日課的職任，乃是代聖教會在天主座前奉行欽使的職任，就我們所辦理事務之重要言之，當有恭敬，因為我們辦的是光榮天主，救人靈魂的事，是關係普世人民生前死後身靈大益之事，就我們加入奧妙團體言之，當有恭敬，因為在此團體與我們同聲合音歌頌讚美天主者，皆是天神與衆聖人聖女 *cum quibus et nostras voces ut admittit Iubeas tepricemur* 連天上的神聖在天主聖座台前，都是戰驚駭怕何況我們？豈不更當謙心恭敬嗎？尤其是我們爲聖教會代表，其言語有無限的尊威，更該有恭敬的心，如同聖祖亞巴郎向天主說「我乃塵埃糞土，安敢與主對言？」然而我們是以聖教會全體的名義

在天主聖座前，負代表普世敬禮天主的職任，向天主說話，故此在我們的心內，當包括一總的人，在天主台前發表我們極深敬仰的心才對，我們當屈服我們自己，就為屈入於深淵之內一樣，又當用外面謙恭之禮，以發表我們內容謙抑之心，故此該有極謙的態度，該有充滿的收斂，至深的敬意，至極的服從，無限的倚靠，就如同我們有形之眼，親自看見了無形之天主，親在我們眼前一樣， *Invisibile tantquam videns.*

第二誠心，即是該用心念，實在的是，我們對於人，在彼此交際上，若說話一點意思也全都沒有，一點也不加小心，所說的話，連我自己都不知所說的是什麼，如此同人說話，一定還是大大的得罪人，何況對於天主呢？我們若是故意的不加小心，向天主祈求，向天主

說話，豈不更得罪天主嗎？天主要的是虔誠的恭敬，若是心不在焉，只嘴皮子嘟囔聲音的恭敬，不但不是恭敬天主，反倒是得罪天主，一個用心祈求的，與一個不用心只裝外面祈求的，他們所得天主的恩惠，其分別多麼顯著呢？故聖奧斯定說，祈求除非用誠心的羽翼，向上而飛，決不能達到天主台前去。

第三熱心，即是心中熱切之情，能嘗經內的神味，能保養聖善的眞誠，能發顯德行的善表，能深透天主在經內默啟的一總奧妙，熱心念經的人，必按照經內的意思而念，即是多啗經上的祈求，他也祈求，經上嗟歎，他也嗟歎，經上盼望，他也盼望，經上有怕懼的意思，他也怕懼，經上有愛慕的意思，他也愛慕，經上有讚美的意思，他也讚美， *Si psalmus orat, orate; si gemit, gemit; si exultatur, exultate; si sperat, sperate*

si timet timeo 這樣的熱心，在一總的祈禱上，是根本緊要的，因為這是在天主台前，用此祈求之禮，代替普世之人，盡欽崇讚美感謝贖罪求恩之禮的本分，因為世上受造之物，都該欽崇讚美天主的無窮美善，都該為他們所受之恩，有知恩的心，都該為世人所犯之罪，贖罪賠補，且為聖教會都有本分祈求，為世上的急需為罪人回頭，為外教人歸化等，那一樣不該當祈求呢？在靈魂上，在肉身上，有如此的大關係，有如此的大益處，聚集一塊，催逼我們，要求我們，告訴我們，該有多大的熱火，以焚化以催逼我們的祈求呢？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敢請問於你們，我們念日課經的時候，是否如此？我們為盡此尊高的聖責，亦有相當的恭敬否？為念日課經我們也常常挑選相宜時候，相宜地點，在起首念日課以前，我們也用心趕除

我們靈魂內各種雜念，爲充滿信德的心否？也妥備本日當念之經，好好的收斂我們的心否？在念日課當中，我們也好好的保守了外面應有的端莊敬畏否？也爲避免分心的事，用心敬意否？我們也東瞧西看以招分心的事，我們也避免了貪快的毛病否？即是念的過快，聲音字句，一點也不清楚，巴不得立時即完，了草塞責否？我們也躲避那些無緣無故，即同人說話，或是即辨別的事情，與不斷的間斷否？我們也避免我們心神散亂，恨不能快快的念完，急速出堂，好同人說笑，好快快脫卸此麻煩之本分否？哎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看小說，念世俗的詩詞文章，甚覺有味，我們有時竟與所念所閱的精神統一，深入於那文詞所題理想之內，致於如同他的靈魂，成了我們的靈魂一樣，如今爲念聖詠，爲念天主與聖教會所訂的歌經詞頌，我們多少次，可是

冷清至極，無味至極，咬，司鐸們呀，這真是我們的羞恥呀，我們真當愧死呀，故此我們譚論世上所愛的事，常是在先譚論天上之事常是在後，在此兩樣譚論之間，比較着，真是大火的顯出分別來了，我們坐在巴比倫大河之岸，即是坐在世福世樂，隨流而過的虛偽當中，我們尚不知傷痛流淚，我們更不認得西婉聖城，是我們的本鄉了，我們也不知道斯世乃竄流之地，涕泣之谷了！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當拿更好的志願，爲好好的念我們的日課經，這是我們本分，命我們所當作的事，也是他的尊貴體面所要求的。

第二分

可愛的弟兄們，接着以下三樣的意義，在我們的眼內，能看出大

日課的尊高來，卽是念大日課，爲我們是一個光榮，念大日課爲我們是一個恩惠，念大日課，爲我們又是一個安慰，是一個光榮，因爲他高舉我們，是一個恩惠，因爲他能使我們成聖，是一個安慰，因爲他能爲我們把斯世竄流的苦患，變成甘飴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爲懂得大日課，教我們得的光榮，我們當思想，一差委我們的權位，二我們奉委所求的是什麼人，三我們受命所辦的是什麼事，一差委我們的權位，不是別的，就是聖而公會，耶穌基督督最寵愛的淨配，普世萬國的主母，這聖而公會，能向全球發佈命令，雖然世界終窮？他的國也永遠存立，不能滅亡的，他的權直達於天，他所赦的，天上亦赦，他所保留的，在天亦保留，這個奇異的大權，把我們舉到至高的地位，加在衆人之上，把我們作天主與世人間

的中保，作造物主與受造之物中間的代表，普世的中保，萬民的大父，這是多高的地位呢？欽使的地位大小，全在乎他的使命與差委他的地位大小，哎呀！，我們奉行公禱的職員！我們有本分念大日課的司鐸們！我們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大呢，一切天朝神聖，莫不尊敬我們，多咱在我們手內捧着日課經本的時際，就如同我看見無數的天神圍繞我們，恭敬我們，一如擁護尊敬所代表的聖教會吾主耶穌聖配一樣啊！這是何等的尊大呢？然而尚有比這個更大的哪！即是我們奉委所禱求的天主的權柄，更是多大呢？我們求的不是別人，乃是萬王之王，永遠生活之大主，我們每日七次進入他的聖堂，親接他的聖容以聖教會代表的名義，同天主對面言談，在此聖地，連賽拉芬至大的天神，都覺着戰驚股悚，我們竟不揣冒昧，敢倚敢靠天天向天主大胆言談

，且蒙天主格外矜全，常常俯允我們肯聽我們的祈求，且同我們言談，真是情懇至極，真就如同淨配從心所發之聲音，直入於淨夫之耳，打動他的心懷一樣啊！聖教會爲何委派我們念日課呢？我們的使命是什麼呢！噫，可納罕的新奇呀，我們代表聖教會到天主台前，奉行天神在天上所做的事情，即是拿我們的聲音，聯合天神的聲音，拿天神的歌頌，混合一氣，一口同音的，唱天上永遠的「亞肋呂亞」，歌唱天主的光榮，天主的上智，並天主的尊高廣大，永生永王於無窮之世。我們又奉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使命，天天我們在祭台上所作的天上的事，這就是說的是在天主台前奉行欽崇大祭，以心以口代表一切受造之物，欽崇感謝天主，無上的尊威，奉獻聖體大祭，感謝天主慈愛，在天上地下並在煉獄中，所施的一切洪恩，奉行贖罪大祭，息

天主義怒，補償天主受的凌辱，奉行求恩大祭求天主矜憐世人的急難，並賞國家與地方平順，又爲聖教會求光榮，並廣傳普世，使天主的日課經呀！凡熱心念你的司鐸，真是可讚美的，你是天主的榮福，聖教會的喜樂，贖罪聖教會的援救，爭戰聖教會的希望，你又是地上的豐富，空中的清爽，罪人的回頭，憂苦的安慰，脫免諸惡的良方，湧流諸善的寶泉，你又是普世的救贖，萬國的福樂與安和，從前先知在一曠地，見了好些枯骨，這是表的我們教衆，全被私慾偏情的風浪吹乾，他又預言說，那些枯骨，又全全湊合了一塊，但是缺少活動，這又是表的我們所講的道理，雖能得一點感動人心的益處，但仍不能教人回頭，後來先知祈求說，天主的聖神降福罷，四面的風請你們吹來，吹到這些死亡之人身上，使之復活，那些枯骨一聽這話立刻就全

聚合一塊，各歸本位，復用筋肉皮血連合成一，從地上起來分班而立，各持兵器，各按隊伍的行例，同三仇作戰，這就是先知的預言祈禱的神力，這真是個痛淚哀號，熱心念日課的體面的預像，如此熱切念日課經的司鐸，必能使所屬的教衆，在信德上復活，然而這還不過是一些小小的光榮，尙有更大的榮耀，即是我們同天主三位一體，在一樣的意思，一樣的讚頌，一樣的爱情之上相合，常常不斷的，在此流徙的世界，同天主聖三，用他永遠彼此讚美之詞，來回讚頌的說，天主罷德肋，天主費略，天主斯彼利多多，吾願其獲光榮，云云。這句讚頌之詞，在有萬物以前，他們就彼此常常的說，厥初如何，今茲亦然，以待永遠，及世之世亞孟爲此我們當與天主物爾朋有一樣的心，一樣的口讚揚天主的美善，就如同他與其永遠互愛的聖神，一樣的讚

美他的大父，哎呀！看來實在大日課經，能夠光榮我們，尊大我們呀！

可愛的弟兄們，日課經，既然是這樣的光大我們，然而他越光大我們，我們越當成聖我們，因為他不但教我們該當是聖人，而且還給我們成聖的法則，聖文都辣說，善念日課經的人，必能成聖 *Cura officii dicitur*

gens maxime vite integritas 每天不但於神生之路上來往，且更要在神生之路上，大向前進，一位司鐸，每天照時刻念日課，他就是把天主忘了，也能提醒他，叫他想起天主來，就是分心外務，或是在盡熱心的工課上，有些疎忽，也能喚醒他，教他回心向主，如此念日課經，能教我們發生活潑的信德，發完全恃主的心情，能在我們心內，使聖愛的火，加增新生的光焰，及至到了我們念日課，盡此奧妙本分的時節

，能得天主另外寵佑，能啟發我們其中的奧妙，並能教我們嘗得其中所蘊德行的神味，又能保養那些先知所預言的，宗徒所思想的，與聖師們所記述的一總熱心事業，於瞻禮的日子，能振作我們的精神，恢復我們的熱切，因為在日課經上，有多少聖人，用他們奇妙的表樣，齊全的行實，置於我們的眼前，提拔我們的精神，天天達味聖王的聖詠聖歌，由我們口內經過，在我們心中灌上極深的敬德，極熱的愛情，並感動我們，厭惡此竄流世界，貪望天國更加熱切，又教我們愛慕天主的誠命，愛慕服事天主的本分，並愛慕天主之聖殿，又教我們愛慕一總成聖的行爲，成聖的善念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一個人天天由他的舌上，經過這些聖言，由他的神魂經過這些聖念，由他的心內，經過這些熱心的感想，經過這些聖德的表樣，他能夠不成聖人嗎？可愛的弟兄們，

決不能夠呀，非成聖人不成啊！所以不拘那位司鐸，祇要他念日課經，念的真是盡善，他一定能救自己，也能救別人，我說念的真是盡善，即是念的該恭敬，該用心，該熱心，*vigilantia ac devote* 可愛的弟兄們，除此以外，熱心念日課經，還爲司鐸在盡他的苦患職任上，是一個安慰，因爲司鐸一生不免艱難困苦，但我說有安慰，可不是對於那些念日課經，一點也不用心，一點也沒有恭敬的意思的司鐸們說的，因爲他們念日課，常嫌工夫太長，恨不能立時就完，總是越快越好，一點也不盼望熱心好好的念，這日課經，爲他們真是麻煩的重任，真是一件壓他們的千斤重載，一定這樣不好念日課經的，該當受天主公義的罰，又那裡能有安慰呢？但是我說有安慰，是對於熱心的司鐸說的，他們念經常是心口如一，口念到那裡，心就隨到那裡，這樣

念日課經的司鐸們，爲他們念日課經，這就是勞苦中的歇息，苦患中的安慰，並在這一日之內，是個光榮，是個福樂的時候。

念日課經，爲一位熱心的司鐸，是多麼快心的事呢？在此涕泣之谷，常能不斷的歌詠天上本鄉的歌曲，在這世上，能作天神在天所作的事業，豈不是最甘飴最可樂的嗎？*quo beatus quam hominem in terra con-*

ventum angelorum imitari 就如同聖奧斯定之心，被天主之歌曲天主之詩詞打動，至於流淚，並被聖教經言的甘美激動他說，我的天主呀！你的詩詞，你的歌讚，使我如何痛哭呢？你聖教會甘飴的聲音，使我喜樂非凡，*quantum flevi in hymnis et canticis tuis, Deus meus, surge sonantis Ecclesiae tuae vocibus commotus alacriter.*

多咱一位司鐸，誠能以信德念此欽崇天主，讚美天主，與歌詠愛慕

的詩詞，併感謝天主愛慕天主極奧妙的經文，便感想自己成了天上之人，這樣讚頌其所愛之天主的美善，咀嚼聖詠中的真實意味，真是有福的，所遇見在職務上的困難時，在罪人不回頭，不服管，與不拿救靈魂當事，或是有時心中實在苦痛傷心的時節，一念日課經，便理會將來有多大的賞報，立刻就有了安慰，

Torente voluptatis tuae, potabis eos, inebriabitur ab ubertate donus tuae 人若求天主早晚必從天上降下豐富的雨露

來，因不拘誰真心倚靠天主，天主決不負他們所望， *In te Domine, spera-*

vi non confundar in aeternum 若是遭毀謗，被妄証，受人凌辱謀害之時

，能在聖王的話語中，找出多少一類的事情，見這些事情，不但於我們無損，反是一個光榮，達味聖王在世時，很遭過這些凌辱，我們如今與聖王走一樣的道路，就如兩個朋友，同受一樣的艱難，一樣的試

探，同受一個舌頭的祇毀，同是一樣的難受，然而聖王說什麼呢？他向天主說，世人的風言風語，還能少的了嗎？ *Narraverunt mihi iniquitates sed non ut lex tua* 又說，世人說什麼好歹豈足靠耶 *Pronum est confidere in Domino quam confidere in homine.* 又說，世人之惡，世人之嫉惡善人，豈能長久耶？ *Heu incolatus meus prolongatus est habitavi cum habitantibus cedar multum incola fuit anima mea* 又說，我們的父親，我們的母親，也不能久生於世， *Pater meus et mater mea dereliquerunt me* 又說，我的朋友我的知己，豈有永久不能離別的吗？ *Beati qui habitant in domo tua Domine* 我今所哭之人，全同我離別，他們如今去到天主宮殿等候我去了，蓋從這苦世界，先離去之人，真是有福的，由達味聖詠的這些意思看來，凡熱心念日課的人，什麼艱難困苦的光景，都能在聖詠上找出的安慰

的話來，使我們轉憂爲喜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愛這大日課吧，要天天極恭敬，極熱切的念吧，因爲我們對於念日課，既負重大的責任，便對於時刻預備妥念此日課，亦有重大的責任，但我們念日課，爲盡責任外，當有光榮喜樂的意思，因其於我們極有光榮，極有安慰，且有助我們成聖的力量，又當用極恭敬，不可過於貪快，更不可有不正的樣子，致把這極尊貴奧妙的本分，鬧成毫無意味的俗套子，我們又當以光榮的心，以愛慕的心念之，該將讚美天主，爲聖教會祈求，爲世人代禱，爲自己事主救靈的事情，當一個光榮，甘美的事情，吁吾主天主，我懇求爾，用我全心全靈求爾，俯聽我的祈求，使我們主教所屬的一總的司鐸，全都好好的作彌撒，好好的念日課經，我別的不求，祇求這兩樣恩典，

爲你好受享光榮，你的萬民得救，並你一總司鐸都成聖人，更大顯你的光榮，亞孟。

聽告解

今天我們講道理的題目，是論聽告解，第一論該如何熱切施行此解罪的權柄，第二論該如何盡此神聖的本分。

第一 該如何熱切聽神工

弟兄們，再沒有給人聽神工這本分，更尊貴，更能引人爲善的了，所以不拘那位司鐸，但分在他的心內，愛德尙未完全死滅，莫不該當愛盡此本分，按實在說，這告解聖事，爲靈魂當有多大的益處呢，所有的益處，真是不能說盡，比如跌倒者扶起之，有疾病者痊癒之，死於聖寵者，復活之，已陷入地獄之險境者，挽救之，因罪閉於天

國之門外者，而與之開啟，良心不安者，安靖之，靈魂有不安之疑慮者，則光照之，有憂苦者，則安慰之，總之，靈魂不拘處何境遇，祇要妥當辦了告解，無不得享良心的平安，且獲真福的希望，是以一人真有愛德，見其能辦這樣的善事，能不有大心火嗎？一人從天主手內領下赦罪的權，這個權柄，爲人是多麼尊貴，爲靈魂是多麼要緊，實實在在只有天主才能赦人之罪，除非天主誰能赦人之罪呢？如今人竟有如此的大權柄，而不能善用之，一定將要與那把主人之元寶，埋在土裏，不能生利的懶惰僕人，受同樣之罰。

凡有管人靈魂之責任的，如同本堂或是副堂等，他們若是不善盡此責，除了枉受尊權之罪外，尚有缺本分應得之罪，凡一堂口的熱心與否，好歹，如何，全在善於聽神工的司鐸，能教全屬教衆，都化爲

善，能教他的堂口，大發熱心的光彩，大顯純善的風俗，能使人人都修堅固的德行，能使各家都是一心和睦，能作多少的熱心的善功，更能引領人靈，都向齊全聖德之路而行，反之，若那些懶怠司鐸們，他們聽神工沒有心火，或是不聽，或是敷衍，一定他的堂口，必要敗壞，有一賢人曾說，我路過懶怠人的田裏，我見他那田裏，滿地荒蕪，荊棘惡草叢生，將他所有禾苗，盡皆覆沒枯槁而死，這真是一個不善於聽告解司鐸的堂口之可憐之影像，一個堂口，無有好聽神工之司鐸，一定德行必要減少，甚至絕斷的毛病自然重新而生，有些罪人，本該提醒勸勉，但懶怠的司鐸，什麼也懶惰說，有時罪人本該教他作點相宜的補贖，遲緩幾天，看他真有回頭的心，再給他施行赦罪之恩，但懶惰司鐸，爲脫自己麻煩，好歹念了赦罪經，有些罪人，雖

然告了罪過，領了救罪之恩，但有時按光景，按規矩，仍當勸他，還該命他過幾天再回來，以備審查，以行判決，但懶惰的司鐸，遇此光景，什麼也不說，好歹的即任彼而去，至於他的靈魂，能救與否，他全不管他，越不回來越好，越省着後來再生麻煩，他於聽神工，多咱也沒有好氣，以致罪人多不敢上前，況且多咱有人來，求他辦神工，他不是拒絕，就是遲延工夫，必得等候多少鐘點，方能見他的慈顏，有些熱心的教友，狠要緊他的明白導引，他的鼓勵相幫，更要緊屢次的常辦神工，以圖前進，但是這位懶惰司鐸，竟用幾句空洞無味的話語，冷淡的態度，使教友聽着，心內發冷，嗣後再也不想同他辦神工，然而他因此反更覺高興，以爲他們越不來找我，我越多歇息歇息，一個堂口到了如此的光景，一定熱心的教友，不說一個沒有，即有

也不多啦，領聖體自然更是少了，一個堂口沒有勤辦神工，勤領聖體的，私慾偏情自然必要長大，毛病也是必要加增，總而言之，一個堂口，沒有一個好聽神工的神父，真是可憐的堂口，弟兄們，我們於此重要之點，好好認識我們的責任，頭一樣，就是一個聖責任，又是一個公道的責任，是以我們所管的教友，不拘是誰，不拘多咱，據理來求我們開工，我們都當慨然應允，總不許推辭，多咱顯出一點不好氣色來，那就算拒絕他們，不拘是誰都不當拒絕，若沒有真正大原故，總不許令他們找別的神父們去，因為不能命人發倚靠信仰的心，既然他們信賴我們，我們就該為他們盡心，若是打發他們到別的司鐸前去，因他們若是不信任那位神父，不敢老實告罪，以致冒領聖事，這罪該歸我們，我們將來在天主前，當負責任的，不但不許拒絕，且當定

出一個適宜的時候開工，務必以教友方便合適爲宜，總是設法不教他們多等候，多耽誤工夫才好，是以在耶穌聖母各瞻禮之日，或每主日，設法引領他們來辦神工在一個堂口，勤辦神工勤領聖體的多，是我們的光榮，是本堂教會熱心興旺的憑據，也是爲提倡教友根本的法則。

聽神工不拘在何等人前，都該有一樣的熱切，第一，對於小孩子們，爲保存他可愛靈魂的純潔無罪，該當教他們一到了七八歲，或六七歲，就該當學習告解，給他們聽神工的時候，也當顯出嚴肅樣子，爲好教他們知道，恭敬聖事的意思，也是爲教他們懂得如今不是鬧着玩，不是耍笑的時候，到底可該當帶着慈善的面目，爲教他們不怕，教他喜愛，又該當帶一副熱心的神氣來，爲好教他們有敬畏天主，愛慕天主

的心，也爲教他們知道點修德熱心的滋味來才好，孩子們不開頭次聖體，卽是不到十來歲，不給他們聽神工這是故意留着毛病，隨便長大，任其私慾偏情漸漸強勝，漸漸能敵聖寵神恩，這就如同火之初燃，不卽撲滅，必待燎原再行灌救一樣，再比如一顆小樹，不知修理，及至長成大樹，再想整理不是晚了麼？又比如一塊美田，當野草初生之際，不知芟除，及至根深蔓固，再想鋤去恐不易易了，是以小孩子們，一過六七歲，一懂得好歹，卽當演習辦神工，但爲聽他們的神工，該當指引他們，教他們知道，當恨他們所告的罪，也教他們喜歡相反那罪的德行，更該給他們講解痛悔的意思，好引他們發真心的痛悔，多啣體驗他們，有足夠的程度，卽給他們念赦罪的經，雖然他們只有小罪，祇要他們知道痛悔知道告明，也當立刻給他們赦罪，切不可無緣

無故，缺他們的聖事的神恩，若他們所告的是大罪，更該給他們念赦罪經啦，爲何教他們在有下地獄危險之地步上站着呢？爲何留他們在大罪的地步逗遛着呢，爲何任他們在魔鬼權下，受魔鬼的擺弄呢？故此每年至少當給小孩子們聽個四五次神工，及至開了聖體，可每月一次，或亦能勤辦神工勤領聖體，蓋小孩子們勤辦神工，勤領聖體，是保持他們純潔無罪至好的方法，特特的當現今不好的時代。

第二，給窮人們聽神工，司鐸對於窮苦的人們，該當用熱切愛情聽他們的神工，因窮苦人是天主更寵愛的。有多少司鐸，因熱心聽窮苦人的神工，格外受天主降福。吾主耶穌把窮苦人放在他的職任第一級上，他說：我來爲傳報福音於貧者，*Pauperes evangelizantur* 效法耶穌，是我們的光榮，我們的本分，就是可憐哀矜他們的可憐的靈魂，比可憐他們的

肉身，更爲緊要，這個本分，在他一方面看，更覺有感，因爲給窮人聽神工，更有超性的爲頭，效果更大，說話也更能隨我們的自由，比給富貴人聽神工危險更少。

第三，給病人聽神工，我們對於給病人聽神工，有人來請，或是有人告訴我們，我們立刻就當起身前往，因爲有時五分鐘的遲悞，或一分鐘，即能成那人下地獄的緣由，到了那時我們該如何後悔呢！該如何良心不安呢？且以後該屢次來回到病人前，爲看顧他，相幫他，更是爲勸勉他，若看着爲他要緊，再多辦幾次神工。

第四，給一等熱心的人辦神工，這等熱心的人，爲一個堂口是很有益處的，他們爲本地能多多的祈禱，能立好些善表，能相幫本堂，作好些善工，比如爲教訓不明白的教友，爲看顧病人，爲守臨終，

爲引導新教友們，這些人，是吾主耶穌托付我們的至寶，使我們盡力替他修理，替他保護。是以我們有本分該當按着吾主的聖意，盡心管理那些熱心人的靈魂，引領他們走齊全德行的道路，這等熱心的人，每主日辦一次神工，很不算過於，祇要他們有心前進，真實的盼望，且至多不過兩個主日，必要辦一次神工，爲的是好能照着他的盼望，勤領聖體，設無真正緣故，總不當阻止他勤領聖體，因爲停止人領聖體，不但不能助其改過，且有時更教人失望，有等司鐸們，他們瞧不起這些熱心的人們，說他們是假熱心，還不如平常的教友哪，誠然假熱心固然是可薄斥的，然而什麼更比真熱心是更可尊貴的呢？然而爲何真熱心的太少呢？不是我們司鐸聽神工的時候，沒有用心引領他們善行德行的道路，且懶怠管理他們，有時候更是嚇唬他們，致他們

錯行歧路嗎？

第五，聽大罪人的神工，司鐸在大罪人前聽神工的時候，該有愛情，本來人都不願欲聽此等人的神工，因為這等重罪的担子，置諸誰身上，誰都不免棘手，不免為難，雖然這樣，但當着他們跟前，一點亦不當發顯有不喜歡有怕麻煩的樣子來，且常該顯出慈善喜歡的樣子才對，是以當着他們有不爽快的時節，我們該常去看顧他們，當着他們遇見不順之事時，比如死了一個最親愛之人，我們當去安慰他，因為這都是天主用為提醒他們回頭的好機會，若是借此機會，能引他們回頭，為我們是多大的安慰，多大的榮耀呢？

第六，聽婚配聖事的神工，我們聽這等神工，不可不用心，因為有些人當此光景前來辦神工，並非有解罪的真心，亦不過來為得一

個解罪的憑証，好領婚配聖事而已，司鐸知道他們沒有辦神工的眞意，也就不用心成就他們了，這樣的辦法，這樣不用心聽他們的神工，這是一個頂大的不對呀，這是堅固他們不好的成見，這是教他們嗣後常常拿着辦神工，當一件可惡的事，是以妥善的辦法，雖不能給他們念赦罪的經，然而仍當設法提醒他們，盡心教訓他們，設法教他們喜歡，教他們愛聽，爲的是後來多咱天主的聖寵，一旦打動他們的心，或是死的時候一旦來到，他們就甘心望領告解救罪神恩了，在這樣的辦神工人前，在聽他們的神工的時候，該當設法教他們明白聖事的益處，聖事的效驗，妥領聖事能保他終身幸福，能保他們終身和睦，能教他們彼此相親相愛，能保他們終身盡他們的夫婦的本分，如此的提醒並們，如此的教訓他們，好教他們將來也長點信德，也能有回頭

的盼望，假如此時，用我們賢智的話語，慈善的表樣，能感動他們，即刻有真心悔改的意思，也能立刻給他們念赦罪經，倘若看他們的光景，不能得赦罪神恩，如此的開發他們，他們一定也是滿意我們的教訓，雖然當下沒有什麼效果，但日後若是遇見什麼機會，也許收美滿的效果。

第二 該如何善盡此聽神工的本分

在這聽神工上，該分兩樣責任，一樣是聽神工的司鐸，於此本分上先當設法救自己的靈魂，一樣是盡心救辦神工人的靈魂。

第一，為救自己的靈魂，第一他該當多多的在自己身上，警醒防範，因為在盡此本分上，能夠在幾個辦神工的人身上，有分心牽戀的

危險，起首本來是結記罪慮他們靈魂的事，慢慢不久即變成世俗肉身的事啦，什麼不好的思想咧，或是腦子內虛想像咧，不正的貪愛咧，什麼不淨的喜悅咧，什麼虛假的感想咧，種種犯罪的危險。若不加意防範，很不易躲避呀，所以有多少神父，在別的事上不被世人搖動者，竟在懺悔所內，喪了自己的靈魂，故此聖教會心中實在傷痛，不得已定了多少相反此罪的律法，以罰此罪也， *Contra sollicitantes* 第二，在同他告罪的人前，該當極其謹慎，總不許同他們過于親密，因為過於親密，過於熟識，必要減少恭敬的心，因為熟慣的緣故，彼此害羞的心，也要減退了，心一搖動，就要招誘惑了，誘惑不退，自然就要跌倒了，豈不可懼麼？所以我如今因天主聖名，向你們說，你們不要同你們辦神工的人親密來往，凡能拉你們心的地方，你們總要竭力躲避，不

要借着給人講解，或是指教什麼熱心的假由子，作爲接見談話的真勾當，以凡能教人看着壞表樣的來往，都該當躲的遠遠的， *cuncta muliere*

sermo raris brevis et austerus

多叫我們理會同我們辦神工的人，有牽戀

我們的意思，若有別的神父，我們當設法教他們上別的神父跟前辦神工，否則我們在聽他們的神工上，要多加倍的嚴重謹慎，第三，除了謹慎與嚴肅外，當有聖德的行實，常與天主連合爲一，常該在聖籠的地步站着，不然，聽多少神工即犯多少褻聖的大罪，又當有堅固的德行，不然不斷的聽那些污穢的罪過，不免要髒污自己的靈魂，因人若是常吸那朽腐穢爛的臭氣，免不了要染受毒氣。又該謹守自己五官，以保自己的聖德，否則必要被世俗惡化，即是必要觀情顧面，遇見該說時不敢說，該阻止的事不敢阻止，即是特特的在幾個人身上，總

也不敢說個不許 *non licet*。又該是一個德行全有的齊全聖人，否則不能表率衆人的靈魂，沒有聖人不能引領聖人，自己沒有聖德，必不會教給別人成聖也，一個人其自身不能被天主聖愛打動了心，他多咱也不能打動別人的心，凡是從天主聖愛所感化的，才是一件特寵神恩，才能感動別人有真正信任他的心哪，才能壯胆怯人的力量，才能教人的良心享真正的平安，才能引領罪人真心回頭，更能教他們真心倚靠，且教他們嗣後拿勤辦神工，勤領聖事，勤行熱心的神工，並拿爲扶持他們軟弱的各等聖事，不但不以爲難，不以爲耻，反教他們拿着當喜歡，領着當光榮，願意成聖人，願意保存自己，在聽神工時，不受沾染，如同古時三聖童在火窖內，不被焚燒一樣，願意教罪人真正回頭，非會用熱心的祈求天上的聖寵神恩相幫，我們保持我們，決不能

成功，是以聖德的神師，在聽告解以前，必要祈求，在聽神工之間，還是不斷的祈求，把自己常放在天主台前，不斷舉心向天主，及至聽完了一個神工，再聽別的神工，他又熱心祈求恢復自己的熱心，並振作自己的愛情，在神工內若遇見有什麼爲難的問題，或是覺着有點誘惑，他更要祈求天主，作他獨一的倚靠，如此聽神工，必能救己也能救人。

如今我們再看看爲赦告罪人的靈魂，該作的事情。

弟兄們！你們都知道這聽神工的職務，是衆藝爲首之藝，（是精妙之藝術）*Arts artium* 聖額我略納西央說，誰要用一輩子的經驗，到老年時能得一個引領靈魂的密訣，是有真福的，講此至不易的問題，我們當按次序分開說，一在聽神工前該作什麼，二在聽神工之間該作什麼

，三在聽神工之後該作什麼。

一在聽神工前，凡是天主打發來的向我告罪之人，都該當一樣的接待，切不可挑此揀彼，推三拒四，更不該當顯出喜歡聽這幾位，不喜歡聽那幾位的樣子，更不該設法找所喜的，攏絡到自己神工格裡，教人看出有偏此偏彼的心意，當知爲辦神工，該當給教友挑選神師的完全自由，他們離開我們，爲找別的神師辦神工，該當隨他們的便，一點也不許顯出有不悅的意思來，他們若是一次兩次或是後來常常不同我們告罪，我們見了他們，該當好好的待他們，且更該發顯出心滿意足，很讚成的樣子才好，按着謙德說，我們該想別的神師，都比我們強，按着良心而論，我們該當喜歡，因爲這是與我們減少了責任，按着靈魂的益處說，爲他們是很要緊，能夠換一換別位神師聽他們的

神工，決不該怕我們的不喜歡，是以聖教會，願欲在修會的修女，每年至少當有幾次換一位別的神師，聽他們的神工，因為恐怕那些天主所揀的修女們，常常在一位管他們的神師前，有碍口不好說的罪，致蹈冒辦神工的危險，既然修會尙能蹈那樣的危險，何況世俗場中的人呢？所以在一個堂口，總當想法請幾位別的司鐸，給本處教友避避靜，借避靜機會，教他們辦辦總神工，因為恐怕他們素常在本堂神父前，有不敢告的罪，有良心不妥的地方，是以有別位司鐸來了，教友願意向他辦神工，豈不更好麼？竟有一等本堂，見教友同外來的司鐸辦神工，他就嫉妬，好像奪了他什麼光榮一樣，很不高興，很不痛快，像這樣本堂，真不知他是何樣心腸，但有德行的好本堂，決然不能是這樣，好本堂在他的本堂口，常請外來的司鐸，到他大堂裏聽神工，

且向一總的教友聲明的說，你們誰願欲同別的不拘是那一位司鐸，祇要有權柄，同他們辦神工，我是很喜歡，我很讚成，教友若是得了這樣的寬免，我們體驗每次遇有此機，爲他們真是知是有益，爲接待此等代勞的司鐸們，或是他自備，或是大家公攤，全隨他們便當，既然許教友隨便向那位司鐸辦神工，但嗣後不要使人看出來，有偏愛同自己辦神工的歧視，向他人辦神工的樣子來才好，再說，平素聽神工更要緊的，該當一體相待，不可厚此薄彼，不可先此後彼，該當有個先來後到，不可彼此爭搶，該設法教他們按着先後到堂的次序，先來者先辦，後來者後辦，除非有真正要緊的理由，比方女的先讓男的先辦，熱心的教友先當等候一會，讓那些平素不愛辦神工，要緊該辦的大罪人先辦，不十分忙的人，當教那些家中實在沒有工夫，好容易得

會工夫來辦神工的先辦，除此以外，總不當相反所定的次序，總而言之，爲避免有厚此薄彼的嫌疑，該常加十分的小心才好，末末了，在聽神工以前，第三本分，就是設法別教來辦神工的人等候我們，這辦神工的事，本來爲他們就是夠麻煩的了，不該教他們等候；更加他們的麻煩，我們的時已是不屬於我們的，乃屬於人之靈魂的，我們該當付給他們。

弟兄們，如今我們到神工閣子內，去往神工閣子時，該具一番端莊熱心的神氣，眼目不當東瞧西看，也不當查視有多少，或是有什麼人等待告罪，聽神工的時候，不拘多大工夫，常該守此莊重的威儀，坐在神工閣子內，頭一樣本分，是不可改變良善，因爲我們替耶穌基督督的良善的地位，該有善牧的慈善，總不許鞭打那些迷路的亡羊

，但該當普養他們，該有蕩子之父慈愛的心腸，喜歡的流淚，接迎已失落的敗子，我們的良善，就該如同羊羔在狼羣裏的一樣良善才對，我們若是於此點有缺，致人說我們沒有忍耐，說我們太利害，或是教人看出我們不痛快，不喜歡的一點形跡來，這便是我們沒有爲父的慈心，如此最能使罪人寒心，嗣後真不想回來辦神工了，或是使其害怕有罪，不敢告明，以致犯冒告解的大罪，嘗見有些老年人到了臨死的時節，才把在初次開聖體時，所隱瞞的罪吐出來，查其瞞罪之緣由，只因聽神工的一句話，或一個不痛快的樣子，在他們隱密的心內，已經來到嘴唇上正要告那個罪的時候，教神父一點發怒的氣色，給嚇唬回去了，致終身不敢告那樣的罪，也就如同有些人，起首本想着瞞罪不告，後竟因神父的良善言語提醒，感動着老老實實的辦了妥當神

工，這就如同教宗良第十二，在他爲放如比來翁大赦時寫的書信說，有些辦神工的，雖沒有妥當預備，也能教他們辦個妥當神工，祇要聽神工的神父，會用心，會良善，會用忍耐的法子，好好的同他們接洽，我知有些粗野的人，你提醒他們，他們或是野蠻的樣子，拒絕不聽，也有些人爲一樣的罪，或是爲不要緊的事，來回的述說，實在討厭，也有些人辦了又犯，犯了又辦，教聽神工的神父聽之，實在無慰，更有人不老實，不聽命，或是過於小心眼，教人實在沒有法子辦，到底遇見那樣的光景，我們仍當忍耐良善，也不當暴躁發怒，就如同一位醫生，不會治病人的病，不該嚇唬病人，但該聽聽病人向他說什麼，再慢慢的按着他的話，良善的樣子答對他，到底我們有時該當加小心，多問給婦女聽神工的時候，我們固然也當良善，但良善之中，又

當有莊重威嚴的態度，切忌過於柔和，深恐動他們的極其可憐極易搖動的心，我們該常常保住忍耐的恒心，不斷自問說，若是我當當此懺悔告罪的地步，我願欲別人怎樣待我呢？不拘什麼罪過，我們都當用我們的眼淚，給他們洗滌，如同聖盎博羅賓說，我們別忘了我們的軟弱，又如伯多祿達米盎聖人當此光景說，假如我當此重大的誘惑，恐怕我比他們跌的更重，從此可知，我們當時刻不離良善忍耐的德呀。

以上所說的，是在神工內第一本分。第二本分，就是用心詳察向我們辦神工之人，其良心的光景，好醫生該用心診視病人的病勢，以便下葯，用心聽病人陳說其病之光景，有不清楚或是有說不到的地方，再細細的審問，我們聽神工也是一樣，我們先該用十分的心，聽他

說什麼，略微有一點的分心走意，就能成一個錯斷，冒赦或相返公道的緣由，或是至少當命告解的人，在此最令人不欲說的事上，已經說了，重新再告，這樣出於無奈，已經告過一次的罪，又當重說，豈不令人難堪？我們聽神工的時候，不在每條罪上，都要分別檢查定斷，但是該把所告一總的罪，攏統起來，加以查考，見其良心光景如何，預備的怎樣，因按他所告的罪上，可以看出他是什麼人，平素是個順從私慾，或是克制私慾的，然後看有說不到的地方，再問問他們，辦神工時候，神父不好好提醒，不用心審罪人的良心，這樣辦神工，也不過落個熱心虛名，其時毛病更要增大，聖事不但無效，反有冒領的大罪，反之，可憐的教友，若遇一位會提醒的好神父，便喜樂非常，且怨嘆的說，沒有早早經過這樣明白神父指教，以致糊塗至今。

我們可當懂清，不是說的一總的人，不拘是誰全該審問呀，那樣的審問是糊塗，是欠明智的，然而該當問那一等人呢？第一該問那些恐怕於聖教要緊信德道理，還不知道的教友，因為有好些教友，有這樣的危險，特特的是新入教者，第二該問那些不知道，或懈怠於自己本身本分的人，該提醒那些不會預備的人，與那些心中過於散亂不認識自己的人，還有一等人，平素很不熱心，很不守規矩，及至到了辦神工的時候，什麼也不告，差不多連一點罪也沒有，像這樣的神目昏迷的人，更該好好提醒，尙有初次同我們辦神工，我們總沒見過的人，我們該當查考查考，至少該問問他們，他們從前辦的神工，都妥當否，現今對於從前的神工良心平安否。

於此有一很難的問題，即是該怎樣的審問呢？若是關於信德的道

理，爲保全罪人的面子，該當一不要問他們發顯如同考小孩子問答一樣，但該當向他們述說，那些要緊的道理，令人當信守的精神，或是說他的罪，是耶穌受難受死的緣由，如此委曲灣轉的，可把天主造世贖世，並賞善罰惡的三樣奧妙的問題，不用問就都能使他們知道了。

二爲避免難爲他們，不該質問他們什麼，只可給他們把意思說的明明白白，教他們答應一句是不是就夠了，若所問的，係關乎風化的問題，有幾樣應當避免的，一關於六誠的問題上，當避免一切不明智的質問，有好些事情罪人出自善意，*bona fide* 不知是罪，在此地步，倘無喪靈魂的危險，無故的問他們那些事情，是教他們開明悟，是教他們招誘感，是教他們喪靈魂。二在出乎辦神工本地位以外的事情上，或是與他無關係的問題上不必問。三萬不可多事，無有充足的緣故，教

罪人露出同他犯罪的名來，按着教宗本篤第十四位，這是一條至大的罪。四是有些問題，能招罪人悞會的，甚至口出惡言，或能使其看着是壞表樣，或著其不願欲回答，在此問題上，不必問什麼，在此等不潔的問題上，倘不得已非問不可，則態度要極嚴肅，教辦神工的人看出實在出於不得已才好，總當想法教罪人自己說，然後按着他的話，引領他承認自己的罪過，如果要緊問一問，該當多加小心，千萬不可使他發生悞會，或不懂罪的及與他開了明悟，常該在極要緊的條目上質問，若發顯略微有點可疑，能使其發生悞會，只可止住寧可不問，有聽的不清楚的地方，該用莊重言語爲之解釋，總不該問犯罪前後的光景，但是只在那前後的光景上，能有加增或改變罪的緣由，在他告罪的時候，沒有說清的可以問問，但若罪人告罪的時候，把那零碎

的光景，說的過於清楚，過於醜陋，也可以止住不教他說那些零碎的事情，告罪該先從罪人所見所聽的起首，由不謹守五官，才來不好的念想，由不好的念想，生不好的盼望，由不好的盼望，生不好的言語，由不好的言語，才能有不好的行爲。但他們述說那罪的光景，總當合乎規矩，切不可過於，以致有傷潔德，若是不合乎明智的規矩，恐怕發生不好的結果，如教友能受動搖，更能壞大表樣，爲聖教會能受損害，或貽教外人和一切不好人以譏笑我們的把柄，在神工內把罪人良心的地步認清了以後，第三樣本分，卽是：審查所告的罪過中，有無不能赦之罪，或不妥之處，以便施行聖事之權，又該指定罪人發痛悔定改之情，關於赦罪之權，分兩種意見，一過于從嚴，一過于從寬，從嚴的，他過于注重一定的規矩，想自己的良心上的實在穩妥，可

不想如此過於嚴厲，能教罪人失望，更能喪人之靈魂，將來不免在天主台前，要受人嚴厲，激人失望的審判，他們只知責斥罪人，總也不知安慰罪人，提他們的精神，拿習慣的毛病，與人性的軟弱一樣的看法，當知人的軟弱，要緊得有聖事扶持，方能前進，但他們不分是由毛病，是由軟弱來的罪過，一概不給念赦罪經，至於教那些因為軟弱犯罪的人，無有聖事的扶救，終不能改正自己，這樣聽神工的，真是性情頑梗，沒有慈心，只知利害待人，總也不會恩寬一點，好像他們祇知嚴厲的道理，不懂聖經上良善的道理，至論那些從寬派們，就全與他們大大相反，他們毫無分曉，誰來給誰辦，不拘何樣光景，莫不當下即施行赦罪的權，其流弊致於在他的堂口，拿辦神工竟成了敗壞風俗的緣由，因這類神父的脾氣，最軟弱不過，最容易放縱別人，曲

願別人，致風俗日見敗壞，又有一等聽神工的，他們也不從嚴，也不從寬，但只是順從自己私慾，隨從自己腦筋，給人赦罪經與否，全看這時脾氣的好歹，更有一等聽神工的神師，不顧自己身分，忘却自己職責，不敢拒絕赦罪之恩，因為他們受過人家什麼恩惠，或是尚有所期望於人家，或是這人是他的好朋友，同他過熟識，不願傷情面，或是別的一位神父，同他互相告罪，不免有些關照的意思，尚有一等的是不知改變，常依舊規矩而辦的司鐸，他們全照着別人所作的樣子，以施行判決之權，他們看別人怎樣判斷，他也就怎樣的辦，因此他們彼此都能陷於錯誤也。

神父們你們且聽，聖理我略他向一切神師們，是怎樣的審斷的說，他說施行赦罪之權，過於從嚴，過於從寬，全都不對，因為有多少

過於從寬的，致成多少靈魂喪亡的根由，也有許多過於從嚴的，於人靈魂亦有莫大的害處。

弟兄們，按聖人這樣說，我們該怎樣呢？就是過寬過嚴兩樣的主見，我們全該一樣的怕，也不可過於從寬，也不可過於從嚴，念赦罪經與否，該以正確高道理的主見作基礎，該當效法那些常以聖教公律作基礎的神師們，他們的辦法，全是本着聖教法典，我們也該這樣，我們聽告解判斷罪過，施行赦罪之權，先該問問自己說，這事在那篇高道理上寫着呢？多咱有了高道理上的根據，再斷定此罪或是該赦，或是不該赦，故此罪人尚未脫離犯罪之近機會，除非他，毅然斷絕，不能給他念赦罪經，聖理厄略說，我想神父在此光景該當止神工，我多咱遇見這樣的罪人，常是這樣的辦法，多咱罪人在犯大罪的機會

上，雖然不拘怎樣要緊，怎樣有真痛悔的形跡，也不能教我立刻給他念赦罪經，我常是如此的辦法，巴不得一總的神師，都照這樣的辦才好，哎！若果這樣辦，能避免多少的大罪，能救多少人的靈魂呢？若是罪人常犯一樣的大罪，因為習慣之故，不該給他念赦罪的經，聖理厄略又說，可悲痛的事，即是有多少神父，隨便赦那些總也不改的大罪人，*Reclus* 從此於人靈魂，生出永遠的禍害來，然而該怎麼樣呢？那時該當用勸勉的法，提醒他，給他出好主意，教他躲避，再用祈求的方法，勉勵他離開那牽罣罪惡的心，如此辦法他若是仍然跌倒，可知他犯罪不是全由習慣，是從軟弱的緣故，此時即該當給他念赦罪的經，不用等待他不再犯那個罪才赦，假如當此時，在罪人的光景上，並自己的良心上，仍有點懷疑，此時該用為罪人救靈魂危險更少的

法子，就是更良善的方法，因為過嚴能教罪人失望，且有教他永不辦神工的危險，當此光景，教聖事蹈危險，比教罪人蹈失靈魂的危險更好，然而恐怕過於將就，犯罪的危險越大，聖里厄略說，不該把恩寬的意思說出來，因為若是明明的告訴他，是容罪人蹈犯罪的危險，於其靈魂危險更大了。

對於一個罪人，嗣後該設法教他振作精神，隨從我的主意，遵從我的勸言，並妥作相宜的補贖，若所定的補贖，罪人覺着有些爲難，此時該慢慢的開導他，給他講說該作這樣補贖的緣故，自然他就願欲了，也就覺着容易並非不能的事了，也就能夠引領他服從，聽信我的命了，若是不當念赦罪經時，也不可得罪他，反更該用良善的言語，並真確的道理告訴他，不能給他念赦罪經的緣故，總教他從心悅服

才好，但該給他定個準日期，到了日期，務必教他再來，且當囑咐他千萬不可失信，臨打發出去以前，又當告訴他當躲避犯罪的機會，如此的教他回去，他自然就喜歡高興了，自然到了定的日期就回來了，以上所說的是爲不能立刻就給念赦罪經的，至論對待那些善人的靈魂，該如何辦理呢？該想法在真正的熱心上，成全他們，教他們作出事來，當得起天神與世人的佩服，在他們前進的程度上，該給他們安排一個合式的規矩，該成就他們的祈禱，該教他們在一總思言行爲上，有信德的精神，在人跟前該有良善和聖愛的表樣，該當教他們修謙遜，克苦，聽命，輕世，與天主結合等等德行，以上所說的教言，在赦罪以前，常該致意，倒底施這些教訓，不能一樣，該按着人的年紀，男女的分別，按着人的地位，人的聰明與罪人回头的程度如何，不然

是不以明智教訓人，這樣難免對於該安慰的人，反施以威嚇，該提醒的人，反倒得平安放心，該寬待的人，反倒利害，該用堅強的時候，反倒柔軟起來，結果必要把真心怕罪的熱心人，全鬧成心內不安了，良心很平安的人，倒鬧的發亂了。

在施完教訓後，該定補贖，但所定的補贖，該是爲罪人有益的，即是爲改毛病，爲修德行，爲增長熱心，須是相宜的，該是不過難的，不致教罪人不樂意接受，又不該日子過多，該當知道一定是他要作的，既定補贖，然後便是施行赦罪的權柄了，但有些神父對於初次聽他們的神工，總不願欲給他們念赦罪經，常願欲把這初次作爲預備，一定這樣的辦法，固然有時不錯，固然有益，但此乃一時相宜的辦法，竟定成了死規矩，則不免有些新奇，因爲沒有一本高道理上，有這

樣章程，且這樣辦法，有時能教有些罪人不喜歡，嗣後拿着辦神工當麻煩。

神父們，我們已經把聽神工前聽神工時該作的，該說聽都說了，如今只可說聽神工後，該作什麼了，在聽神工後，神父第一責任，嚴守神工的秘密，在此重要之點上，不拘大事小事，略有洩露，皆係重罪，關乎神工的事，雖不直說，亦所不許，即便是罪人生來的毛病，比如說這人是粗野，不會說話，那人是小心眼，出氣不好一類的事也不許說，連辦神工的人，德行也不許說，比如說這一位體面的靈魂，是一個謙遜人，是一個溫和人，給他辦神工，都不易尋找念赦罪經的材料等等，也全不許說，故此神父們，我們從此可決定，一該防範我們一總言行氣色，但凡能教人疑惑，是從神工內所知者，即該避免，

多咱給人寫辦了神工的憑據，總不許提念了赦罪經否，只可寫我聽了，或是他辦了足矣。一位神父在一個堂口，聽了神工以後，總不該說那個堂口有什麼毛病，有什麼不對，或是泛泛的說我在神工裏聽了這事，有人告那樣的罪等等。二我們該決定以後，總不許在跟我辦過神工的人，因他在神工裏告了什麼罪的緣故，顯出比前更冷情不自然的樣子來。三若是遇什麼難題，該當同別神師討主意時，更該多加小心，千萬莫使之能疑惑，這是某人的罪才好。四總不該當着世俗人前，說神工的事情，更不許當着他們說神工裡所遇難解的問題，即便當着神父們，大家聚會的時候，也不該提說從神工內所聽的事情，就是爲討主意，或爲出什麼要緊的主意，當着大眾也不當說，因爲這種短見識，但凡有點審判明白的人，都知道防範，蓋謹口慎言，嚴守秘密，不

只在聽神工上該當如此的，即爲尊重自己人格起見，亦是不得不然的。

在人跟前，關於神工的事，總不許提說，但在天主台前，可該多多的訴說，多多的用自己的熱心祈求，把罪人的可憐情形，置於天主慈善之前，時刻不斷，替他們祈求回頭的聖寵，並求天主多賜恩佑，安慰他們的心，以堅固他們的志向，使他們回改成聖，弟兄們，你們，就該當如此以盡你們所負的這個最重最大的責任，我如今用賢王若撒法，向依拉厄爾判官說的話說，你們，得你們作的是什麼？但你們的裁判不是人世的裁判，乃是天主的裁判，是天主借你們的口舌判斷罪人永遠的生死，*non enim hominis exercetis iudicium sed Dei* 誰若是將此本分盡的好，真是有福的，因他這樣給別人開了天門，他們自身將來

也必要從此門進天國，獲與其功勞相稱的永遠賞報。亞孟。

做彌撒

Hoc facite in meam commemorationem. (Luc xx II 19)

你們行此，以記念我，這是吾主耶穌，以他的德能，創立神品聖事所用的一句顯明的話，按這話的意思，把司祭舉揚到不可思議的高大的地位上去了，又像教司鐸們，該有人力所不能有的聖德，哎呀，我願意給你們說說，這個地位是怎樣的高，說說這個聖德，當怎樣的大，但恐怕我拙口笨舌，不但不能形容他的高大，反倒更減少他的高大，我說說這個地位，爲教你們天天在祭台上，當帶着與此秘蹟相稱的恭敬，極深的敬畏，並在你們一生的行爲上，該有司鐸地位上應有的威儀，我說說這個聖德，爲教你們除非有潔淨的手，又良心無罪，

總也不當行此至聖的奇跡，但此奧妙的問題，連塞拉芬上品的大天神，也都說不清楚，何況我呢？就如聖方濟各撒肋爵說，這個熱心的日光，眩暈了我的眼目，這個奇跡的高妙，嚇的我一無所視，然而因此問題，於你們靈魂能有大益，故我敢同你們大眾試想一二，一司鐸在祭台上是什麼地位，二司鐸在祭台上，該有何等的聖德，我求天主聖神光照你們的心，教你們好能聽透。我敢用我這拙口笨舌，向你們耳邊傳說幾句才好。

第一分 論司祭的地位

司鐸在祭台上的地位是多大呢？這句話我問了從古到如今，一總的人民百姓，他們全向我答應說，這個地位，是如此的高大，至於行

此奇跡之權，總不能付託於一平常的人，常是付託於一位尊大的人物，在上古時代，我看只有諾厄，亞巴郎，與美爾基塞，聖祖君王三人，獨操此司祭之權，後來人民，雖皆忘棄真主，崇拜邪神之際，然而我看只有哀基與斯巴爾，與羅瑪等國的君王，獨行祭祀之禮，獨掌大司教之權，當那時候如若國家政事太繁，致那些君王等，無暇兼顧，無暇親行祭祀禮之時，必得慎選委託之人，派他代行祭祀的禮，此時我看那些受委的人們，都受人民的尊敬，都是用恭敬君王的禮，尊敬他們，那時羅瑪專權的帝王，雖然尊威至極，光耀無比，雖然屈服了普世萬國的人民，但比不上總司祭的地位的光榮，他的心總以為光榮不足，在如德義的人民之內，我看天主親自給他們立了法律，以發顯司祭的職任，是如何的尊大，那時天主願意從十二支派裏，挑選一支

派的人，專任此職，只此支派之人，能奉行祭祀大禮，其餘別支派的人，即便就是君王，就是先知，亦不許僭用這個尊榮，天主又爲此一支派的人，命一總依拉厄爾人民，如同給國王一樣，攤納什一之稅，供養他們，天主那時若有什麼向百姓所說的話，又常是用那時該班供職的人，宣佈他的命令，又命那時的司祭，穿特別的祭服，胸前帶着徽章，此徽章鑲嵌着光彩華麗各式的寶石，以光耀於衆人之上，又命他們在頭上，戴一大禮冠，並在頂前，懸一金牌，上刻一耶和華天主的聖名，到底天主爲何如此的辦呢？不是爲別的，全是爲使人尊敬他們，故此那時在他那國裡的人，誰一見了他們，莫不起敬起畏，就是到如今，一想起他們那時的尊榮來，還覺着好像不由得不起一分敬畏的心似的。

但古代的祭祀，所用的祭品，不過是卑賤牲畜，無靈之物，祭祀之時，司祭的地位，尙且如此尊高，若論新教真正司祭的地位，其光明永世不能消滅，其祭禮尙純粹，毫無異端混雜，其祭品爲真天子，萬王之王，天主呀，則我們可說什麼呢？再說一個已經廢棄的職任，尙有這樣的光榮，如今這義德所尙的職任，又該怎樣呢？這樣古教的祭祀，與新教的祭祀，彼此比較，古教的祭祀，不啻實與虛影，真就不算什麼了，不拘照那一方面說，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他的光彩來了，因爲古教的祭禮的光榮，比諸新教祭禮的光榮，就算沒有啦，古教的司祭，當有犧牲，又當有刀以殺犧牲，新教的司鐸祭祀，全用不着那些物件了，他只是用一句話，去到天上，找一個天主爲作祭品，他那句話一出口，立刻就成了祭祀了，司鐸只說這是我體，這是我的

血，天主必應聲而到，他即用此來到的天主，以祭獻天主，且所奉獻的，還是當初在加爾瓦略山的祭品，還與加爾瓦略山上的祭祀一樣，不過祭祀的形式，有點分別而已，在加爾瓦略山上，那時的祭品，真真死了，如今祭品却不能再死，然而所奉獻的，却毫無差別，因為如今作祭祀，全是聖事奇蹟的工化，即是這我的體，這句話在麪餅上一說，立刻從這句話的能力上，就成了耶穌的聖身，這是我血，在酒上一說，立刻也就用這句話的能力，成了耶穌的聖血，聖血從耶穌的聖身內流出，聖血就實實與耶穌的聖身分離，但說這話，用不着費力，如同用刀殺犧牲一樣，因為耶穌從死中復活後，就永不能再死了，但這句話實在有祭祀的力量，就如同一把劍，刺入犧牲腹中，不過以聖跡之力，保存他不能再死就是了，可是常常在身上表顯他的聖

死的標記，用這死亡標記，以証他在天與在世，乃祭祀的實在，哎，新教的司祭呀，你們的地位，是多麼高大呢？你們的權柄，是多麼教人納罕呢？連古教亞亞隆大司祭的地位，較比你們的地位，全卑賤的遠哪，*Nec clarificatum est quod claruit in hac parte propter excellentem gloriam.*

你們一句話，即產出一位天主來，你們也就用這一句話，拿一個天主，作祭祀的犧牲，這真是從來所未聞的奇妙，*quis audivit unquam tale*，一言產生一位天主，我在天上地下，到處尋查，除了天主，沒有找着這樣大的能力來，在地上一總有大權柄的，就是帝王的地位，他們只能在他們國裏，發號施令，哎，我的天主呀，但是帝王較比司鐸，小的遠遠了，他的寶座，較比司鐸祭台上之座，還不算回事哪，國王可是發號施令，但聽他們命令的，也不過就是人民而已，然而服從聽隨

司鐸之命的，乃是天主，天主一聽司鐸一言之命，立刻便由至高之天，降至世上來，在古時我見厄里亞獻祭之時，全體大眾寂寞無聲，環跪祈求，只有厄里亞一人，獨自站立，向天主說話，且因他祈求之力，由天降下火焰，焚燒了祭獻之物，一定這事非同小可，然古時較比如今祭台上的司鐸，還不算什麼哪，如今祭台上的司鐸，不求從天降下火焰，焚化他的祭品，但是從他口內，發出奇異的聖言，比火的能力又大多了，此言之能力，能消滅麪酒的本體，變成耶穌基利斯督的全體。再者，我見了每瑟聖人，命了紅海，若穌愛命了日頭，海水當即遵命，分開了一條道路，太陽也就聽命不動，然而當時亦不過在受造之物上發命，比之如今司鐸給天主發命的權，豈不差的遠遠麼？司鐸只用兩句話，即把祭台作成了天堂，天主即同他的一總的神聖，聽命

降到， *Obediente Deo voci hominis.*

但是我在世上，怎能覓到一個，與司鐸同尊同等的人呢？噫，天上永福之門，你們都給開開，你們把你們內所有的更尊更大的，全顯示於我，我如今用信德投入你們內，深深穿入於諸聖光輝之中，一直達到天上神聖的宮庭，在那裡，我看見無數的天神，啊肋崗日里，爲而都代斯，普藍西巴都斯，包代斯大代斯，特老尼，多米納西歐，乃斯，葛呂賓，塞拉芬，這九品天神之中，他們的地位，是何等的大呢？到底我的天主呀，我敢問你，按你看着誰是天上爲首更上的呢？可愛的弟兄們呀，信德教給我，還是祭台上的司鐸，比他們都更大更高呀，因爲那些天上的神使們，在耶穌基利斯督人性台前，也不過都是些服役供驅使而已，然而司鐸乃是聖父的代表，第二個造物主，

天神們在此彌撒秘跡之前，都是匍匐叩拜，自覺卑賤如無，然而司鐸却用手捧着他們所欽崇之主，恭立在他們面前，他們在彌撒大祭時，亦不過就是侍衛，而司鐸乃是奉行此祭的正式職員，哎呀，新教的司鐸呀，天主安置你們的地位，比他的天神，高的遠遠啦。 *Præfuit vos*

Deus Angelis et Archangelis, Thronibus et Dominationibus

在天神以上，我又看見了聖母瑪利亞，吁天上之后，我敢向你相比嗎？你的地位是決不能相比的呀，連天主自己，也不能再作一個比天主母更大的了，可愛的弟兄們，然而天主可沒把司鐸的權柄，給了他的聖母瑪利亞，聖母瑪利亞，用他一句謙遜的話，能夠生了天主費略，降生成人於他的懷內，但他得此光榮，只是一次，而司鐸天天能得此光榮，況且耶穌基督，降孕在聖母懷中，是用他軟弱地步

，如今司鐸在祭台上所生的耶穌，乃是在光榮無比，不能再受難再死的地步，故此我們更當向更高處思想呀。除了聖母以外，我們若再向更高處想，可向那裏去想呢？聖母以上沒有別的，只有天主而已，可愛的弟兄們，然則這則是路濟弗爾犯罪所能說的話，我們如今按實在即可能說呀，他說，我升到諸天之上，我將要同至尊的天主一樣啊， *Ascendam usque ad coelos et ero similis Domino.*

實在司鐸真是與至高天主相彷彿啊，所做的事，全然相似天主所做的事，他的高大，真是超過人之明悟，教人聽着納罕，在天主的一總工化之內，只有此一件，是最奇妙的工化，即是司鐸的權柄，在起初的時節，天主曾說，有光吧，光即應命而發，他說了什麼，就造了什麼，然而與天主一樣的司鐸，他也一說話之間，一個降生成了

人的天主，立刻就在他手上，所以在這兩樣有能力的工成上，那一樣是更大呢？是造天地的工成大呀，或是生一降生的天主，在自己手工成大呢？哎，按我想，這個彷彿比那個更大，因為天主比受造物大的多，再說天主用六天的工夫，把萬物都造的齊備，就如同爲迎接一個大王、預備了一座美麗宮殿一般，天主又說，我們造人吧，人立刻就有了，這是天主在世上的最體面的工化，然而我的天主呀，你在我的唇上，所委置言語，他的能力，比造天地之力更大，因爲這句聖言，不但在人身上，能生效力，且此言一出，比電光還快，真達上天，穿過天神班侶以上，簡直的到你懷內，攫取永遠的物爾朋，是你親生的聖子，重新再降到我的卑賤手中，嘜，真是可敬的司鐸的地位，由你們的手，天主聖子從新又降生於人間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到底我們爲找一同司鐸平等的權柄，該上那裡去找呢？哎，我們求天主聖神，携我們到天主深邃奧妙之內，惟獨天主能測其中奧妙，是以我們當以虔誠寅畏的心，深入於聖父之懷，單單在此無限慈善之懷內，可獲司鐸的權限，也在此懷內，我們看見了聖父，從無始在他的無限聖善的光榮內，生了他的聖子，如此也是司鐸，天天在聖堂，隱晦他的光榮，成聖體，重新又把天主聖子，生於祭台上，在天上我們看見聖父，從無始緊把他的內言，於己懷內，永享他的無窮福樂，永遠彼此相聯合，互相聖愛的說，你是我可愛的聖子，我生汝於今日，*Igo hodie genui te* 司鐸也是如此，天天在祭台上，用手捧着耶穌基督，在自己眼下，且把耶穌領到自己心內，是以亦能如此天天的說，天主我的救世主，我今生汝在我手上，不是如同當

初，因聖神的工化，降孕於童貞瑪利亞懷內，成一卑賤軟弱，且負罪像的血肉的樣子，但是我今生你，全照你光榮的輝耀，永遠不能死的燦爛，就如同你復活昇天時的光耀一樣，就如同你從無始在聖父懷內，向你說的那句話，我生汝於今日也 *Ego hodie genui te* 所以，真是永遠可驚異的大奇跡呀，司鐸在祭台上，真是無始聖父的活像呀，就如同另一個無始聖父，親自生了他的物爾朋聖子一樣，啊，這就是說的是在他一總的工化裡的更奇妙的工化，就是從無始與聖父同福同樂，最悅其心者也， *In te mihi complacui*。所以何事比這事更大更奇妙的呢？

然而可愛的弟兄們哪，這還是司鐸在祭台上尊高的頭一步哪，一定的是教一個犧牲祭品，從天上降到地上，是件奇妙的權柄，然而實行

殺他作祭的權柄，尤其這個權柄，更是一個不能形容的無上的權柄了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把天主作犧牲，這實在是對於天主，行使我們的權柄殺戮他，使他體血分離而死，怎樣使他體血分離，即是用我有刀劍効力的一句話，置他於死地，但不過天主用聖蹟，自保其不死而已，假如在耶穌復活以前，那時一位宗徒作彌撒，成聖體時，只能成耶穌聖身，成聖血時，也只能成他的聖血，因爲彼時他的聖身，與他的聖血，真能相離故也，噫，誰能明白這職位的高大呢？誰敢陞此高位呢？把天主作爲犧牲，殺戮一個天主，這是多大反叛的意思呢？好像教人聽着是，一個不能容忍的事一樣啊，教人明悟驚異的了不得，教人的口舌，若說出這樣大的奇變來，祇怕污辱天主的聖名，因爲一個犧牲，除非人在他身上有生殺他的權柄，不能使他作祭；我的天主，你是造

物主，我是受造之物，敢拿你作祭嗎？我對於你，有生殺的權柄嗎？新教的司鐸呀，的確你有生殺天主的權柄，因為耶穌基利斯督，他把他自己本位上的全權，都交付給了你們了，並准許你們，天天能用此相反人道的權柄，咬，對於一個人，天主是如何等高舉他呢？咬，司鐸呀，天主屬你權下，你有生殺他的權，你該是多大呢？聖厄福凌說，司鐸的地位，真是無限量，真是教人驚奇納罕， *Infinita dignitas Sacerdotii miraculum stupendum* 唉，看來司鐸地位的高大，還能加增能以形容嗎？

可愛的弟兄們，實在你們的高大無法再加了，然而你們在祭上所奉的職務，又發顯你們別樣的尊大哪，你們知道，司鐸多咱來到祭台前，不是以他的私人名義，常是以普聖教會全體代表名義，

啊。

一總得勝的聖教會，全都託付司鐸，以耶穌基利斯督的名義，替他們在天主台前，盡欽崇感謝之禮，一總贖罪的聖教會，即是煉獄的靈魂們，全都託付司鐸，救援他們，以祭祀之功，免他們的煉苦，一總戰爭的聖教會，全都把他們恭敬天主，感謝天主，並他們當作的補贖，當求的恩典，全都放在司鐸的肩上，司鐸在天主聖座之前，是他們的代表，是普世萬國的公使，是彼等大家的公父，是支持普世以免傾覆於罪惡的棟樑，司鐸是普世諸般福利的寄託，又是一總人民奉獻祈求的機關，故聖伯爾納多說，司鐸是普聖教會的口，是聖教會所委任，代表衆人祈禱的主任，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在造物的天主台前，代表衆人辦理如此重大關係之事，這是何等的光景呢？且在天主座前，因聖

教全體的名義，用你的手，以求萬民之救贖，以保持萬物之聖善，以代普世萬民讚美天主，以盡諸聖的本分，以行諸聖的祈求，這又是何等的光榮呢？一個有死的人，怎能盡此至高大的責任呢？可愛的弟兄們，這真是奧妙的事呀，一位司鐸，爲普世萬民的託賴，爲一總煉靈的中保，雖然責任無限的高大，不但不致被壓而倒，且還要盡的極其完美，因爲他在祭台上，他的能力，是天上來的，是無限量的。

一切受造之物，在未有司鐸之時，都是憂愁自己，在造物主前，沒有相宜的祭獻，沒有合式的祈求，當他們思想自己無能之時，莫不好似大聲喊求的說，嗟，誰能替我們去到天主聖座台前，以代我們奉行欽崇叩拜的禮，以表我們的服徒的心呢？誰能把我們讚美的聲音，由我們虛無的深淵，升到至高天上的祭台上呢？但是一總受造之物，

你們全都安心吧，如今天主已經給了你們司鐸，他必要因你們的名義，在其聖座前，用手恭捧祭品，供獻於天主，使天主享受相稱的光榮，*Secundum nomen tuum sic et laus tua* 併使天主的聖名，於普世萬國受顯揚受讚美，*Offertur nomini meo oblatio munda quia magnum est nomen meum in gentibus* 可愛的弟兄們，實在司祭爲天主補償了多麼大的光榮呢，他因爲行了一個祭禮，這就是明說，一切受造之物，當天主的無限美善之前，都是虛無，都應當屈服到地爲承認天主圓滿無缺無限無量的美善，即便毀壞消滅，亦是理所當然，*Deus meus es tu, quoniam bonum meorum non eges.*

如今司鐸把耶穌基利斯督，作了犧牲，祭獻於你，哎，我的天主，這爲你是何等的光榮呢？因你是至尊無對的，在你台前耶穌基利斯

督的至聖人性，並他所有的尊貴，三三三承認，在你台前當不起存在，而隱藏於微小的面酒形內，因你很常享受尊榮，耶穌基利斯督，我們的大父，則匍匐屈抑於爾台前，作為祭品，深深恭敬你的無限的齊全美善，因為對於你，當有極深的服從，至高無上的天主呀，如今在你的足下，來了一位天主的第二位，用聖事奇跡作為犧牲祭獻於你，以承認你對於一切受造之物，並我們所有，所願以及生死的無限的主權。

誠然可愛的弟兄們，耶穌基利斯督，借司鐸之手，祭獻其自己於天主，這真是最齊全的祭獻，能償天主無限的尊崇，因為用一位無名的司鐸，在一個極小的堂內，只作一台彌撒，足能償還天主的光榮，比一總天神在天上，從永遠所獻的欽崇大禮，更大更多，因為司鐸在祭台上，實在是代表一切受造之名義，盡那至高至大光榮天主的職任，

因爲他在祭台上，替天上，替地上，並替煉獄，感謝天主所賞賜各等的洪恩，這是何等的職任呢？還用我細細的說嗎？一台彌撒的祭獻，爲感謝天主，所賜與受造之物，一切諸恩，並爲補償一切受造之物，永不能償清的債，還是富富有餘，因爲天主多大，聖體聖事內的祭品也是多大，這個祭祀所償還的，比天主所賞賜的，更大更多，然而我再往前說，我聽見那些在煉獄裏的靈魂，很盼望速脫他們的苦患，在那裡大聲哀號，我又聽見了，有多少人在世，困着自己的罪，很怕天主的義怒，也是大聲呼救，又聽見聖教會，因爲哀憐他的子女，犯罪不肯回頭，也是大聲呼求我們代禱，並聽見普世大衆，哀懇天上援助，並呼求我們的聲音，司鐸呀，以上所說的這些呼喊的聲音，全都是向你所發的，
Ad vos mandatum hoc o sacerdotes.

所以你快登祭台，速獻你的聖爵，教他好流無罪羔羊的血，以滿彼等一總的渴望吧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祇要司鐸登台獻祭，奉獻吾主的寶血，輕滅煉靈極劇烈的苦，有時還能盡行消滅他們的火焰，這個犧牲，還是當初在加爾瓦略山上，為普世呼求天主仁慈的耶穌，他曾在天主對於世上罪惡的盛怒之下，挽回了天主義怒之手，如今普世的一總需要，全放在這獻祭的聖盤上了，恃此犧牲的結力，未有求而不得的，哎，看來司鐸在祭台上的地位，是何等的大呢？故此我們該如何保持我們司鐸的尊貴，司鐸的福分，與司鐸的光榮呢？這個司鐸的職位，真是較諸世上的——總金銀財寶，一總光榮富貴，並一總安佚福樂，更大更高啊，是以在彌撒一總的禮節上，該有多大的端莊謹慎，多大的專心情勢呢？即

是三司五官，都要發顯出驚訝恭敬的樣子來才對，連在我們的一總行爲上，都該有嚴肅威儀，與莊重的態度，好教衆人看出來，我們真是天主的人，真是至高的欽使才好，然而爲做彌撒，要緊的，我們更當有何等的聖德，方敢登台作祭呢，所以在第二分上，我們想想這個聖德該有的光景。

第二分 論司鐸爲做彌撒當有的聖德

可愛的弟兄，聖教會向他所委的在祭台上獻祭的司鐸，所要的聖德，是何等的太，真令人說不來，聖教會在先，用聖師的口，毅然決然的說了很驚人的話，他說一位司鐸，若要容許他盡此至大的祕跡的差使，他的靈魂，該有極光明的聖德，該有如同曉日的光輝，

Luminis instar universum orbem illustrantis sacerdotis animam splendescere oportet
 但這話，他又好像還嫌說的不夠，又向深處着說，司鐸的潔淨，該當
 在世如同已竟在天上，與天朝神聖相合相處一樣才對， *Necesse est sa-*
cerdotem sic purum esse, ut si ipsis coelis collicatus inter celestos virtutes mediis
staret.

在第單公議聖會內，常常用同樣的話說，一總的司祭們，在祭台
 上，不但該純潔無罪，還該發出深深的敬意，極大熱心來，爲表率教
 友們，敬重此秘跡的尊大，併增他們信仰愛慕的誠心， *Omniem operam*
atque diligentiam in eo esse ponendam, ut quanta maxima fieri potest interiori
cordis munditia et puritate atque exteriori devotionis et pietatis specie peragatur.
 但聖教會，不只用勸諭與命令，教我們好好的遵守他那些話，

又用明顯的事跡和表記，放在我們眼前，置諸我們手上，教我們能常常的觸目驚心，體貼他的聖意。

聖教會於祭獻前，先把司鐸引到聖所，在聖所內，寄放着各等的祭服，就如同在天上的二個更衣處，預備司鐸穿戴上，好到天主聖座前，在那裏司鐸週身所服，全全表明司鐸純潔無罪的意思，我們都知道，大白衣，表的是耶穌基督，天主淨配的活像，在兩肩上放的領布，表的是惡人們所用蓋耶穌聖血的白布，聖錄，是表繫縛耶穌的繩索，與責笞他的鞭子，手帶，是表網綁他的繩索，領帶，是繫執他在石柱上的索鍊，這全是聖教會，指示一位司鐸登台作祭，外面所當有的聖記，司鐸上台之時，有無數的天神陪着他，一切天朝神聖們，全都恭恭敬敬的，等候他將舉行的大禮，及司鐸到了聖山的腳下

，聖教會又把他止住，指示他說，你如今到了至聖的天主面前，你該在此威嚴可怕的聖台前，戰驚恐懼，如同厄斯得爾皇后，在亞蘇祿大皇面前一樣，此時司鐸深深的向祭台的苦像屈膝伏首，然後起立，用聖詠上的話，呼求天主聖寵，援助，後又鞠躬伏首，自認卑微不堪，呼求聖母瑪利亞，一切天朝聖人聖女，並總領天神聖彌厄爾，代為祈求吾主耶穌的仁慈憐視，以上所說的，全是教司鐸在上台前，在祭台底下，祈求天主寬恕已罪所當行的，*Aufer a nobis, quaesumus, Domine, iniquitates nostras, ut ad sancta sanctorum puris mentibus mereat introire* 聖教會的小心敬畏，尚不止於此，而對於一個卑賤不堪的人，當天主無限聖善之前，所當有的一總的聖德，尤為注意，故此命司鐸祭祀的全時，時時不斷，祈求天主的仁慈可憐，而念天主矜憐我等，基利斯督矜憐我

等，除免世罪者，主憐我等， *Kyrie eleison,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, miserere*

nobis 又命他用謙遜悔罪的心，求天主饒赦他無數的懈怠與過錯，命他洗自己的手，爲的告許他，在盡此聖職上，連至微細的小過，也不當存留，能向天主說，我用我的無罪，來到你的台前才對， *In innocentia mea ingressus sum* 聖教會又命司鐸，當舉心向天， *Sursum Corda* 與天上歌

頌天主的天神爲伍，教他聽見天上的聲音，好有天上的潔淨，天上的熱切，然後又把他引到天主聖面前，於無聲靜穆中，教他默默的祈求，哎呀，這是多麼奧妙的隱秘呢？這是多麼聖善，多麼可敬呢？這就是天主同他的司鐸的一個接談呀，真是如同一個人，同他的秘友，彼此接談一樣， *Sicut homo solet loqui ad amicum* 這是關乎天上地下的一個神聖交際，因爲司鐸在祭台上，是爲我們，並爲普世祈求，接洽我們

救靈大事，*Pro nostra et totius mundi salute* 且爲全體聖而公會，教化皇，主教們，並國家，和一切活着的死去的人民祈求，較比當日每惡聖人在西乃山，深透雲霄，秘密與天主接洽，拯救依拉厄爾百姓全體回福地的大事，更爲隆重，可愛的弟兄們，這樣神聖奧妙的職任，豈不當有另外的聖德麼？因爲同天主這樣密切的結合，同他面對面的接洽，光榮天主，救人靈的大事，除非有聖德的天主秘友外，誰能堪當這神聖奧妙的職任呢？

可愛的弟兄們，此外司鐸尚有別的很多聖德的事情哪，那些事情，由他本身就顯出他的至聖來，即是頃刻司鐸就到了成聖體的時候，此時他要說什麼呢？他要說，這是我的體，這是我的血，哎，司鐸呀，你說什麼呢？你願意說，這是耶穌基利斯督的聖體聖血呀，爲何你

說，這是我的體，這是我的血呢？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都懂得這個奧妙，這就是說的是，耶穌基利斯督在彌撒中，同他的司鐸，已竟成了一個，成了一同動作的了，耶穌用司鐸的手而作，用司鐸的口而言，用司鐸的職位而獻，並用有形能使人得見的司鐸，好代表他無形的大司鐸，顯示人前，我們想想，司鐸既然代表聖中之聖的耶穌基利斯督，他的聖德，豈不該與耶穌的聖德一樣麼？豈不該同耶穌如同一個司鐸嗎？但一個代表耶穌基利斯督的人，又去當魔鬼的奴才，一個在祭台上已經同耶穌合成一人，又天天分心走意，貪戀世物，同耶穌又常分離，這是多大的不對呢？我們既代表耶穌基利斯督在祭台上，我們就該在各方面，都當表現我們，是個耶穌基利斯督，故此在我們的思言行爲上，全該如同耶穌一樣，使人在我們身上，由

各方面都想耶穌，都看見耶穌才好，*Lucent imago Christi in operibus nostris;*

ut tota ejus species exprimatur in nobis

此乃聖盎博羅賓所說的話，既然我們

在做彌撒之時，我們與耶穌結合，與耶穌合作，我們就該在一切的事情上，全心全靈的與他相結合，把一切能教我們與他分離，與他異心的事，都當避免，哎，天主呀，聖教會教我們說的那話，爲一個有愛天主的心，是多麼甘飴呢？求你保護我，常常與你結合，總也別許我同你頃刻的分離，*Me nunquam separari permitas* 從此可知，爲何那些聖德的司鐸，常常的教自己時時刻刻，與耶穌基利斯督，同生同死，頃刻無間，*Jam nos non nostram, sed Christi vitam sed Christum ipsam vivimus* 使耶穌常常在他們內生活，引領他們一切思言行爲，就如同在聖體聖事內，除了一點麪形外，其餘內中的本體，都是耶穌基利斯督的全體，故此

耶穌在司鐸內，也當如此，除了人的外面外，其餘別的內容，都化成
了耶穌基利斯督才對呀， *Mihi vivere Christus est.* 成聖體的聖言，有如此
奇異的神效，司鐸一念這聖言，立刻此聖言，就穿入天主聖父懷內，
把他降生的物爾朋，從天下降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想一想，這是該
有多大的聖德，爲升入一個可欽崇的地處，深入於天主聖父無限光美
之中，教他聖中之聖，從天下降，司鐸此際如果細想，尙敢手動此天
主無罪的羔羊，然而當初在古教法律上記載着，天主向那些服務於祭
台祭器的人說，你們捧持天主祭器的人，該當潔淨， *Mundamini qui fertis
vasa Domini* 然而一個人，在他的手上，捧着天上的天主，將來有一日
，他要駕御萬呂賓大神之上，從天降來於世，以審判萬民的大主，
捧持此至尊無對的天主的人，更該怎樣的潔淨呢？若翰不過爲吾主的

前趨，爲天主羔羊宣佈德能的人，尙有那大的聖德，聖若瑟爲撫養降生的天主，尙有如此的潔淨，如此的義德，何況一位用手捧持光榮的大主，且當他舉揚聖體於教衆之際，此時他捧着耶穌，不但如同聖若瑟，從聖母懷內抱持耶穌，且寔在是從無始聖父懷內，抱來一樣，像這樣的司鐸的人，他又該怎樣的潔淨，怎樣的聖德呢？故遵主聖範上說，你即便有天神的潔淨，也當不起行此聖事，哎，天主呀，有好些司鐸，竟敢用不潔的手，動此至潔之餅，可教我說什麼呢？噫，他們真是比魔鬼還不如，因爲魔鬼敢動耶穌聖身，把他携到聖殿頂上，又携到高山上，不過只是一次，且當時尙不知道耶穌實是天主子。

司鐸手捧至聖的祭品，獻於天主聖三，他還該爲我們獻一個聖德責任的新祭品哪，因爲古教的鐸德，爲奉獻乳香，爲奉獻麪餅，尙該

是如此聖德哪，*Inconsumi et panes Offerunt, ideo sancti orunt* 何況我們天天獻天上的聖餅，厄加利斯弟亞天主聖體的祭品，更該有多大的聖德呢？這聖體的祭品，是純潔的祭品，至聖的祭品，完全無損的祭品，即是天主聖子，無罪的羔羊，天主聖三見人用不潔的手，供獻他可愛的聖子，在他的面前，他該是如何的憤怒呢？一位司鐸，如果這樣，他雖渾身戰慄，匍匐於天主台下，亦難求天主的仁慈的恩賜，因為這是當場相反天主的罪過，這是主祭的，又犯冒行祭禮的大罪，因為他奉獻祭祀，就是奉獻欽崇天主的祭品，為光榮天主無上的尊權，他該在天主無限尊威之內，深深的謙抑自卑，屈伏於天主掌管萬物的權下，又當有一番無限熱切的精神，引領一總的人心，全全歸服於天主的管轄之下，他該從他自己身上起首，把他一切所有，盡獻於主，以作犧牲

，獻他的肉身，以修完全的貞潔，以保至極的慎重，以守極嚴的端莊，用此端莊之德，以光榮他自己的身分，獻他的神魂，爲的是只思慕天主的事理，或是全按天主聖意而行，獻他心爲的是更多愛慕天主，即是以己所有，以己全力，愛慕天主，把己一切所有，不但全全爲主而用，而且還要爲主全全的犧牲，司鐸奉獻聖體聖事祭獻，所以該在祭台上，大開其心，感謝天主無限無量的洪恩，又該點着極烈極熱的愛火，爲的是好作普世的恩保，他又當奉獻除罪的祭獻，所以他該有很愛慕天主光榮的心，深覺罪惡，是怎樣的凌辱天主，他又該有熱烈如火的盼望，勸化一總的靈魂，回心向主的心，巴不得把他自己全全犧牲，以補償天主的光榮，所受的凌辱，特特的是他有一個純潔無罪的心，卽是他很急切願望天主寬恕他自己，他也時時不斷爲別人祈求

寬恕，他又當獻求恩的祭祀，所以他該是一個祈禱的人，他該用耶穌寶血，呼求的聲音，並他自己時時不斷哀懇的聲音，升至天上，替聖教會，替一總人民的需要緊急，哀懇天主的仁慈，所以司鐸該是一位聖人呀，至論司鐸該爲信友分送聖體的職任，我們又該說什麼呢？我們只可用金口若望的話向他說，聖人說，分散天主聖體的手，他的光輝當不讓於曉日之光線，*Quo solari radio non oportet splendidiorem esse manum carnem hanc dividenti*。那末他天天領耶穌的聖體聖血，又該是怎樣呢？聖人又說，聖善根源的大主，全全降入司鐸的心內，他的口，該是多麼潔淨，他的身，該是多麼的聖德，他的心，又該是多麼的無玷無愆呢？*Quam purum os quam sanctum corpus, quam immaculatum cor Sacerdotis ad quem*

totus ingreditur auctor sanctitatis。

從前有一位司鐸，沒有潔淨自己的良心，就敢到祭台下，念誦天主你判斷我，那句利害的話，*Juvica me Deus*，說了這句話，立刻跌倒，死在祭台塔上，又有一個年幼的司鐸，在做頭台彌撒的時候，就得病死了，一位隱修的聖女聽了這個奇事，立刻發一個可怕的聲音，向天主大聲喊說，「哎，我的天主呀，他雖然只作一台彌撒就死了，到底他爲此一台彌撒，當算多麼勵害的賬呢？可愛的弟兄們，你聽見了，只爲一台彌撒，就該算利害的賬，哎呀，我的天主呀，爲那些已經做了三二十年的彌撒的司鐸們，更該是怎樣呢？何況我如今，已聖了神父五十餘年，已經做過差不多兩萬多台彌撒了，將來我受審判，更當如何的勵害呢？將來在審判之時，該算我日日所飲耶穌聖血的賬，該算我彌撒前，如何預備了的賬，該算我彌撒時，怎樣做的賬，又該

算我彌撒後，如何感謝的賬，並算我每日該當成聖的賬，至尊的大主呀，該如何清償此債呢？我當在天主聖三前負責，天主要質問我，是怎樣在他無限尊威台前，祭祀了他的無窮美善，在耶穌前當負責，他要質問我，怎樣拿耶穌基督祭祀了他的聖父，在聖教會前，並普世一總人前，都要負責，他們必要質問我，是怎樣替他們作的祭祀呢，至尊的天主呀，將來我當如何算此嚴厲的賬呢？可憐呀，壞吾主，寔在可憐呀，爲我也就只剩下這個不能失望的，呼求天主的仁慈而已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求你們寬恕我，因爲我說我自己的事，不免教你們心內驚駭，彌撒的秘蹟，是如此的可怕，故此爲首在做彌撒以前，先該有要緊的預備，就是該有一個熱心敬畏的心，並看我們寔在當不起，如此重大的責任，該有戰慄驚恐的心，所以我們將來若是願意妥當

行祭，常該如此的戰驚恐懼，且越想更妥當，也越該多多的恐懼，越是我們真真識透司鐸在祭台上當有的聖德，該如此的大，以致於渾身戰慄，一定就總不敢缺少預備，缺少感謝了，也就更熱心做彌撒了，且一生都要加意成聖了，如同一句格言所說，常常敬畏的人，是有真福的，*Beatus qui semper est* *Davidus* 言外我們若失了恐懼的心，真是有禍的，噫，我們多咱到了不知恐懼的那一天，在聖堂內，不知該有多大的傷心，苦痛，這個可憐的弊病，一旦慣成，他就把司鐸的大半身分，全全染壞，一定必要拿着冒做彌撒，不以爲事了拿着聖事當一平常的事，隨便去作，這個弊病，可以給他起個名號，叫俗套子，叫殺害司鐸的兇手，起首之時、新聖的司鐸，上祭台之時，都是害怕，作彌撒也都妥善，然而因爲他不好好用祈求的法子，善保此善畏的心，

不久彌撒就作熟了，習慣成自然了？就如同依拉厄爾人，看結約聖櫃，看的熟了，也就拿着他不當事了，既拿着他不當事，也就把恭敬的心思消滅了，從此可出什麼好結果呢？哎，可悲痛的事呀，哎，爲聖教會是一樣大壞表樣呀，人心既無敬畏，爲冒行聖事，爲冒做彌撒，還有良心的管轄嗎？哎，在聖堂內的天神，看見天主從他的寶座上，降求活活埋沒在至污穢的良心內，是何等傷痛呢？哎，至聖的天神呀，你們親眼見此大惡，怎麼你們不離開，這污穢的罪窟呢？怎麼亦不如同當初你們用一可怕的聲音，驚醒依拉厄爾人民，傳報彼等說，我們難開此地吧，我們離開此地吧，因爲此地之罪惡過大了，這是我們親目所親，*Exeamus, exeamus* 聖金口若望說，噯，假如沒有地獄，以罰這樣的罪，我們便該親手創立一個地獄，以活埋這等大惡的人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堂內的天神，決看不這類可憐的事情呀，因為你們常是用你們純潔的良心，收斂的心神並熱切的祈求，才敢上台去做彌撒聖祭哪，你們在衆教友面前，又是以恭敬熱心的儀表，啟發他們信德，感動他們的熱心，致令教友們，都可以用聖味增爵說的那句話，向你們說，哎，我的天主，這真是一位熱心做彌撒的司鐸，呀，可愛的弟兄們，假如你們天天能夠熱心做彌撒，你們一定要成聖升天，亞孟。

克己

Non estis vestri. I Cor. VII. 9.

司鐸是完全獻身於天主，並犧牲於聖教會的，所以人既聖了司鐸，其身已不能再視爲己有了，一因爲司鐸已獻身於天主，故不拘作什麼，皆當以認識天主，愛慕天主，爲目的，二獻身於本主教，故當服從本主教之命令，三若係副堂，則獻身於本堂，當竭力助其辦理各種熱心手工，並勉力遵行其調令，四獻身於諸同事，司鐸們當彼此同心服，務勤勞主園，五獻身於所管的教衆，爲其担負責任，凡其在範圍以內，有所邀求，則當急速辦理，一如聖保祿所說，司鐸爲衆人之公僕，六司鐸既獻身於人，不能再視爲己有，*non estis vestri* 故司鐸經

主教祝聖後，其身已非己有，不能隨己意支配了，但當一生遵規蹈矩，謙遜聽命，盡心竭力奉行自己的職務，不但如此，且連自己本性的
一切嗜好，亦當用克己之神刀斬除淨盡，祇謀自己職務中所應得的快
愉而已，總而言之，司鐸一生的年月日時，都當爲主犧牲，所以我
說司鐸爲衆人公僕，故不拘是誰，且不拘何時，無分晝夜，如有要事
來求，祇要不出範圍，都當立時施行，總不許拒絕，司鐸是天主的，
其一生全當爲光榮天主，悅樂天主而犧牲，絲毫亦不當私自存留，
non estis vestri. 故一位司鐸，自聖鐸品之日起，便把自己一切所有犧
牲，全爲光榮天主，救人靈魂而生活，這樣生活，據信德眼光觀之，
真是無比的光榮體面，但在俗眼觀之，見司鐸一生，完全棄捨自己，
一身內外全獻於天主，真是精神上的長期致命，長期流血，似此艱苦

生活，未免視爲一生毫無幸福之人，不知司鐸爲天主代表，爲天主盡忠服勞，豈非無比之榮幸耶？按本性說，司鐸一生不斷克苦自己，棄絕一切貪心，並一切不合理的快樂，終身費心勞力，祇求隨從天主聖意，一點亦不能隨自己私心，固然好似可憐的，但據信德而論，我們爲天主越受的勞苦越多越大，功勞也是越多越大，因爲我們聖司鐸之目的，不是爲謀肉身暫福，乃是爲天主求光榮，因我們的地位，我們的本分，我們的終向，全是在乎棄絕自己，跟從耶穌背負十字架，

non estis vestri

所以司鐸該當克己，若不克己，連自己的靈魂都不能救，何能救人呢？況愛自己的私愛，是司鐸職位上的大阻碍，故有此不克己阻碍，第一不能成一好司鐸，第二不能成一好善牧。

一，不能克己不能成一好司鐸，蓋沒有克己之功，不能有聖德，

不能善盡己職，卽是不拘什麼善事皆不能作，不克己不能修德成聖，因吾主耶穌說過，誰不全棄自己，不能成爲我徒，誰願跟隨我，當棄絕自己，又說，誰愛自己，必失自己，誰恨自己，將來方能永遠保全自己，從此看來，不克制自己的，連自己的靈魂尙不能救，怎能救他人靈魂呢？請看看耶穌的表樣，他一生總未找過自己的方便， *Christus*

non sibi placuit，且將其己身全全給了我們， *Totus in usus nostros expensus* 且看宗徒們，盡棄所有，不怕死亡，不怕受苦，不怕凌辱，傳天國的福音， *quotidie moriar* 且以爲主受苦受辱受死亡，爲己莫大之光榮， *ibant*

gaudentes etc 有時連自己生來的秉性，盡爲主改移了，如聖伯多祿生性驕傲，後竟成一位極謙遜的宗徒首領，甘受下人的譴責，聖若望性本激烈，曾求過吾主自天降火焚毀不接待吾主的城池，後竟變爲一個至

溫良至熾愛的聖徒，聖多默前本無信，後竟全信，聖依納爵，其賦性亦很激烈，後竟變爲溫善至極，並用其慈善之懷，感化了聖沙勿略好榮名的心，聖味增爵生性驕傲，暴躁，後爲主成了一個至良善至謙遜的表率，總之自古大聖大賢，莫不從克己而成，故不克己，決不能修德成聖。

司鐸不克己，不能約束自己，不拘作何事，不是貪虛榮，就是攬閒事，或是隨自己腦筋，胡思亂想，任意妄爲，決不能收斂心神，好祈禱，故作彌撒分心走意，盡本分慌慌亂亂，各樣神工，皆覺無味，一天祇是隨從私慾，吃嗑玩樂，閒懶自適，因此把神學，和其他聖學，皆束諸高閣，久之，竟將從前所學的一知半解，亦皆荒落，終年累月，貪高妄想，專務一些與司鐸職位無關，甚至有害的俗學俗務，竟

把自己的職務就慢多少，再加上一股毫無知識的趨炎附勢之徒，來盲從附合，一味恭維，此時自己便不知天高地厚，即想自己是有大學問大本領的了，因此即重視自己，輕看他人，覺自己比誰都明白，比誰都強，批評這個，貶損那個，不是譏笑，就是訕毀，總說別人都不對，自己可一點錯亦不認，只求自己戴高帽，不許他人些微受點讚揚，那一幅自誇自大，驕矜傲慢的氣象，真是令人難寫難描，雖然如此，但他猶想自己是一有才有德的正派司鐸，豈不知連一個好教友的資格全不夠，似這樣的司鐸，若不用克己的苦功，克除自己的驕傲，一味的放縱偏僻古怪的習性，決不能救已靈魂，又怎能盡熱心司鐸的職務呢？私愛若不克制，實爲禍患的根由，由此能生出多少的禍患來，豈不拘大事小事，內藏私愛，即不得平靖，私愛又是重罪的根由，因各樣

罪惡，皆從尋快樂避難處而來，故聖奧斯定說，下地獄之人，皆是因順從私慾之故，是以人一有私慾，天主不拘安排他什麼地步，都不能滿他的心，都覺煩苦無味，故此今年求調這處，明年又求換那處，得了這個本分，不久即覺麻煩，又想盼望得別的本分，及至別的本分，好容易到手，不久又生懶煩，再想圖謀別的差事，總而言之，什麼也不能滿他的心，因在世無處能免十字架，人不克己，心被情慾所累，貪望無定，貪此望彼，行東就西，其心昏智亂，常是忐忑不安，好似長江大浪，無片刻的寧靜，他的偏情，又不能一樣，有時過於激烈，一點不順，不是抱怨，即是着急忿恨，凡有所欲，恨不立刻到手，有時又過於詭詐，鬼鬼祟祟，偷偷摩摩的總無光明正大的態度，常是躲躲藏藏，使人不覺，暗自攫取，以隨己私，有時又過於嫉妬，看人

全不如他，有時又過於驕傲，總想壓倒一切，居在衆人之上，更望衆人都尊敬他，讚美他，總之他所作所爲，全是隨從私慾，而與基督十字架之道相反，看世俗虛假快樂，有味至極，聖教會真實道理，反倒無趣，恐怕你說這些毛病，皆因從無有德行來的，一個人若真有德行，決不能如此，不知人不克己，決不能有德行，我給你說吧，你千萬可別拿外貌當作真德，比方說，多少次我們看見有些司鐸們，平常看着好似良善心謙的人，其實是因無人相反他們，如果一旦有人略提他們一些不對，他們立刻就忍耐，就要急火冒多高，這是爲什麼？因爲他們常想別人都當敬重他們，佩服他們，倘別人因一時之疏忽，無意中有些失敬，或是他們心中自起矛盾，妄疑他人重看別人，輕看自己，便立刻怒形於色，驕傲怨恨，忿忿不平，當下就敢給人一

個不下台，他們的良善謙遜，也就不知那裏去了，可見不克己決不能
有真正的德行。

有時我們見幾位司鐸，平常看着真像耶穌在世，具有愛情的代表，及至當實行愛德之時，當犧牲自己幾宗心愛之物，心愛之人，該忍耐自己不悅之事，該斷絕自己私愛牽掣之時，立刻他的心，就凍了冰哩，他的手，就緊哩，即是連他的五臟，也就全比鐵石都硬，絲毫也不能動的。

又見幾位司鐸，往往在容易的小節目上，或一時之間，看着真是熱心，然一遇有些爲難之事，或是日久天長，便理會出來了才知他平素的度日，一點不按規矩，一切熱心神工，不是缺悞，就是好歹的哄弄，些微遇點不順，即敗興失望，諸事任意而行，全無信德，不是就

候，便是敷衍，以致白費工夫，遇苦就怒，遇順就喜，高興之時，什麼都喜歡去作，敗興之際，就失望退却，懶怠向前，然有時這樣人，亦能作些好事，可是單爲邀人誇獎，圖人讚美，只爲自己得意，可不管天主的光榮，與聖教的益處，故天主亦決不能認那樣的善工，因他所作的善工，全是爲己，並非爲天主，然而在他自己，尙以爲是一熱心有功的人，其實真德沒有，實功盡失，所餘者，不過外面虛假光榮而已，可見不克制私慾，不能修真德行。

再往深處說吧，一位司鐸若不克己，他天天怎能作彌呢？因他不克己，不能收攏自己的心神，亦不能好好的預備，因爲天主不但命他外面作祭，更向他要的是心中聖德的祭品，但他心中有滿腹的偏情私慾，污穢不堪，又怎能作天主馨香的祭品呢？他的心常在地下伏着，

怎能舉心向天主說話呢？他的心差不多全教偏情私慾佔滿，怎能讚頌天主之至聖呢？

一 這位司鐸從祭台上昇至講道理台上，因他平素過於疏忽懶怠，不愛看書，不愛預備，到了時候也不過好歹敷衍搪搪差而已，然而自己尙以爲不錯，功勞不小，其實所講的，毫無意味，不管教友作到作不到，或懂不懂，只是隨自己平素缺乏明智的思想，信口胡云，致使教友一點實益得不到，或者有時亦用心預備，盡力宣講，但他講道理，可不是爲找天主的光榮，祇是爲圖人讚美，教人說他有口才，有大學問，因此有時說些無關熱心緊要的事情，或竟說些不當說的話，這樣的司鐸，未從講道理之先，其心已竟忐忑不安，只怕講壞丟人，總是想法往好裡講，盼望聽道理的，都誇讚他，說他講的好，似此好名之

心，拿着所作的聖事，倒成了沽名釣譽的交換品了，故此他的舉動行為，心思念慮，全是爲自己，一點亦不管人之靈魂，得益與否，是以講道理，非徒無益，且有時更有害處。

這位司鐸，多啗聽見有人說他的不好，他自己總不認錯，總不知悔改，不聽善勸，反倒老羞成怒，更不依規矩，吹噓教友，挖苦訕罵，大嚷大叫，暴怒如狂，大有欲吞教友之模樣，致教友看着，聽着，他不是講道勸人，實是因此教友，心中有所過意不去，報仇解恨，教友有錯，本當善勸，但當以慈父心腸，設法委婉規勸，方能感動人心，乃沿用些官場之壓力，以壓制教友，欺凌教友，致教友都想司鐸不是恨人的罪過，實在是恨犯罪的人，是要罪人一死，以至罪人，皆失望不敢上前。

再者，有時來一教友，請這位不知克己的司鐸去給病人終傳，他常是嫌麻煩，懶怠不欲去，要是有副堂，常是教副堂去，或是想法子託別位司鐸去，若不然，不是推這兒，不是推那兒，或是怪這個不對，嫌那個不合式，或是教接終傳之人來回往反，看病之輕重，有無危險，致當此際，使請終傳之人，實在爲難，哀懇再三，這位司鐸，仍不肯開恩，及至來了，致病人不得臨終聖事，帶着大罪死去，而落永苦地獄這位司鐸，若不推辭，早去一會，此靈魂即能永遠升天堂，不致下地獄。

或是有時實在沒有別位司鐸，無法可推，應許自去，但常是遲滯，在裏遲收拾這個，安排那個，等待多時，以不願起身，及至他的時候到了，才慢慢的起身，方到病人門口，或剛走出不遠，則病人已經

嚥了氣啦，以此光景若是帶着大罪未告解死去，下了永苦地獄這豈不是司鐸耽悞的嗎？有時病重之人，來請這位司鐸，付終傳聖事，這位司鐸無奈，祇得勉強前去一次，好歹料理料理，以塞其責，從自覺待人恩情不小，受累已極，倘病人尙未死去，仍在危險之中，再望辦辦神工，得些神恩，或是病人自覺良心不安，再託人來請司鐸，給辦辦神工，送送聖體，這位一見，就心中不悅，說我已經給他終了傳，盡了我的本分，病人他自己當好好的保守，好好管他自己，我沒有本分，爲一個人來回的辦恩賜神工啊。噯，司鐸！你是錯了，你不是教友的神父嗎？教友不是你的教友嗎？豈有神子神友病已垂危，爲父爲友者，不當屢屢常往看顧的嗎？更有時來一接終傳者，不屬自己所管，乃係別的堂口的教友，因本地神父不在家，或路途實在不便，或因別

項真正的緣故，來此請終傳，此時這司鐸，一見就怒起來了，並說些自己沒有本分，管不着的話，常是拒絕不去，即便病人不得臨終聖事而死，要下地獄，亦不能打動他的慈心，就是接終傳之人，跪泣哭求，他的心亦不能動，此皆因不能克己無有真德之故也。

司鐸當想法子費心，給孩子們，或不明白的教友們，常常不斷講解要理，講時尤當以良善，溫和，耐心，忍性，披開揉碎的說，務必教他們都明白懂透，扎住信德的根子才好，假若不肯克己，嫌麻煩，不耐勞苦，如何能行呢？若只好歹講上幾句，問上幾句，或是教他們背上幾句，懂與不懂，全隨他們的便，好歹哄弄領了洗，或辦個神工，充充數而已，這樣當有多少人靈魂，因為神父懶惰不講之故，終身不能明白要緊道理，以致永遠不能得救呢。或有幾位熱心之人，有志

前進修德，要多研究些聖教道理，爲自己多明白些，或是遇機也可給人講解，來求這位司鐸給講幾句，指點指點，但因嫌麻煩，遂當面拒絕，不肯施教，致將天主欲簡之人，阻止不能前進。

又有時，來一罪人，一時因蒙天主神恩感動，動心回頭，自認己罪，來求告解，但此時正遇神父正看自己得意的閒書，或正專務一樣不要緊的學問，或正與心愛的朋友說話，或下棋打牌等等，牽連不即前去，教那罪人，和別的要求辦神工之人，一候候半天，致令那罪人等的無奈，着急而去，這樣辜負了天主此次所賞回頭的機會，後來再不想回頭辦神工了，至於帶罪至死永下地獄，就是別的好教友，因此之故，雖欲動辦神工，勤領聖事，因司鐸懶惰，不欲給辦，亦不敢勤來，後來漸漸冷淡，亦不欲再辦了，哎，這樣的司鐸，還稱得起司

鐸嗎？我們看天主爲救人之靈魂，不辭受苦受死，但你爲救一靈魂，連一會玩藝，一會小散心，全捨不得犧牲嗎，耶穌在世時，不辭勞苦，不怕受餓，在亞各伯古井傍邊，坐等撒瑪利亞之婦，以冀其回心，你是他的代表，豈可因你的懶怠硬心，不管罪人，但你亦當如同蕩子之父，趨前迎抱你的回頭蕩子才對，不當效法那個富貴人，待拉匝祿冷淡態度，你看可憐的罪人，在你的神工園子門口，等待你的憐恤，比拉匝祿更爲可憐，但你該當同如一位善牧前去，找你的亡羊才對，但如今你的亡羊自來找你，豈可心硬不理，任其在爾棧門號泣呢？

有時這位司鐸，也去聽些神工，但因他的私愛太盛，沒有真愛德，更無耐心，亦不過好好歹歹，了了草草，哄弄聽個幾句，念念赦罪經而已，至於妥當不妥當，罪人得益與否，則全不介意，不然不是吹

號，就是嚷鬧，一點亦不知憐恤罪人，更不知安慰，更不會提醒，只知與罪人生氣發暴，致罪人有罪不敢告，或告亦不清楚，辦等於不辦，嗣後更不敢來了，有人說這樣司鐸，固然爲熱心事上，或爲司鐸的本分上，不甚相宜，有些不對，然而他有大學問，有大才能，會著書立說，垂訓後世，能辦外交，善交官長，能與聖教會辦大事，出大力，又能同社會聯絡好感情，並能辦理各等慈善事業，豈不與聖教會露大臉，增光榮耶？殊不知不克己，不願跟隨耶穌背十字架，決不能光榮天主，救人靈魂，亦不能有益於聖教，僅能光榮自己而已，決不能光榮天主，也不能救人靈魂，因爲耶穌，乃用自己的苦難，在加爾瓦略山上，救贖了普世，且他的宗徒們，從起初，至到末了，皆以克己受苦，完成其使命，

Mortificationem Jesu in corpore nostro circumferentes 假如聖

伯多祿，聖保祿，二位宗徒，在赴羅瑪之前，亦先打算，將來到那裡，找什麼體面地位，建什麼華美房屋，享多大的進益，交什麼體面人物，恐怕至到如今，在羅瑪如彼代爾 *Judas* 邪神大像，仍在得勝大廟頂上懸供着哪，但二宗徒，並非貪世福之人，乃喜歡為主受苦之人，因他那時心內，早就知道羅瑪人，將來要監禁他們，綑索他們，且要殺害他們，但他們全都不怕，仍就毅然前往說，我們前往羅瑪，為主致命去，*Famus ut moriamur* 他們不但廣說了此話，而且真真的去了，在那裏亦真的灑了自己的血，為主致命而死，因此後來羅瑪聖教大興，普天下奉教人，皆奉羅瑪爲聖爾公會之首都，再看，凡是接續宗徒傳教救人的司鐸主教們，那位不是以爲主受苦，流汗流血，而完成其事業呢？展開聖教歷史，看看從前傳教救人的各位聖人，能祭主救人，

能化邪歸正，到處聖教廣揚，自始至終，又那個不是以克苦成功的呢？這個克苦的十字架，真是奧妙莫測，真是指示吾人成功聖善事業的不二法門，故此多咱見一位司鐸，真能自克，一無所貪，只知耶穌，只知聖教會，真有謙遜，最愛神貧，既不貪高位，更不愛錢財，從心割斷一切偏情私愛，所愛者，惟獨天主的光榮，與聖教會的利益，故其爲找天主的光榮，爲救衆人靈魂，把自己之安佚快樂，功名富貴，父母財產，連自己之生命強健，*空*爲主犧牲，這樣司鐸，才真是第二基利斯督，耶穌之代表也，教友看見這樣司鐸，誰能不欽佩，誰能不信賴，聽他的命呢？見他如見了天神一般，故他一言一行，都能光照人靈，炙熱人心，並能引人前進修德，成聖，多咱他欲辦一善事，興一善舉，人莫不心悅服從，協心輔助，凡一切貧窮乏困，衰老

病廢之人，莫不沾其周濟，得其實惠，至少亦得多少安慰。其辦理此等慈善事業，雖年費鉅萬，然總不失敗，總不缺乏，施的愈多，而受的亦愈多，其故皆是天主無形中默化富豪慈善之人，令其慨然捐助，不至匱乏，但這等偉大事業，在不克己之司鐸，一定要說他辦不到，誠然你辦不到，因你祇知自愛，只知尋求自己的安佚快活，只知自己大鬧特鬧，大吃大噓，爲一切不要緊的勾當，花錢如流水一般，一點亦不心疼人，一點亦不憐恤窮苦可憐人，更不顧光榮天主救人靈魂，你有錢，只爲發財享福，養家肥己，誰還敢信任你，托靠你呢？肯拿自己汗血換來的錢，供你揮霍呢？且天主更不欲助你成功，以長你的驕傲，你想聖味增爵，若無真克己實德，亦如你自尋己私，但找自己光榮快樂，他能舉辦那些慈善事業嗎？實在，聖人若無克己實德，若無真正

愛德，若不真心爲人靈魂肉身之益處，吃苦出力，決不能引人如此愛戴他，如此信任他，蓋非真實克己，大公無私，決不能人人佩服，人人信賴，肯出財力，輔助他，所以我說，人不克己，決不能辦何善舉，更不能盡司鐸職務。

第二 司鐸不克己不能成一好善牧

爲管理教友，欲得美滿的效果，當有兩個要緊的條件，一在教友方面，當得教衆愛戴，本堂的歡心，Amor 二在本堂這方面，當有熱切救靈的愛火，zelus 本堂司鐸，無愛情，zeium 決不能取得教衆們愛情，教友不愛戴他，他雖有一腔愛火，亦屬枉然，白費辛苦，但司鐸若不克制自己的偏情私愛，決不能得教衆的愛戴，亦決不能有眞明智，

眞恒久的愛情 *Neum.*

嘗見有等司鐸，不知自克，未到一處堂口之前，必先查考那個地方，爲自己合式不合式，教友好管不好管，將來要是來到那裡，可有什麼福享，或是受罪不受罪呢？他聖司鐸，按眞理說，本當全心全力求天主的光榮，盡心盡力，以救人的靈魂才對，但他爲那些事，全置諸不顧，他只顧尋求其個人的私利，如怎麼樣方便，怎麼樣享福啊，致衆人皆看出這位司鐸的心情來，莫不私相議論說，這位本堂，只知愛他自己，並沒有一點愛我們的心腸，他來此不是爲傳教救人，亦不是爲管顧我們靈魂來的，乃是爲找其個人快樂來哩，是以教友先在腦筋裏，存此不佩服他，不喜愛他的印像，後來他怎樣呢？看罷，他一到任，第一樣工作，便是拆這兒改那兒，凡自己一切家俱什物，以及衣食

住三件事，莫不務求精美，豐富，故常想各樣方法，向教友要錢，是以今天爲這事起捐，明天又爲那事歛歛儀，致他所屬的教友，莫不皆說我們一年操心勞力，耕種幾畝薄田，很不容易，省吃儉用，僅夠生活的需要，那有一些富餘，供神父的這樣花費呢？據良心說，我們在不能再壓榨出些油來，滿神父的盼望，但彼不但不聽，反倒說我不管你們難不難，你們要是好教友，當聽本堂的命，急速設法，不然便止你們的神工，或是立刻就走，離棄你們，這樣不夠資格的教友，當這光景，在熱心有信德的老實教友，怕神父真給他們止神工，或是真走，離棄他們，甚至怕後來沒有本堂，不能救靈魂，不得不勉強攤納，竭盡己力，湊些款來，以滿其殘忍奢侈的心，且當面猶當奉承賠禮，以息司鐸的怒，然背地實不免怨恨，像這樣司鐸，如此對待教友，

怎能得教友之愛戴呢？

再看吧，這位司鐸上了講道台，他所講的道理，一點亦不按真正道理的規矩，張口不是責斥，就是嚇唬，拿自己的脾氣性情，當作熱愛之火，拿自己糊塗見解，當作信條，說話不是大嚷，就是大鬧，一點點慈父的心腸沒有，簡直的是一位作威福的大老爺，不是挖苦，即是損罵，心裏常是瞧這地方的教友的意思，好似總盼離棄此地，再換一好地方，才滿他的心意是的，教友們聽着看着，這位司鐸真心態不起他們，不喜歡他們，且老想？棄離他們，因此誰亦不敢上前，這樣誰還能愛戴這位司鐸他呢可見不克己不能得教衆的愛戴，以上所講的，是我們不克己，不能得教友的愛戴，但我們欲得教友愛戴，必當如何呢？欲得教友的愛戴，我們當克制自己之私心，設法就合教友之軟弱，

因我們在世之時，苦樂不常，時有更變，但不拘處何境域，遇何情景，我們常該具一樣態度，總不可厚此薄彼，喜怒不常，不拘何時，有人來求告罪，我們即當急速去聽，有人來請終傳，我們即當起身前往，總不可推辭遲誤，多咱教友有事求見，該當立刻接見，總不當嫌麻煩，且當和顏悅色，發顯自己喜歡接見他們的態度來，見他們常該如同一位慈父，接見自己子女一般的親熱，一樣容易才好，雖有時我們心中煩累，欲尋一清靜地方養養精神，歇歇精力，但我們不拘到那裏，皆免不了煩擾，故我們欲得教友歡心，不可不有忍耐性，且有時今日來求你出主意，討意見，明日他自己作錯了，還要謾怨你，這樣冤枉，按本性說，本不易受，然你爲得教友之歡心，切不管你本性如何，皆當喜歡接待，不拘誰來同你說什麼，皆當用心靜聽，更當以喜歡

的態度，好似聽着有滋味似的方好，因為司鐸管理一處教友，時常不斷，當與教友來往，且人多不能一樣，性情，亦多不同，我們當就合一總的人，好救他們，有時此人來報告些麻煩的事情，彼人又來說些無味且討厭的新聞，雖然不免心中聽着煩惱，然亦當和顏悅色忍耐聽之，切不可露出不豫的氣色來，總而言之，一位司鐸若是願意教友愛戴，在一切接待教友上，常宜和顏悅色，不露半點不喜悅的樣子才好，故此在說話上，常當謙和良善，在舉動上常當柔和慈藹，雖然有時按人之脾氣性情，免不了遇此光景，着急動氣，然一理會，即當以忍耐克制，因我們若不多加意防範，略一不慎，發出幾句暴躁急怒的言語來，即能開罪於人，有傷感情。不但如此，且有時正趕上我們有很重要緊的事情，比如我們正預備什麼功課，或思想一宗要緊的理想，稍

一分心，即能將我們好容易才尋着的意念打斷，此時來一人找我們說會話，或辦點不要緊的事情，我們該當怎樣呢？可說你出去吧，我沒有工夫嗎？決不當如此，但該當怎樣呢？該當立時停止我們的功課，喜喜歡歡的接待他，心中雖有不悅，然此不悅，除天主和你自己心中知道外，外面一點亦不顯才好，有時來一人，欲見我談話，我平素知道此人脾氣古怪，性情格別，說話亦難投機，見面亦沒有大益處，即是見，亦如不見，然我既是司鐸，亦當以禮接見，且當和顏悅色，如同接見一位好朋友一樣才對，又遇機會，來一糊塗莊稼人，我知道同這樣人說話，甚無意味，因這樣人說話，不是粗鄙，即是野蠻，或竟說些無根無據的事情，他拿那些無根無據的事情，說着就當真的似的，看着比什麼都要緊，比國家大事還重大，但這樣的人，我們亦當好

好的接待，亦當以愛德忍耐聽之，又有時，遇見一個小心眼之人，
Scrutinious 說好些很不要緊的事情，教人聽着實在麻煩難受，我們亦當
忍耐靜聽，心中雖覺麻煩，然外面一點亦不當顯出才是，又有時遇一
粗魯之人，他本來什麼亦不懂，什麼亦不會，不知他那裏得的一知半
解，對的少，不對的多，但他自以為得意，竟在我們跟前來的說講
，且不知已經說了幾百次，仍當新聞述說，我們聽之亦不可厭煩，且
每次亦當隨之談說，如同初次聽說一樣，切不可駁斥他，攔他的清談
才好，總而言之，我們當就合一總的友友，就合一總的人，不管他
是外教是奉教，是新教友，是老教友，有學問，或無學問，是窮是富
，是尊是卑，都當不分彼此，一樣的接待，如同吾主耶穌在世傳教之
時，接待各等的人似的，常是一樣的愛德，一樣的利悅，一樣的慈善

，誰也不拒，誰也不嫌才好，不然人將說這是一位古怪脾氣的司鐸，或說是位嫌貧愛富的司鐸，他不理凡人，你若願見他，得等他高興的時候，否則休想見面，即見，也斷難得他的好臉，他所喜歡接見之人，不是他投脾氣的，就是有錢有勢力的，或者是他心愛的，別的人休想到他跟前，弟兄們，我們想一想，一位司鐸若不真正克己，不克制自己的私慾偏情，不壓伏自己的脾氣性情，能在各樣的境遇上，常常能夠保持自己一樣的謙和可愛嗎？決然不能故此司鐸除非克己決不能得教衆的愛戴亦決不能有真正的，永久的，明智的熱愛，以得完全熱愛的效果。

往往看見幾位司鐸，初辦一件事情，或初到一個地方，真是熱心至極，愛火蓬勃，不辭勞苦，亦不怕人說，任勞任怨，責惡勸善，盡力

而爲，教人看着，真像一位宗徒回世，大有歸化普世之望，豈知愛火不長，一燃即滅，不久即大失人望，故起初所作一些半點有頭無尾，有始無終的小小事功，不久即全雲消霧散了，皆因這樣司鐸沒有自克之毅力，故其熱心，不能長久，起初亦不過自哄，終歸哄人而已，緣我們一生所處之境遇，若不以信德之神光，勝過本性之眼光去，所遇無非愁苦煩惱，因爲又當講道理，又當聽神工，又得出終傳下會，今日遇見這個事，明天遇見那個事，總是麻煩不得了，況現世人心大壞，教友亦隨之轉移，尤其是在外教社會之間，信德薄弱之地，舉目四視，無非煩惱逆心的事情，總之到處無非十字架，若我們見難即退，遇逆境即掃興失望，一點毅力沒有，如何能成呢？但不自克又怎能有毅力呢？既沒有毅力，我們的熱心，決不能恆久，一點煩苦，即能打

消我們的心火，又怎能爲主光榮担任大艱大難呢？當知我們一生的職務，無非艱難困苦而已，若願善盡此職，該時常不斷，與艱難困苦的環境奮鬥，必須戰勝一切，方能在我們職務上收美滿的效果，但不知自克，沒有毅力，一遇艱難，他的熱心立刻就冷，他的愛情，亦就比冰都涼，在一件事上，起初作的甚覺高興，然一遇打擊，立即垂頭喪氣，畏縮不前，果然他若是常坐順風船，一點風浪沒有，諸般順適，凡事恰心，自然有一番熱愛之火，興致勃勃，不怕勞苦，不辭心力，以修理主之葡萄林，寔指望結些善菓，借爲自己嘗食一二，沒想到，不稱人願，竟結些痰毒惡菓，豈不可氣，豈不可惱？故此忿忿不平，乃竟抱怨說，真是這地沒良心。實在可惡，因爲我費了好大力，用了許多心，實指望藉此收獲些嘉實美菓，不想竟竟莠子，秕稗，卽是實

指望，辦一善事，滿望成功，借以顯顯自己的才能，以得些光彩美譽，不憶竟遭失敗，勞而無功，噫，真是他拿辦天主事情，竟爲自己找光榮，若是自己得了光榮，卽抱怨失望，豈不可笑？他也是一想：不拘什麼事，若欲成功，都得天主聖寵相幫，更當等候天主聖意所定之時候到來，方能成功，若天主所定之時未到，我們着急，亦屬何益？

有時一位司鐸，巧逢時會，到了一處，稍費些心力，卽大見功效。從前不辦神工者，如今竟都來辦神工了，從前多少不會要理者，如今他立了書房，亦都會要理了，從前風俗不大甚好，如今經他講勸，亦覺比前改善，但他沒有恒心，不能長久好到底，因爲有時忽然遇見一件傷心的事，或一逆心的阻擋，便立刻賭氣失望，閉門自居，卽拿定

主意，從此什麼也不管，也不辦，走他那消極的道路，或是有時辦幾樣事情，自己費心不小，大見功效，自以為功德不小，因自己才能所致，想人人都要誇獎他，讚揚他，莫想到，不但人不誇獎讚揚，反倒說他不好，批評他，誤枉他，多少不對的地方，他的驕傲性情，立刻就受不住啦，他的熱度，他的高興，並他的勇敢，便致時全都消滅了，可見愛火，若無克己之德扶持着，不久即要消滅，但一人若欠明智之德，他的愛火，亦難恒久，實在倘若一人若不以明智節制自己的愛火，他得辦多少糊塗事呢？比如一位司鐸，性情熱烈，辦事急進，缺乏明智，毫無步驟，只本着他的熱情辦事，遇事不想，不管不顧，只知任性，急切求功，冒昧進行，即難免跌倒，失敗，他的熱心亦不能保持恒久，雖有時見明白人，好心提醒他，告訴他說，作事當以規矩，

看光景，照事作事，不可祇憑一己血氣之勇，熱烈的心腸，急於求功，恐欲速則不達，欲益反損，蓋一切事情成功，必須時機成熟，當耐心以待之，例如療治毒瘡，不可早收口，恐毒蘊於內，反更增加危險，但他不能克己，舍己從人，只是一己的私見，任性胡爲，如有人說他冒險，他不但不服，反疑人有心嫉妬其功，竟與人作對，司鐸們往往因此大傷感情，不免壞善表而有碍於聖教會，又常見有些青年司鐸，滿腔熱血，急於救人，敢作敢爲，不怕冒險，初到一處，即想整理一切，凡自己所有那無知識，無閱歷的種種思想，都要見諸實行，這樣的人，若不以明智之德，克制住自己，他那糊塗愛火，不知將來要鬧得多末糟啊，因他竟用此孺子的主意，書生的理想，無頭無緒，混行一切，他自想自己新學一是，比人都高明，總不與人商議，更不

欲請教於高明，亦不欲用那些有經驗，又明白老年人的意見，致後來辦了好些荒唐古怪，識見短少的事情，他所用的方法，皆係招人可笑兒戲法子，致外教人，或不好人等，看見此等行爲，譏笑議論，侮辱聖教會也，況且他又今日改這個，明日換那個，所有一總前任定的章程，盡行推翻作廢，他猶推說，往好處改良，往齊全處整理，豈不知結果，竟鬧的亂七八糟，較前愈壞。

又有一等司鐸，辦事雖不荒粗，然只願爲聖教會過于貪功好勝，不拘何事，只爲聖教會外面增光，什麼方法都用，什麼糊塗主意都聽，總之他是只求目的，不擇方法，他只知自己有好心，可不知他所用的方法，乃與天主聖意不合，他亦不知按明智，用規矩節制自己，想天主與我們一樣，祇要自己得利就得，並不管合理不合理，公道不

公道，殊不知天主乃至公之義總不強迫人自主之權，且化無窮上智，管理世上萬物，常是不慌不忙，全用他至善工化運動萬物，以達其所定的終向。

更有一等司鐸，將自己職務上當作的事，放棄不作，竟專做那些作之有功，不作無罪的事情，卽上專在聖經勸諭的事上，用心，自己的本分，可不作，或竟嫌自己本分的事不光彩，無意味，置諸不理，竟想作些自己職務以外有光彩有便益的事情，或是爲人代包，管人閒事，這是捨己之田而芸人之田，不惟徒勞無功，且將來在天主前，如何交代自負的責任呢？總之，凡不知克己之熱心的，短不了糊塗錯亂，他的愛情，也決不能吸收良好的結果。

衆位弟兄們，我們從起首，說到如今，所講的，總起來說，卽是

司鐸一總行爲，全都歸於克己而已。司鐸欲修德成聖，當先克己，欲善盡自己職務，當克己，欲自己所作的事情收好效果，亦當克己，欲得教友之歡迎愛戴，更當克己，欲自己的愛火，*NOBILIS* 恒久不滅，仍當克己，欲自己的行爲明白不錯，亦非當克己不可，總而言之，天主的光榮，聖教會的益處，教友升天堂，或下地獄，連我們自己的靈魂，得救與否，皆歸于克己不克己而已。

看來這克己工夫，爲我們真有關係，真有價值，聖教會從起初至到如今，出了多少位主教司鐸們，爲天主找了多少光榮，爲聖教會辦了多大事業，他們莫不以全副精神，注重這克己的工夫的，故一生不辭辛苦，不怕流汗流血，奉行那光榮天主救人靈魂的偉大事業，看看聖教初興之時，那些宗徒們，並接續其位的那些主教司鐸們，費

了多少心，出了多少汗，流了無數的血，爲光榮天主，爲傳揚耶穌之信德，歐洲最野蠻的民族，變成了文明之國，風俗最壞之地，化成了禮義之邦。至今歐洲各國，教化大行，蒸蒸日上。莫不是當初主教司鐸們，苦身克己的結晶？再看當初主教司鐸們所到各處，開通多少民智，遺留多少文化，建立多少大堂，創立多少醫院，立了多少善會，救了無數災民，這些豐功偉業，又那樣不是從聖教會主教司鐸們，千辛萬苦，勞力費心來的呢？如今聖教會又打發了，無數的修士修女，到了極遠的地方去，受了多少辛苦，經過多少艱難，流了多少熱血，傳揚天國的福音，勸化人民，認識真主，連那些極野蠻極兇殘食人之地，毫不懼怕，毅然前往。我們想想，這等精神，是不是克己之功呢？

弟兄們，我們看看從前宗徒們，並那些接續其位的主教神父們，他們爲光榮天主，爲傳揚天主聖教，在他們的本國，並在其他至遙遠未開化的國，出了多少力，費了多少心，甚至流汗流血，捨身致命，亦全不怕，亦甚甘心，以致爲主創立了何等大的事業，普天下，有人烟的地方，莫不見過他們的踪蹟，莫不得沾了救贖的洪恩，我們蒙天主格外召選，聖了司鐸，亦實係成了接續他們職位之人，當今聖教會尙有多少待我們當辦之事業，尙有多少不認識天主，不恭敬天主之人，尤其是在我們中國，多少萬萬人內，才有幾個真正信認天主之人呢，其餘四五百兆同胞弟兄們，至今仍在永遠死亡之路，魔鬼權下，尙未得沾吾主救贖神恩，將要下地獄受永遠之苦，永遠凌辱天主聖名，我們既是接續宗徒職位的人，但分稍有信德，稍有愛主愛人之心，眼

看多少萬萬人靈魂，將要永遠下地獄，大大凌辱天主，大傷天主慈心，不當效法宗徒們，並那些好司鐸們盡心竭力，費心勞苦，救我們同胞的靈魂麼？即便遇機流汗流血，捨生致命，亦不容辭，當知欲救人靈廣揚聖教，只靠銀錢勢力，決然不成，非我們用自己的汗水，相合耶穌的聖血，決不能真見大功效，蓋吾主用十字架開了天門，我們若願升天堂，若願救別人升天堂，非走這十字架道路決不能成功，因為吾主耶穌用十字架救了普世，我們願救人靈，亦當效法耶穌，常背十字架，卽是一生不斷的克苦致命。

司鐸應有之防範

善牧，只是聽神工，講道理，還不算完全盡了他的本分，又該在他所管理的教友身靈上，時加注意， *Ipsi enim pervigilant quasi rationum pro*

animabus vestris reddituri.

聖味增爵深明這個責任，爲克利市本堂時，他時刻不斷的，放開眼睛，查考教友身靈上的需要，凡他所願所想，並他所作的，全全趨向這獨一的目的，爲求其堂口多獲神形大益，他說，我靈將要在天主台前，替我所屬一總人的靈魂，清算帳目，所以神父們，我們如今討論這問題，就是司鐸們當在何事上，該當注意。

司鐸在己身上，首當注意，以免有越乎範圍之處，然後再顧及他

人， *Attendite vobis et universo Eregi.*

因司鐸是衆人的表率，欲正人必先正己，所以在一切行爲上，務必使教友們看出一點有違背聖經，礙人眼目的才是，在一切言語上，要多加慎重，不可隨便，因爲往往由言語不慎，發生關係，在與人來往，尤當慎重，因爲你常去見誰，誰常來見你，一往一來，一出入，全逃不了衆人的眼目，比如你不加小心，壞了表樣，或常常加小心保守純潔無罪的身分，人全看得明白，一點也不能混過去，故此在一切言語行爲上，當有一定的規矩，在辦公事的時候，更不可稍有出乎範圍之處。

第二，對於住宅，該加注意，本堂神父的住宅，該比教友的房屋更有規矩，更有次序，因爲聖保祿宗徒曾說，誰若不會管理自己的家

室，焉能會管理天主的聖殿呢？所以神父宅院，若是一點規矩次序沒有，真是壞表樣，若是有規矩有次序，爲他人看着也覺動心，故此在神父宅院，要緊當有規矩有秩序。

一 在日費上，總當量入爲出，不可虧欠，因爲本堂神父，不知節儉，自奉過奢，甚至東挪西借，欠人多少賬目，或是妄耗多少他項正款，實在不體面，於教友實是壞表樣，況至欠債不還，更有傷公道，倘或招得債主臨門討索，以致爭吵，給人毀謗神父，遭踐聖教的機會，這更是大壞表樣了，所以我們別忘了，耶穌同他的宗徒們，並諸聖人的神貧克苦，更別忘了，聖教會的財產是聖的，是爲光榮天主教人靈魂而用的，我們在花錢上，將來當同天主算清賬的。

二 在自己住屋的裝修上，當有秩序，要清潔，要雅緻，切不可帶

世俗的色采，更不可污穢不堪，亂七八糟，如同一個下等人的住所，凡一切欠莊重的陳設傢俱，都不當用，但亦不可過于奢侈，過上講究，以致教人看我們，是一個愛世俗的人才對。

三 在飲食上，當有規矩，時刻要一定，不該想多會吃，就多會吃，飲食之物，不可過豐，亦不可過奢，當合乎中，又該當乾淨，合乎衛生。

四 在用時候上當有秩序，每日起時，睡時，念日課，作熱心的神工，以及讀書，散心的時刻，都當有一定的規矩。

五 在辦理一切事務上，要有秩序，要光明正大，致於每天晚上，回憶這一天，所作所為，都能向自己說，假如今夜就死，也沒有可亂心，也沒有可疑惑不妥的地方才好，為對於作彌撒的數目，欠人的

賬目，或別人託我們保管的錢財事物，或我們自己的事情，全都該清楚不亂才好。

六 在保管的簿冊書籍上，該有秩序，如領洗，婚配，善工，聖地，各種簿冊，都該案時詳細登記，倘有其他簿冊，或書籍，或文件，都該一欄一欄的分別保存，不可混合，例如主教所出的章程諭帖，主教的公函，及一切聖教會有權柄者所來的公事等等，放在第一欄，登記收入各等聖會的人名冊，並聖事的文証等等，放在第二欄，關乎本堂歷史，或本堂名人事跡的記錄等等，放在第三欄登記，應行周濟的窮人名冊「此冊內，注調察窮人的實況，以資救濟，」放在第四欄，關乎學校，和講要理的事情，放在第五欄，總之種種應行分別保存之物，都當分別保存，以上所說的，不過是司鐸所當注意的一份，此

外在一個堂口，尤當注意的，是僱用堂中的盡本分人，在盡本分人中，爲首該加注意小心的，是伺候神父的僕役，俗稱神父的先生，第一，該當選一端莊老實，具有好表樣，不愛多說話，喜好清靜，年歲合式的人，不可過于年輕，至少當滿二十五歲的，在堂裏千萬不要使先生執掌大權，說一不二，想怎麼作就怎麼作，全照他自己的腦筋，安排各樣，他本分的事情，司鐸一點也不敢管，有時在飯廳，或在客廳，有別的神父，或外來的客人，也必要先生相陪，不拘神父同誰說話，先生也要插嘴，他的先生喜悅誰，就從優待誰，從此能落一句俗說，誰要討神父的歡迎，該先運動他的先生，祇要同他的先生交好，無有不好辦的事，他單管神父院內之事，還不知足，還要管一個堂口的事情，即是連神父的神職以內的事，他也全要出來干預，誰要有事，

欲見神父，先得稟明他的先生，非得經他的許可，休想進神父的門，見神父的面，他就如同是神父院門的崗兵，緊守門戶，誰沒有他的允可，也不能入，他又如同神父的探訪，給神父傳來多少閑言調語，致本堂與教衆，生出多少犯心的地方，似此種種僭越職權，狐假虎威，最是不合理的事情。故一位神父，對於底下的人，千萬該當阻擋，他們這些越分的行爲，教他只管本分以內的事情，本分以外，總不許多事，該當教他，總別忘了他在堂內盡本分，不是爲管別人，專是爲聽神父的命，又該囑咐他，好好的待承本堂一總的教友，對待神父們，不拘那一位，都該恭敬有禮貌，總不可藐視別的神父們，爲關乎本堂教務的事，總不許教他們知道，是以當着他們的面，總不提教友的事情，更不容他們向我們提說教友的事情，在他的一總行爲上，都該注意

，比如他們在外同什麼人往來，有什麼事情，並他在堂所盡的一切本分如何，盡心與否，都該該留心，又當使他每時都有他當照料的事，以免空閑，到底對待他，要仁慈，要大方，多咱他有什麼難處，神父當設法安慰他，撫恤他，使之喜歡服役用心，總不當以權勢威逼他，使令他，更不當同他發怒生氣，責斥他，該當對待他，全照天主聖神的主見，聖神在古經上說，若要你的僕役，於你忠心，你該待他如你的弟兄一樣，不要在你家內，如同一個獅子，顛覆你的家人也。

Si est tibi servus fidelis quasi fratrem suum tracta. Noli esse sicut leo in domo tua evertens domesticos tuos.

到底你待他不可過于親匿，同他說話，態度常該沉重嚴肅，切不可顯出姑息憐愛來，以免過于親密的嫌疑，總不可容讓他，過于裝飾

打扮，或是只顧自己的私務，悞了公務，因爲在此點上，神父要能容讓他，本是出於仁愛。其實如此縱放他，能教他生挾制主人的驕傲心，或是如此放縱他，習慣成自然，能引我們生出別項的情節，也不當顯出過于尊重他，信任他，戀愛他，教他恃寵而驕傲，或生別項可憐的弊端，特特的是二火相焰，不可接近，當時刻小心，免陷於誘感的大危險，我們別忘了聖熱肋尼莫那句話，你知道你的僕役，爲你是一個陷阱，他的出身越賤，越容易陷你於死亡，因爲他服侍你，你不免常看他的容顏，可愛的弟兄，如果這個僕役，爲你真是跌倒之石，犯罪的根緣，你快把他辭退吧，因爲你處此光景，決不能救你靈魂，然而你必要說，我要是辭退他，我可說我什麼呢？瞎，我可愛兄弟，你還猶豫不定麼，你想這一個人，很不痛快於你，他還向你說什麼？感

恩知情的話嗎？一定不能夠說你好，你不用妄想，但一個被你開去的人，他說你好歹，有什麼用處呢？以上所說的，這就是你當對待你的僕役行為上所當有的注意。

七 爲限制婦女們進司鐸的宅院，更當有一定的準次序，一位好司鐸，若無真正緊要的緣故，總不容女教友們進神父的院子，更不容許他們進神父的屋子，這是從來聖賢的規矩，總不許一男一女，在一處談話，*Nunquam solus cum sola* 有要緊的話，該在堂內說，或是相宜的地方，且常該是大明昭彰的地方，在屋內談話，常該廠着門戶，使人都能看的見，都能隨便出入，聖熱肋尼莫說，你住的地方，或是很少，或是總不許婦女的足跡登他的邊，你看你不如達味聖王更聖，不比三松更勇，不比撒落滿更賢，常常你該記得，地主的住戶，是被他的

女人所逐出來的，聖奧司定連他自己的親姊妹，都不願意接待，因為他說，我的姊妹，固然是我們的好姊妹，但來見我的姊妹，却不是我的姊妹，是以聖方濟各沙肋爵亦因此理，竟不願同他的母親片時的同處，神父們，我們看看那些大聖人，雖然有那樣的大聖德，在此一節上，尚如此加意防範，為保存他們的德行，我們若是不加小心，故意蹈犯罪的危險，又怎能盼望保持自己呢？

司鐸第三對於聖堂之內，當加注意，所當注意的，一是在堂裏供職的人，一是在堂內所有的物件，一在堂裏供職之人，該是有信德熱心，有好表樣的人，故當時留意他們，在聖堂裏，是否端莊恭敬，在禮節上，是否謹慎周詳，在唱經上，是否字句清晰，聲音外表，是否能啟發人的熱心，不是麼？有些管堂及輔祭先生們，他們到了祭台前，東

西亂跑，毫無敬意，就如同在世俗場中行走一樣，唱經及輔祭的學生們，是否在祭台裏頭，當着神父作彌撒的時候，隨便又說又笑，左顧右盼，甚或玩耍打鬧，來回左右的亂跑，答應的經，是否清楚，行禮節是否端莊謹慎，教友在堂內，是否嚴守靜默，進堂是否爲念經祈求天主，好些人，在做彌撒經的時候，或是神父講道理的時候，跑堂外吃煙，閑坐散心去？或是在堂內，分心走意，東瞧西看，或是竟看出入的人，多時在如不在，以致缺了與彌撒的本分嗎？對於上諸端，神父都該時加注意才對，除了堂內供職人外，本堂又當用心照料聖堂，所有的器皿什物，該把聖堂安排的整整齊齊的，打掃的乾乾淨淨的，裝飾的規規矩矩的，雖不能全是富麗，到底爲乾乾淨淨的，誰都能夠辦的，是以在聖體櫃子上，祭台的上下，以及蠟台酒水棹等處，總不許積

聚塵土多厚，該把聖堂打掃乾乾淨淨，領洗的池子，大堂的墻垣柱石，聽神工的地方，並一切椅凳諸物，都要乾淨齊整，效法乃包顛的表樣，聖熱助尼莫，曾讚美乃包顛 *Nepotianus* 說，他很用心裝修他的祭台，如此光輝，收拾堂裏的牆壁，如此的明亮，擦抹堂中的柱石，如此的潔淨，他的堂內的器皿，陳設都是乾淨無比，燦爛光華，並他在堂內所行的禮節，都是用心用意，必恭必敬，不快不慢，不慌不忙，一點懈怠的樣子也看不出來，至於祭衣，大小白衣，歛布，祭台上大台布，酒水布，領聖體白布，以及聖體盒子，聖爵，酒水壺，洗手布，聖體櫃子的內外帳幔等等，都該當教他們整整齊齊，乾乾淨淨，切不可污穢不堪，破破爛爛，以致教人見着生厭，且爲料理這些事情，用不着多少銀錢，誰都能辦的到，這也是發顯神父的信德，得拉毛特 *Dela No.*

司鐸主教，看着管理天主聖殿的熱心，當一個好司鐸的真實的憑証，是以他不斷的常說，看一個堂裏，管理的如何，就可以知道，那位本堂是一位真正好司鐸，或是一位有名無實的假司鐸，故他一日向他屬下一位懈怠司鐸說，你信耶穌真真在此麼？那位司鐸答應說，一定我信，此位聖主教又答應他說，你還不如不信更好哪，因為若是不信，也不過你是一個異端人就完了，然而如今，你如此的待承這位，你所稱呼所信任的你的天主，你又落一個大不敬的罪名哪，有多少神父，見些個領聖體人穿的不整齊，手臉不乾淨，他們不肯給那些人送聖體，到底他們把耶穌天主的真子，供放一個地方，連一塊乾淨白布，乾淨歛布都沒有，他倒不以為怪，豈非大可異的事？再沒有比祭台上，更該用心照料的乾淨的了，總不當拿一件物件，已竟夠髒的了，還不肯洗

，還不肯換，還想使用，神父們，我想我們這裏的神父，沒有那樣無信德的，然而我們爲裝飾我們聖堂，預備我們的祭台，也都有真正的熱切麼？凡是一切，於我們本職不相宜的事情，我們一點都不容忍麼？我們將來有一日，盼望在我們的墓碑上，也能賺得了給那一位有德的主教，刻的那句話說，天主我愛了你聖殿的光榮，*Domine dilexi decorem domus tue* 將來也能有人給我們，寫這一句話麼？

在我們當注意各等事上，切不可有所忽略，比如爲教友進堂念經上，我們該當規定，於大多數適宜的時候，行禮節唱經，我們該接着聖教會所定禮節，所准的韻調而行，不可隨我們的便，想怎辦就怎辦，想唱什麼就唱什麼，若是在我們的堂口，有基本金 *Fondatio* 當作的彌撒，我們照着人的定約而作，不可任意更改，爲供聖體，在每主日

，或是至少每十五天，該換一次新打的麪餅，爲聖體燈，我們該當加意留神，教他日夜常燃不息，在堂內設有供奉的聖鬮，我們該當查考，並保存他的實據，該好好的供放，好好的敬禮，以免輕褻，在更衣所內，也該如同在大堂內，樣樣都該有規矩，有層次，祭衣祭器，並一切所有爲堂內所用之物，都要壘的好好的，擦的乾乾淨淨的，各放各位，安排的規規矩矩，切不可亂七八糟，混亂一堆，更不可髒污不堪，好似牛棚馬圈的樣子，各樣東西，都當有一個箱櫃，設法鎖的嚴緊，以免失落損壞。

第四樣，本堂神父該注意的，是他所管的一總教友的家庭，善牧認識他一總的羊，好本堂也認的他一總的教友， *Diligenter agnoscere vult* *turn peccatis tui* 是以教友有憂苦者，本堂該施給他安慰，不和睦的，本堂該

給他們平和，他在教友中，該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人，*Pacificus per domus*。若是遇見孩童們，本堂該發顯有慈母的愛情，爲的是好教他們不怕神父，好常喜歡到神父跟前來，以成熱心的孩童，這是爲整理改化一個地方的很好的法則，若是在一個完善的堂口，如此而作，也是保持那堂口永久完善的方法，所以多會遇見孩子們，該常顯出笑顏可掬的樣子來，以取悅彼等的心，設法跟他們說和藹的話，有時候接二片三的，給他們一點小聖物，以作小紀念，該設法勸引他們，早早的進堂，早早的辦神工，好好的聽講問答，每年又當給他們預備開初次的聖體，在開初次聖體的時候，該當有個慶賀的樣子，在前一個月，就該預備他們，設法給他們辦一個總神工，避三天靜，他們雖然不會作什麼，不會想什麼，想法不教他們隨便說話就夠了，因爲說話，最易分心

，最能佔他們熱心的想念，開了初次聖體後，猶不當捨棄他們，不當離開他們，以防備他們的軟弱，設法給他們成立一個消遣，或是一個不拘什麼善會，教他們勤領聖事，好不斷的常常同他們來往，引導他們，又該常常在他們身上，加意防範，多阻他們爲難的時候，設法給他們出個主意，想個法子，特特的是當他們選擇地位的時節，神父該設法引領他們，教他們好好的隨從天主的召叫，若有願意修道的，或是願意入會的，更該當好好的栽培他們，相幫他們，教他們隨從天主的聖召，神父們，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呀，即是那裏有好本堂，那裏就多出好些修道的，多出好些入會的修女，反之，那裏本堂神父不什麼強，那裏差不多，就沒有那樣的召叫，豈不可怪嗎？這個分別，是從何而來呢？沒有別的緣故，一個是因爲心裏結紮着，外面提倡着，別

的一個，是因爲他不拿那當事，然而此等忽略人的召叫，在天主前，不免有重罪，因爲這是相反天主照顧世人，所有的聖意，置諸於無用之地，第二，犯相反人的靈魂的罪。累及他們昇天的道路，因爲是阻擋他們隨天主聖召，就是不教他們走那天主指示他們，應走的道路，第三，相反聖教會，因爲叫聖教會，缺少多少有益的職員，若是那個地方缺少司鐸，我們越有本分，相幫人的聖召，若是忽略過去，所有的罪也是越加更大，到底在我們司鐸之內，有多少人，爲提倡聖召的事，實在不夠本分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天主既然從前用人召選了我們，別人既爲我費了心，我們也該爲天主替別人費心，你們看看，在我們主教區域，是何等的廣大，人民是何等的衆多，是怎樣需要神父們，這些事情，全

在你們設想，你們每人給這地方增一位，或兩位司鐸，不久這地方司鐸，便要加倍的多了，聖教會的人，自然就要足用，聖教會也就要廣傳了，神父們，你們能作而不作，這是沒有愛天主，沒有愛人靈魂的心，沒有愛聖教會的憑據，也沒有聖教會的真精神，我知道，一定爲熱切提倡，或栽培修道的事，有好些難處，有好些阻碍，到底一個人，若欲登高，見難就退，還能立什麼功勞呢？我們切不可怕艱難。

至爲對於沒有天主召選的孩子們，本堂神父，還該當相幫他們，給他們拿好主意，成全他們終身的大事，到底爲他們婚配的事情，神父不要參加，比如作媒作保等等，聖盎博羅肖有言，講貞潔的人，不該給人介紹婚姻的事， *Praedicator castitatis non sit conciliator nuptiarum* 本堂司鐸，又當盡力阻止他們，背着父母，去參加一切不正當的聚會

遊戲，以及有傷道德的跳舞等等，是以神父該當盡力幫助他，使之成爲一有道德的團體，以至成家立業，及至他掌管自己家務時，本堂又該用聖保祿宗徒的話說，誰若是不管自己的人，特特的是不管自己家裏的人，他比外教人還不濟，*Si quis suorum et maxime domesticorum curam*

non habet, est infideli inferior.

教他們善盡本分，立好表樣，好好的留心

，管理其一家上下，都好好的盡自己的本分，大家都和睦睦，誰也不當傷害誰，特特的當避免不好的言語，不好的風俗習氣，若兄弟姊妹，情竇已開，睡臥要使分離，尙未婚配的親友們，不可隨便彼此同居共處，以免弊端，若有如此光景，我敢說爲給窮人置買幾個床，使他們男女有別，比給他們食物，免他們餓死，還更要緊，本堂神父，除了注意當家的主人以外，猶當用心照顧那些給人傭工的人們，設法

使他們尋找一個容易救靈魂的地方，比睜錢多的地方更妥，若是一個地方，於他有犯罪的危險，當急速的辭退那個本分，更該教他們尊敬他們的主人，如同尊敬耶穌基督一樣，該當喜歡順聽他們的命令，該當拿着主人的事，當自己的事一樣的辦理才對，本堂若是如此而作，他的本堂，所有的各家，莫不沾其用心管理他們的恩惠。

第五，本堂神父，該留心管顧的是貧苦人，神父對於他們該當大展他的慈悲，憐愛他們，就彷彿一個慈父，憐愛他的子女一般。在他的子女中，越是苦難多的，越當另外的憐恤他照顧他，惦記他，好本堂對於一總所屬教衆，雖說沒有不罣念的，但對於窮苦人更多關懷，他們在一總人當中，更是當恤愛的，更是當從心該惦念的，若願分辨一位司鐸的好歹，全看他對於窮人注意怎樣，一位司鐸，若是真有憐愛窮人

的心，才是一位真正的司鐸，才當得起一位寵教司鐸的大光榮，才能真實得獲衆人的倚靠心。更能在窮苦人的心裏，獲得一份權勢，好引領他們修德爲善熱心敬主。

常在窮人艱難困苦上注意的司鐸，才是有福的， *Beatus qui intelli-*

git super egenum et pauperem in die mala liberabit eum Dominus 禍哉，沒有愛德的司鐸，在末日，耶穌將要向他說，我飢餓，你沒有給我吃的，我渴時，你沒飲我，我裸時，你沒有給我衣穿，可咒罵的人，離開我吧，去永火裏去吧，況且一位司鐸，過于慳吝，對於窮人過于的心硬，不單是天主可咒罵的，也是人可咒罵的，他卽便在別的方面上，不拘怎樣熱心，全教他的慳吝的名氣敗壞，致於他所作多少事情，全無效力，全全勞而無功，他所作的別樣，不花錢的善事，不但不能感動人心

，反倒招人厭，況且教友，誰不知道我們的地位，就是窮人之父，懷念他們，是我們爲首的本分呢？故此神父，若是將所收的獻儀，所積的錢，儲蓄生息，發財致富，不知哀矜窮人，可憐窮人，反倒苦害窮人，他真該怎樣的受萬人的唾罵，這還是一個明明的壞表樣的罪，特特的是，到他死的時候，他這個特奇的罪惡，更要發現了，到了那時，他的承業的人，都不顧得哭他了，都急忙去分他的產業去了，及至分贓不均，彼此爭吵，彼此打鬧，不定將到那步田地去哪，到了那時，教友罵他，窮苦人罵他，及至到了審判之日，在天主前，必有多少窮苦的人，因他殘忍壞表樣之故，害了多少人的靈魂肉身，如今下了地獄，全是因他慳吝之故，豈不呼求天主，替他們報仇嗎？神父們，這些事實，一定多的很，你們也全知道，所以我不必說他們

了。

哎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盼望天主，保護你們，總別起攢錢的心願，因為攢錢，是自備索鍊，自縛自己，蓋人既想積攢錢財，則決不能不牽罣於心，這是一個最卑鄙的行爲，這又是一個自趨永罰之路，天主聖神，在聖經上說，誰願望發財致富，將必陷於誘惑，將要陷於魔鬼的圈套，且將必陷於永遠的死亡之惡慾，按這聖經看來，一人或是該當脫棄發財的心，或是該當離開信德道理，我知道，有人爲掩蓋他的慳吝，說出多少推辭的假話，以搪塞人之議論，即是有人拿攢錢，叫作是會儉省，是怕妄費，是爲遠慮，但是我答應他說，這是下賤的事，這是守財奴的事，這是不願意倚靠天主的事，在天上沒有一個這樣假明智的聖人，又有人說，要緊該當打算，不然日子必要空虛，我

答應說，在司鐸所當經營的，是愛德的善工，愛德教我們減少我們的費用，積攢幾個錢，去周濟貧窮，不是爲好過日子，你問問聖加路，聖味增爵，並那些有大愛情的大聖人們，他們都是很會在自己要緊用的，設法節儉，周濟窮人，或是至少，他們都是嚴緊絕斷一切嗜好，省一筆費用，用來周濟窮人，從前有人問一位聖德的本堂說，怎麼你能担任這麼些的哀矜呢？他答應說，我的秘法，很是平常，就是自從我任此本堂之日，我就把我所有的嗜好，全全放入櫃厨裏，嚴嚴的封鎖起來，然後我把那鑰匙，投入河內，再說，一位本堂，越施的多，越有的多，因爲人怕他缺少，才越多多給他奉獻，因他的表樣，能激發人的慈善心，人都喜歡把自己哀矜錢，從他那清潔慈愛之手經過，聖盎博羅肖說，有好些神父，越施的多，越富富有餘，因爲人見一忠

心的傭人，他必要托靠他，替自己多多代勞，人若是見了一位好司鐸，也必定把自己的哀矜錢，常常的託給他，好教他替自己作哀矜，因為他知道，這位神父可靠，使他心裏平安，必能達到他仁慈的目的，我認得一位聖德的司鐸，他的主見，是總不攢錢，凡他所有的錢，都用為裝飾聖堂，或是為周濟窮人，所以他的聖堂，裝飾的比別的地方聖堂都好，祭衣祭器等物，都比別的堂口都齊備，且天天還有好些窮人，來到他的院子裏，為領哀矜，有一位本堂神父，來到他的堂口，看見他這堂口，是這樣的富足，出的哀矜，是這樣的多的，驚訝納罕的說，你從那裏找這些錢，能出這大的花費呢？我從多少年，就向我的教友嚷鬧，好教他們出點獻儀，修補我的大堂，至到如今，連一點我也沒有要出來，你有什麼妙法呢？這位聖德的本堂答應說，假如你許

下我，照着我的方法去辦，我就說給你，我的奇妙的方法，就是頭一樣，先賣你這個金表，和這個值錢的金表鍊，並你吃飯使用的銀傢俱，你把牠變賣，這些物件的價值，一半分散窮人，一半爲裝修你的聖堂，然後不拘誰，都要給你拿錢啦，這就叫作你從窗戶往外扔，將要加倍的從門向裏進，所謂有愛德的司鐸，總不能缺乏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可愛的弟兄們，該當多多的施捨哀矜，總不用怕缺少不夠，但爲安行哀矜，有三樣當守的規矩，也不可不知。

第一，施捨哀矜，該用慈善和藹的氣色，不當以粗言厲色，責斥窮人，*Congregationi pauperum affabilem te facito in omni dato non des tristitiam verbi mali* 因爲給一個遭患難的人，說一句甘甜的話，就如久旱之田，得降雨露一般，又如得覩天日一樣，好話比你給人的好東西，更能安慰

人的心，*“Nonne ardorem refrigerabit nos? Sic et verbum melius quam datum.”* 聖加祿主教說，粗言惡語的施捨，就是把甘露向醋裏倒一樣，就是脫棄聖教會的愛德，因為聖教會的寔在標記，就是慈愛，*Caritas benigna est* 惡言施捨，是全忘了貧窮人的地位，在天主前如何的尊貴，因為窮人，是耶穌基督受苦的肢體，是天國的更大者，是他永遠寶座前，將來承業的人，聖味增爵也說，我們該當榮幸，因為我們救濟窮人，就是救濟耶穌基督，所以福哉吾人，因為救世的天主，不嫌我們的卑賤，竟肯借窮人的手，領受我們的援助，固然也有些，兇惡無賴的貧窮人，好像不該良善對待他們似的，但我們如果真要待他們利害，沒有寬容，則是我們教他們更要不好啦，因為這是激怒，教他們相反我們，也是我們給他斷了回頭之路，所以還是想法，常常用仁慈良善待

他們，好能得他們的心，好能教他們信任我們

第二，行哀矜，不該一概而論，該當有點區別，本堂司鐸對於他堂口的窮人們，每人可憐的情形，他該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的。施放哀矜，該全接着他們可憐的光景，分出極貧次貧的等級來，切不可教那些當多領者，反倒領的少，當少領者，反倒領的多，以致有不公平的怨言，當初宗徒們，也是如此作了，*Dividebatur singulis prout cuique opus erat*。本堂更該當查攷那些臉薄的貧苦人，他們因為臉薄的緣故，怕人知道他們窮苦，偷着拿他們的眼淚，當饅頭吃，對於這等人，該遷就他們的軟弱，該尊重他們的可憐，設法可憐他們，還別教別人知道他的窮苦，該當多為這類人用心，設法不教他們缺少什麼才好，聖盎羅羅肖說，越是不見你的人，你更該見他去，越怕人見的人，越該找他，

凡是那些人，你又該恩待他，又當哄着他，一點也別呵斥他，又當待他在人以上，這類的人，都是臉熱的人，本堂神父，既然對於教友都該當結記，更該結記他們的軟弱，聖盎博羅肖又說，若是你明知你的教友，特特的是那些臉薄的，爲難受窄，你不想法子可憐他們，是至大的罪，施哀矜分個等次，不可只估量一個大概，該親自出去，到他們家裏調查，更該當給他們找一個度日的善法，故此有時，一點一點的分散，使他們也得自行勞動，以求生活的道，雖然不可教他們陷於困難地步，但亦不可使他們生依賴的心，因爲他們，只知指望哀矜活着，不知經營打算，有時是從神父不加小心，過于哀矜他們，養成他們的懶惰來的，故多叫給他們哀矜，有時當看着他們的光景，給他買點糧食，買點布疋，或是買些其他急需的東西，分給他們，因爲若是

經他們的手，恐怕他們妄花，或是從此能學饒學懶，或是也能學些別的多少不好的毛病，總而言之，給他們哀矜，是爲相幫他們，勞苦作活，或是相幫作個營業，好能夠生活，不是爲養他們饒懶的毛病，我知道有好些神父，他們爲辦此善工，從他堂口有錢的教友家，捐得些銀錢，每主日一次，家家窮苦人，都領受足夠所用，可是當照此條款辦理，即是凡能勞苦的人，該當勞苦，且誰也不許再向人家討要，福哉，能照這樣而作的本堂。

第三，施捨哀矜，該有救人靈的意思，即是借着行哀矜的機會，提念救靈魂的事情，好能引領他們進堂念經，進堂聽講問答，好勸他們辦神工，更是借機會，能夠按着他們的光景，教訓他們，因爲有好些貧窮人，拿救靈的事，過于不當事，他常是站立堂門外，總也不進

去，他們張口，就是給他人念經，求天主，可總不爲自己祈求，故此我們該當多加用心，管理他們的靈魂，有時比管富貴人靈魂，更當用心，因爲他們在現世，即如此可憐，死後再救不了靈魂，豈不是更可憐嗎？又因爲窮人，若無敬畏之心，能爲社會禍亂之苗，因爲他們，能夠加入壞團體，擾亂治安，作出種種滔天的大惡來，這也是司鐸們最當加意防範的事情。

還有一件更有關係，更該留心的事，就是看顧病人，聖經上說，你不該懶惰看顧有病的人們，*Non te pigeat visitare infirmum* 因爲從病人身上，才能堅固你的愛德，*Ex hoc enim in dilectione firmaberis.* 凡在病人上懈怠不用心的，就是一個殘忍的本堂，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這些可憐的病人，病痛難忍，你却不去給他們送點聖教會的安慰，這個安慰，此

時於他們極其要緊，你又不去教給他們善用病苦，以作補贖，以立功勞，以免煉獄，況他們在此時，或正處在永遠的關頭上，若是沒有聖事的扶助，若是沒有司鐸的勸勉，他們必要因那沒法挽回的兇禍，失落天堂，而陷於永苦的地獄，你豈可拿不當事麼。哎呀！豈可在此事上，沒有愛德，沒有熱心麼？神父們，在照顧病人，有四樣應守的要件，一，是急速，二，是明智，三，是愛德，四，是屢次的看顧。

一，急速，略早一會，略晚一會，有時能於病人永遠的禍福有關係，所以一有人來請，或是一聽說，立刻就當把不拘什麼要緊的事，都當放下，即動身前往，我真不能解說，有些神父們，因為他們就慢的緣故，教病人領不上臨終聖事而死，他們怎麼還敢上祭台上做彌撒呢？為避免此等最可怕的兇險，我們該當在講道台上，囑咐教友們，

教他們一有重病，即當請神父，或是給神父送信，不用怕擾亂神父，麻煩神父，或黑夜，或白天，不拘什麼時候，多啗來多啗都現成，及至我們來到病人前，不該查攷病的輕重，不該問這病，是否已竟夠個請神父的理由，不過更該加小心，不要露出生氣，不喜歡的氣色來才好，若不然，他們後來，再不來請我們來了，即便病到臨危的時候，他們祇恐再受責斥，也不敢來請神父了，因為那些胡塗人們，分辯不出病的危險大小來。

急速飛跑到病人前，一位好神父，少有不給他速行聖事的，神父們不立刻給病人念赦罪經，好教他多預備一點，這是一個大錯，因為多少次，我們想不到的時節，病人就嚙了氣。這樣的經驗，不是明明的指示我們，那遲緩赦罪的辦法不對嗎？所以起首，即當給他先念赦

罪經，後來再拿主意，早早的付終傳的聖事，因為終傳，也輕病人的神形困苦，為靈魂肉身，都有大益，也能教他因病立功成聖，多相幫他立忍耐的功勞，多啣在一個堂口，不病到垂危，不給付臨終聖事，這樣病人領此聖事，得不着另外的益處，也不過能得吾主立此聖事，所有的神慰而已，且還屢次，連此神慰，都得不着，因為他常是從怕而領，多咱他到了臨危，才領臨終聖事的，一定少得一份聖事的效力，本篤第十四位所以體驗的說，這件聖事，也能治肉身的病，即是能補助本性的藥品，或方法，以速其效，以增其力，但若是到了不能治，不能下藥的時節，才領聖事，此時聖事，亦不能再有那個效力了，再說，終傳能安慰病人的靈魂，這是說病人尚有精神，尚能夠覺得出來，才能覺着安慰，若是他已經到了全失知覺的時候，他又怎能得受

神力神慰的效力呢？

二，急速，當是明智的，如何才算明智的呢？a 總別等病人臨危的時節才去，使病者一看神父，進他的屋子就害怕，就如同給他送一定必死的準信似的，故此該在病人得病之初，就該前去用好心好意，用點禮貌，或是用點恩情，望看望他去，到他那裏，該當如慈父到了子女前，如同朋友看顧朋友的樣子，借此看顧，設法婉轉安慰他幾句好話，提醒他幾句信德熱心的事，設法教他，對於我們生倚靠的心，喜歡我們的意思，爲的是預備我們下次再來的道路，及至二次再來，看顧他的時節，慢慢設法，同他商量，領聖事的問題，b 嗣後，若是常來望看他，該當小心，不要麻煩他，不要累着他，教他辦個妥當神工，但不要過長，也不要過于細緻，因爲他的光景，他的病勢，有

時爲他能夠寬免全告，也不要過長的勸言麻煩他，略略用幾句簡便的言語，比如，教他好好發信望愛三德，發真心的痛悔，該棄絕自己的私意，以隨天主聖意，該盼望天堂，該親苦像，該呼耶穌瑪利亞若瑟的聖名等等，只提醒他這些事情，即足夠了，末後，按着明智的辦法，設法勸他安排自己身後的事，該預備遺囑等等，但那些爲我們有連累的事情，切不要干預的。

三，在明智上頭，又該當加上愛德，若病人是個赤貧如洗的人，幾天內尙不至死，我們當給他些物質的幫助，更當多發點愛情，有憐恤他的心，該有救護他的熱切，該多說安慰他的話，該當多熱心祈禱，求天主賜他善終的恩典，有的父母，拿着救靈魂，不當事，他們寧忍教兒女，蹈不領聖事，永遠下地獄的危險，也不願意提醒他們領終

傳，祇恐他們聽見終傳兩字，就要怕死似的，當此等光景，教友該當本着愛德，提醒病人，領終傳聖事，切不可隨他父母糊塗的見解，不然便有相反愛德的大罪，且除了照顧病人靈魂的神益外，好本堂，又當設法救護他們，凡於病人有益，或能教他喜歡的事，都當盡力的去作，凡不能親自去作的，則必要立一個愛德的會，凡入此會的人，全負提醒病人，看顧病人並助守臨終的責任，聖味爵當着他在沙的隆地方，傳講福音的時節，就是如此，到底神父們哪，在一總病人中，第一最當你們另外憐愛的，就是有病的司鐸們，因為一位本堂司鐸，不幸得了病，是多麼可憐，他的底下人，全都棄捨他，不顧他，在死的時節，沒人安排他的良心，也沒人替他安排身後的事，這是多麼可憐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的本分，該當是在有病之時，彼此看顧，彼此

的提醒，我們良心的光景，並彼此勸，勉彼此相幫以得善終，到底爲更穩當，每人該挑選一位神父，作自己忠信之友，教他多會看見我們臨終危時，許下好好的提醒我們，更是囑託他，到悞了我們臨終的聖事。

四，給病人終傳以後一位好本堂，又該屢次去望看他，用那些愛德熱心，又能安慰他，又能感動他的心，向他說幾句提醒他的話，假若置諸不理，這是一個沒有情誼的憑據，因爲有些病人，要緊得安慰他們的病痛，勉勵他，用忍耐的德行，安心忍受他的病苦，想法教他們多發信望愛的心，多發棄絕自己的私意，全隨天主聖意的意思，並勸他，多發痛悔，靠耶穌的功勞，盼望好升天堂，又有些人，心中有忿怨不平的事，若是尙未取和，該要緊勸他取和，更有一等人，他們

隱瞞罪過，非到臨死要緊關頭，決不肯吐露，單單爲此，神父便該多到病人跟前去，神父們，還有一件當注意的事情，即是改正不好的風俗，與提倡創立熱心的善舉，到處都有不好的風俗，司鐸的本分，該當費心考查，查得以後，在欲整理以前，該當好好的思想，該當考查考，若是用某種法子，可否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，有無不相宜的地方，且恐怕還能有很大的不對地方，假如不能打倒不好風俗的外面，至少該從根本上入手，設法去掉他的根基，打斷他的來源，他的根本來源，就是不明白聖教會的道理，與貪愛肉身的邪樂，或是不動聲色，用溫和良善的辦法，若是無有效力，也可以用強迫的辦法，明明的禁阻，有時也能想別的方法，或是借別的機會，拿定主意，慢慢的往前試辦，若是不多用心思想到的，恐怕更能鬧出更大的亂子來，聖味

增爵說，再沒有比辦事太急燥，更能出不好的結果的啦，至論創立熱心的善舉，有多大的益處，真是說不盡了，聖教會，用他的司牧，常常的贊許這些善舉的事，並放多少的恩赦，以鼓勵此等的善舉，因為誰不贊成此等熱心的事，是不認得人的性情，蓋人生來的本性，都有外表看得見的功課，好能向看不見的神工，熱心的事上引領，在熱心善舉中，我先提苦路善工，不拘何處，一舉行此樣神工，必要得很大的益處，第二樣，朝拜聖體，這樣神工，為保養信德，為保持熱心，最是相宜的法子，我知道，有些本堂司鐸們，天天早上晚上，教信友公同進堂，朝拜聖體，早上公同念早課，然後接着默想的式樣，給他們說幾句意思，提醒他們幾句，每日切要的思想，趕到了晚上，給他們念幾篇聖書聽，然後同他們，念一份玫瑰經，以及晚課等等，除了

這些神功以外，我今再提入各樣善會的事，比如聖母聖心會，爲罪人回頭，因爲此會，祈禱能力，我知道一定有多少次，極頑硬的罪人，忽然變很熱心的人，有無數的堂口，一與此會，他的堂口，就如同顯了聖跡似的，變成熱心了。

還有耶穌聖心會，聖母聖衣會，玫瑰會，聖體會，信德會，嬰孩會等等，這些會，都是經聖教會的允准，全是頂好的善舉，神父們都該盡力提倡。

神父們，但我們也當加小心，別辦糊塗事，因有等欠明智的人，立刻願意在他的堂口，把各樣的會，教信友一下子全入了，忽然間，給教友增添好些熱心的神工，以致不能久遠，該當知道，凡事欲垂永久，不可急進的辦理，該慢慢的，試着往前走，不該在一天，或一年

之內，就想把所有方法用盡，一起首，爲提倡教友熱心，先在有本分的事上，提醒他們，先當盡自己的本分，然後在提醒他們，聖教會的本分規矩的事，規矩本分都不缺了，然後再提醒他們各等守之有功，不守無過的善舉，因爲這些善工，本來立的，是爲保存教友的熱心，爲提倡教友的實在精神，因爲人的本性，若無外面幾樣神工的規矩管轄着，心內熱心的火，雖已燃着，不久必然減退。

若欲成立一樣善會，先當自己好好的考量，然後再同熱心的人商量，總要一點一點的向前進，使人全不理會似的，委曲婉轉達到目的，如有特別的光景，在堂口該有一種舉動時，如開歡迎，作慶祝會等，你不敢定，這事教友贊成不贊成，喜歡不喜歡，這時，你千萬千萬不要舉辦，多啣一個善會，或是一個善舉，既經成立，就該打定根基

，以垂永久，就該把那會的詳細章程，宣佈的清楚明白，爲的是使會員或教友，常常的遵守，自己亦常以表樣，以德行，引領他們，勉勵他們，以求熱心，以求光榮天主。

神父們，以上所講的，都是本堂應該注意的問題。你們看那些該注意的事有多少，簡直的，真如同沒有數的一樣，而本堂神父的熱心，也都該包括在內，一點也不容故意的遺漏，如同聖保祿宗徒向弟茂得尼說，你該醒寤，在各樣事上，你當勞苦，好好的傳教，好盡你的職任，趕到你們戰爭收尾的時節，你們必能如同聖保祿的話說，我已打了勝仗，我已跑得頭功，我未失我的信德，其餘爲我就剩了義德的冕旒，將來至義的天主，必要賞報與我，亞孟。 *Bonum certamen certavi cursum*

consummavi fidem servavi in reliquo reposita est mihi corona justitiae quam red-

det mihi Dominus in illa die justus Judex Amen.

司鐸品位之尊大

Dominus pars hereditatis meae et calicis mei. Ps. xv. 5.

天主是我當承之業，當飲之爵（聖詠）但分有工夫，我們的口，當不斷的念誦此句聖言，特特的是進聖堂之際，更該多多的念誦，即便我們一生，天天不斷的念此句，亦不爲過，我們明瞭這兩句聖詠，較比深明其他奧理，更關緊要，因爲這句聖言，表明司鐸的真實尊大，用這兩句話，第一能懂得我們聖召的純粹與尊高，第二能認我們本分的實在，按聖召這面說，這句聖言，明明的告訴我們司鐸的地位，比世上一總地位都尊貴，我們的權柄，遠超天上地下諸權，因爲天主是我們產業， *Dominus pars hereditatis meae* 按責任那面說，這句聖言，教我

們明見司鐸，是一至完全的犧牲祭禮，在此祭禮內，我們該飲苦難之爵，盡棄我們自己，又當終身矢志，去謀人類的幸福，這就是說的是這句聖言，提醒我們，在我們司鐸品位上，常該具一番高上志向，辦理至大的事業，又該常具一番熱愛的心腸，愛護衆人，並喜歡作一切愛人的事業，可見司鐸這句話的意思，真是尊貴體面無比，在這次避靜，所講一總的事情，差不多全沒有離開這兩個意思，即是司鐸的尊貴，和司鐸的責任，今在此末次講道的題目上，我還同你們談論這兩句話的意思。

第一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每次思想這司鐸地位的尊大來，却不可生自

私自愛，自尊自大的心，因爲在此題目上，我們默想司鐸的尊大，不是爲助長我們的驕傲，但是爲教我們該壓制自己，也不是爲教我們抬舉自己，誇大自己，但是教我們知道，在我們肩上，放了千鈞的重担，因爲司鐸的品位越高，我們的品行越當成全，我們的言語越當謹慎，在一總的行爲上，越當自尊自重，我們的質品上，越當高尚，我們的德行，也越當洪大，但想我們的卑賤不堪，實在不敢當此尊大地位，那裏還有長驕傲之餘地呢？只有驚訝納罕，恐懼戰慄而已，聖味增爵，昔日曾呼號的說：我不懂得我，我怎麼能敢聖了神父呢？陵！我今明白這話的意思了，連一位至大的聖人，尙且如此思想，可知凡受造之物，沒有一個，相稱這尊大地位的，故此不拘那位聖人，一想起這尊大地位該有的各種德行，莫不自卑自賤，不能自容，是以我們

如今，把司鐸地位所有的各種名稱，分別討論一下，就可以懂得他的尊貴了。

在司鐸各種名稱之中，第一個是第二基利斯督，*Aler Christus* 這是說的是我們該同耶穌基利斯督連合，如此的親切，如此的深密，就如同成了一個，甚至能說我們是第二基利斯督，*Sacerdos aler Christus* 這樣尊大，真是從來未聞過的，建立神品聖事之大主，用此最可驚異的話，向我們解釋說，誰接待你們，就是接待我，誰怎樣對待你們，就怎樣對待我，*Qui vos recipit me recipit* 誰聽你們的命，就是聽我的命，誰遵聽你們的教訓，就是遵聽我的教訓一樣 *Qui vos audit me audit* 我是世上的光亮你們亦該是一樣，*Ego sum lux mundi vos estis lux mundi* 但是光線雖多，皆是從一個日光所出，因為凡我從我聖父所知道的，

我全全傳授給你們了， *Omnia quaecumque audivi a Patre nota feci vobis* 聖父怎樣遣發我，我也怎樣遣發你們， *Sicut misit me Pater et ego mitto vos* 我願意你同我們，有一樣的意見 *Ego claritatem quam dedisti mihi dedi eis* 我盼望在天上我的寶座，就是你。的」 *ubi sum ego illic et minister meus erit* 從此可見，在吾主的聖意，司鐸真就是一個第二基利斯督啊， *Sacerdos alter christus* 既然如此，所以我說，世上的君王皇帝，他們所有珍珠異寶的光輝燦爛，較之司鐸榮冠所有之光輝，真差的遠遠了，真就如同日影，比諸日光一樣啊，故此衆聖祖們，衆先知們，以及古代天主默啟之人們，聖信之祖亞巴郎，天主教在西乃山上，所信託的每瑟，作聖詠讚揚天主的達味，先知的聖史依撒衣亞，救世主的預像熱肋彌亞，預報吾主降生日期的達尼厄爾，並在福音以前，至大的聖人若翰保弟斯大，

即是凡在吾主以前的一切聖人們，我們司鐸的地位，都超過他們以上，因為至高的耶穌基利斯督，常常上活於我們，不但如此，將來我們升了天堂，我們且將要在更高大的塞拉芬蓋隆賓大天神以上，我不怕得罪他們，敢向他們說，司鐸的尊高，實在當居他們以上，因為司鐸的座位，與耶穌基利斯督之座位是一齊的，因基利斯督之座位，即司鐸之座位，*Dabo ei sedere mecum in throno meo*。既是如此，我們實在是第二基利斯督，我們既然是第二基利斯督，那末我們的行寔上，亦當證明我們是第二基利斯督才對，即是我們在天主前，良心當純潔，生活當聖善，祈禱當熱心，我們在人前，當有相稱的行爲，合乎本地位的言語，當有救人的熱切，與熱切的明智，成爲基利斯督的肖像，可以如同聖保祿向百姓們說，你們該當效法我，如同我們效法了基利斯督，

Imitatores mei estote sicut et ego Christi vivo iam non ego, vivit vero in me Christus

我活着不是我自己活着，是基利斯督在我身上生活，總之，該當教人看着我們，不拘在什麼地方，或在祭台上，或在講道台上，或在神工格子內，或在自己的院子，或在街上，或在屋內，或在窮苦人前，或罪人前，或在病人前，都能教他們能夠說，這位神父，真是第二基利斯督才對，呀，就是他的良善，他的端莊，他的聖德，他的操守，他的慈悲，他的愛德，全全發表他是一位第二基利斯督。

如今我們再說，司鐸第二尊貴的緣由，就是他的權位，在瑪竇福音上記載，耶穌說，「天上地下的權柄，我都得到手裏，」這句話，是何等的偉大，是以緊接着，他又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我用我全權的能力，我今定你們，為我的宣傳員，宣傳我的意旨，並委派你們，在衆君

王前，衆百姓以及凡被日光所照到的地方，去作我的代表，作我的見證，你們往訓普世萬民，我常與你們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窮盡。」可愛的弟兄們，從此可知司鐸，何時在講道台上，宣講聖道，那時他就不是一个平常人了，簡直的就是一位永生天主的欽使，耶穌基利斯督，借他的唇舌，親自向人說話的一樣，*Pro Christo legatione fungimur tanquam Deo exortante per nos* 哎呀！司鐸在宣講時，他的地位，是何等的高大呢？一總的衆人，都當聽他的話，他那時是一聽人的博學聖師，他真可以能歌唱先知那句聖詠說，天主把天下萬民，盡皆屈伏於我們的足下了，*Subjecti populos nobis et gentes sub pedibus nostris* 我們如今再接着聽耶穌向我們說了什麼，他說「你們去訓誨普世萬民，信者，你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他們授洗，」可愛的弟兄們，這又是我們的一個加倍高

超的爵位，因為我們多咱給人付洗，就是耶穌基利斯督，借我們的手，親自給人付洗，*Mic est qui baptizat* 用我們施行聖事之能，把魔鬼的奴才，化成了天主的義子，得享天國永遠產業的人，得成吾主耶穌聖身的肢體，即是成了一位基利斯當，你們看這是何等的大事呢？哎呀！假如天上的天神，得了這個尊貴差使，能夠給人付洗，他們真是榮幸的很了。

耶穌又接着說，「你們赦誰的罪，我也就赦，你們在世不赦的罪，我在天也就不赦，你們今世不赦的罪，將來永遠也不能赦，」哎呀，真是天主特恩，給了司鐸赦罪的權柄，司鐸坐在神工關子內，實在是代天主赦罪的權，他如何判斷的，將來在天上，亦必定如此的被判斷，哎呀！聽神工司鐸呀，你們的職務，是如何玄奧呢？你們的審判

廳，按着信德這方面說來，較之世上那最高的審判廳，雖能判決人之生死，但比赦罪的權真是天地懸殊，因為在你們案前，不拘是誰，即便君王敎宗，都憑你們的裁判，且莫不跪伏你們之前，靜待你們一句，赦與不赦的判詞，且世上的判官，只能審判關乎世上的事情，但你們所審判，全是關係永遠的事情，連天上天主，也全憑你們的裁判，以定賞罰，況且世上的判官，對於犯人，也不過判以死刑，或徒刑罷了，但你們却能夠給罪人預防諸罪的方法，給罪人神力，使其回頭改過，修德立功，克私慾，勝三仇，善盡本分，其習慣犯罪之人，你們又能教他們心中感覺不安，發生悔改之念，把他們由毛病之中，引到德行的道路上，且全是用善言的勸勉，愛情的感動，一點也不用勢力的威嚇，使其從畏懼之心回頭改過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然而這還不夠，耶穌基利斯督，又拿麪酒成了自的體血，後又加上往下向我們說，「你們該照我所作的而作，我給了你們成聖體的權，」*Hoc facite* 哎！奧妙的聖事呀，無上的奇妙呀，我的一句話，竟能上至高天，穿過諸聖天使以外，超過至高神聖光榮以上，達到天主親自懷內，命吾主耶穌，從天下降，立時來在祭台之上，教我親手捧持，站在隨爾降來的神聖當中，彼等莫不千跪萬叩的朝拜，這時你真正的代表耶穌，欽崇敬畏，以祭祀天主聖三，以救普世人之靈魂，哎！我的天主，這事爲你的司鐸，過于光榮啦，*Quis homo-fficatus sunt amici tui Deus* 因爲用他的言語，能請天主降來，這個真比停止日頭，比復活死人，比造化天地的權衡，更爲奇妙，哎！司鐸呀，我如今盡我之靈，朝拜你，因你是天主全能之第一功化，在天下聞你

的名，莫不驚異納罕，在地上聞你的名，都該奇異，在人間聞你的名，都能得救，在人類之中聞你的名，莫不同享光榮，哎呀，不可名言的尊大呀，如今我才懂得，爲什麼初興的教友，接待他們神父，就如同接待天主的天神一樣呀，就如同迎接吾主耶穌聖身一樣呀， *Sicut*

Angelum Dei excepistis me, sicut ipsum Christum, 因爲你這樣大的地位，我才懂得爲什麼五傷方濟各當時他竟敢說，「假如一時我遇見一位天神，又遇見一位司鐸，我先匍匐於司鐸足下，以朝拜之，然後再朝拜天主的天神，」因此之故，我不納罕了，當初聖瑪定，隨同一位司鐸赴皇上的御筵之時，照那時的風俗，當先給更尊貴的遞杯爲敬，故聖人先奉酒杯於同他來的那司鐸，然後再獻王公大臣，蓋那位聖人主教，他是一位君王，不拘怎樣的尊貴，較之司鐸的地位，總算在下，世上之寶

座雖體面，然較之在祭台前，真不算什麼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以上所說的，司鐸品位的尊大，我們一定莫不承認，既然如此，則我們當如何，整飭我們的行爲呢？噯，祭台呀，噯宣講台呀，噯！解罪所呀，噯！領洗的聖池呀，該有多大的聖德，才能與你們的尊高相稱呢？，該當怎樣潔淨的手，才敢動你們的尊貴呢？該怎樣潔淨的眼，才敢注視你們呢？該怎樣潔淨的口舌，才敢念誦承行你們的聖言呢？全身又該怎樣的純潔，方敢代表耶穌之本位呢？然而特特的是我們，又該有何等的忠實，滿我們這至高至大地位上的責任呢？

第二

天主聖意，抬舉我們如此的高，是爲教我們一生盡心竭力去謀求人靈的幸福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按着地位說，我們被舉在別人以上，誠然不是爲我們自己，只爲用我們的愛德，爲衆人服役，因此耶穌才立了神品聖事，并且他的一生，莫不爲此，實在司鐸的職務，不拘按那方面說，總也看不出別的來，只有純粹義務，盡心竭力以求人靈之福利，絲毫不圖人世的酬報，怎麼叫作完全的盡心呢？就是我們祈求，該當盡心，祈求只該爲世人，求天主的降福，或是爲世上求天主，免他們的災患，我們給孩童們講問答，給大人們講道理，在神工所內聽神工，該盡心而作，就是當爲心亂的人，得享平安，心志不定的人，使之平定，跌倒之人，扶之使起來，教那些屬下之人，好好服從長命，有權有位的人，更講清廉，孩童們好好的受教，僕役們該有忠心，父母該

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子女，做買賣的以及各等人民，都該有公義道德的心。

我們既聖了司鐸，便該把我們一生的精力，全爲救人靈魂，凡能引我們走入別的道路上的，都當嚴加躲避，方能稱得起，是完全盡忠於聖教會，故此我們該嚴守己身，因爲人有家室，便把他的時日，把他的愛情，把他的念慮，全放在家務上了，至於司鐸們，聖教會決不容他有這些分心的事情，因聖教會，把窮苦人，把苦患人，把罪人，並一切的人們，凡我們的職責，能爲他有益的人們，全全交付了我們，當我們的家庭，爲此家庭服務，該用盡我們一生所有的，所能的，故此神父們，不許作買賣，不許作別的生意，也不許管軍界政界的事，因爲一人，既矢志於聖教會，他的一生的，一時一刻，也不容爲別項事

務用去，至爲得點利益，或成爲照顧其父母親戚，有時也能作一星半點事情，但當在公餘之暇，切不可有耽悞自己的職務，須知在我們神聖的職位上，所有的一時一刻，已全不是屬我們自己的了，也不屬我們家中的了，不拘黑夜不拘白日，都屬聖教會的，故都當用以救人靈魂，可愛的弟兄們，看來司鐸職位，真是高尙，因爲司鐸把自己作了一個公共的犧牲，奉獻於天主，以救衆人，一個人在這卑賤的世界上，而能如此度其一生的時光，真是高尙至極了，當初吾主在世之時，也是如此，故他的一生的經過，只有施恩兩字包括了， *Pertransit benefa-*

cento. 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明知我們雖然一生爲人盡力服勞，而在此世上，不但沒有人酬報我們，連有知恩的心的人，也是很少，然而我併不因此灰心，我們的忠實，更屬偉大，蓋我們的職務，雖然常是爲求

人靈魂得益，然不能常遂人的心願，即如醫生，醫治人的創傷，其手術無論如何輕，總不免使病者覺着疼痛，我們的職務，當責斥那些出規越矩的人，當改正那些妄作非爲的人，抵制人的種種私慾偏情，當用各樣兵器，去制止世俗中一切敗壞人心的叛亂，該設法抵制人的驕傲偏情，相反壞性的偏見，並相反敗世的惡劣風俗，處在這種立場上，招人惱怒，是不能避免的，怎能夠教人聽了責斥他的話，而不惱怒呢？或在此等敗壞場中，還能尋到一個喜聞已過的賢明人麼？他寧願受有益的責備，不願聽那些虛假的讚揚，像這樣的人，如今世代，決然沒有，那末誰盡司鐸的職務，而希望人感戴，真算不達人情至極了，所以我們只有犧牲爲救他們的靈魂，總不該指望在我們的職務上，得別的利益，只求着他們不懷恨我們，且能回頭改過就夠

了。

然而可愛的弟兄們，世人雖不知感念我們，但我們爲他們服務勞悴，仍當有進無退，只把我們的愛情，純粹獻於天上，當知我們爲世人勞瘁：從他們手中所得的報酬，不過是反對我們，謀害我們，凌辱我們而已，但我們仍不當減少在職務上的忠實，該當以我們的好心，報他們的不好心，我們愛他們的心，仍宜有增無減，即便爲他們犧牲生命，永是義不容辭，因爲無論如何，我們決不能成爲仇人們的仇人，他們雖然恨我們，我們仍該當愛他們，他們雖然咒罵我們，我們仍該當常常準備，爲他們受苦受死，以救他們，又該常常用司鐸的恩惠，大大的施給他們，假如我們如此的好待他們，不但不能感化他們的心，反到更招惹了他們的厭惡，我們初不當反對，他們，只可用吾主那

句話，應對他們說，我在你們當中，作了好些善工，你們爲那一樣，要用石頭擊死我呢？ *Multa bona opera ostendi vobis, propter quod eorum opus me lapidatis?* 我們要緊當看看從前聖人的好表樣，以保持我們的勇毅，我們可把眼睜開，看看十九世以來司鐸的行實，就看出有多少出奇的表樣，並有多少爲主忠心救人，所作的大事業。

首先看看第一位大司鐸，耶穌基督，衆靈牧的首領，他的一生都是怎樣，他的一生是完全犧牲了，以救人靈，卽如傳報福音於貧者醫治各等疾病，復活已死的人們，於傳教救人，所受的勞苦，真是難以言盡，不拘黑夜白日，也不怕冷，也不怕熱，常是一樣的勞瘁，末了又爲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作了聖愛的祭品。

再看效法耶穌的宗徒們，他們只知求世人福利，把所有的產業，

全都聚積一塊，大家同居同食，以便做事主救靈的事業，尤其是他們彼此一心一德，真是教人驚訝至極，這等光景，連古今的哲學，也是夢想不到的，聖保祿在傳教時，收了多少哀矜，去接濟日路撒冷聖教會的艱難，他卻作世人的僕役，爲救人靈，把他的心志，他的財產，他的本身住所，全全的犧牲了 *Libenter me impendam et super impendar ipse*

後來接續宗徒那些傳教的人們，亦莫不盡力效法宗徒們的表率，當瓦助連惡王時，在亞肋山府，遭了極利害的風波，但那時的司鐸們，同信友們，仍是一樣的盡心，救援那些殺害他們的外教人，故後來背教如連惡王，曾給一個邪神廟內，大司祭名叫亞爾撒的，寫信教他效法公教的人們，他說，看公教人們，周濟自己的窮人外，還要養活我們的窮人，但我們連我們自己的窮人都不管了，宗徒們當時一璧盡心

照顧貧苦人的生活，一壁又竭力勞苦傳教，因此之故，致福音光耀，照於普世，在無數的國裏，拔除了多少弊端，除去了多少禍害，推倒了無數的邪神偶像，停止了多戰場上的流血，並在邪神前，生祭活人的慘無人道，再說他們盡心勞力，開化了多少野蠻民族，成了文明之邦，組織了多少濟貧救災等等善會，再說，因為他們盡心勞力，勸化了多少人改惡遷善，使多少人修了大德，成了大聖，差不多一總的人，都因他們才得享平安的幸福，普世之人，所得的文明，所得的知識，那樣不是起初得自主教神父之力呢，但自古及今，雖然神父主教們，為世人費心勞力，以謀求他們的幸福，而世人常是恩將仇報，因為那些外教的人民，看見他們虛偽的小小光亮，竟被宗徒聖人的真光壓倒，一定從心不悅，雖然待他們有恩，他們仍是反抗，因此他們造出多

少謠言，百般的譏笑凌辱，又設法控告之，監禁之，視爲人類的仇敵，非置之於死地，不肯干休，但司鐸雖受世人千方百計的謀害，而其救人的熱心却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，流盡了自己的汗，又把自己的血流給了世人，末後所遺下的，就是一個在普世人前，全全表明救其熱切人，完全出自純粹爲主，一點也不圖人的報答，也不圖自己的利益，他的希望，就是人之幸福，與天主的光榮而已。

當法國聖教初興之時，有多少出名的善表，都是如此的作了，那時司鐸的熱心，盡力把他們同胞勸化回頭，又給他們，創立下司鐸的根基，出了多少盡心救人，不怕生死有勇有爲的司鐸，自從起初，至到今日，不斷的光榮了我們聖教會，又出了多少的人，堅強勇毅，不怕受苦，不怕犧牲一切，拿捨棄自己，以救他們本國同胞的靈魂，當

爲光榮，當爲可讚的事，因爲在法國人的性質，生來具有一種偉大的思想，當着聖教未廣揚時，尙有流血的危險，但他們爲廣揚聖教的希望，催逼着，莫不立時去竭力宣傳，慷慨就義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看在法國，君主立國起初，他們那時候的人，你們知道，全是些野人，全是兇暴野蠻的性質，全由兇橫霸道創立了國土，在這些野人當中，司鐸們作了什麼呢？就是以他們不辭勞苦，盡心竭力，全把他們勸化了，成了教化的人民，齊屈服於十字聖架之下了，從前他們所焚燬的，如今反崇敬了，從前所崇敬的，如今反都焚燬了，從前經他們燒，搶成了坵墟之地，如今又經他們經營成了繁華之區了。從前由他們所拆毀的各等建築物，如今又全重行建造起來了，如今在法國，多少古時出名的，彫刻精細建築，多少的城池，

皆是他們的遺跡，作他們熱心傳教的紀念品，他們更不辭勞苦，對此勇毅的國家，又加以整理教育感化，故那時將士們，在義戰上的忠肝義胆，較之古時的勇士，大強百倍，又把他們那野蠻的法律修正了，加以聖教會的規矩，以約束之，以輔翼之，那時人們，雖往往彼此決鬥，但只有司鐸一句話，教他們休戰，他們無不立刻聽命，擲下兵器，百姓們雖受兵災，但每主日能享三天平安幸福，且當時在堂以外，附有廣大空場，作為聖地，不准軍事行動，專為收容婦孺，並解除武裝的傷兵，保存他們的生命財產，可見在聖教會的安排之下，民衆雖在顛沛流離之時，莫不沾救濟之恩，此外更有聖盧布斯主教，個人救了很多爾城於亞第拉惡王之兵災，聖愛農主教，救了歐爾蘭城的民，且那時惟獨神職之人，管理教育，輔佑君王等，並教訓國王，治國之法，

並教他關懷他們的屬下人民，導之開荒墾田，使荒蕪之地，盡成良田，使之開花結菓，秀穗成實，待秋收之後，同他們分潤些餘利，以周濟貧困，又創建些孤兒院慈善堂，以收養那些無人撫養之嬰孩，並那些殘老衰弱的可憐人，又建立公共的學堂，凡有欲來求學者，莫不收容，盡心教授，真是在他們所住之地，就如同一慈善之公所，積聚各等學業，教授諸般美術，並保存各色的國粹，世上多少的文學詞典書籍字畫，語言文字，皆賴神職之人的用心，得以保存也。可愛的弟兄們，由中古以後，在後來這些時代，在法國那些神職班，他們的熱心，仍是繼續光榮前進，我們看看他們，是怎麼樣，用諸般愛德的事業，慈善的事情，並熱切心火，光榮了我們的聖教呢？他們來到遠東傳報福音於安南，印度，與東方極遠之地，天主助佑他們，開化了多少

人民，使之棄邪歸正，認識了天主聖名，得了升天之路，至到如今，我們中國所得信德之洪恩，皆賴彼等熱切之賜也，聖味增爵，創立了多少慈善機關，收養窮苦之人，無靠之嬰孩，並那些殘廢的老人們等等，他又立了遣使會，以成全神職班之人，並立了仁愛會，以收留有志之貞女，以分散各國，以作愛主愛人的慈善事業，又打發他的會中修士，前往各處，以盡傳教救人的本分，在現時尙有多少修會，多少司鐸，多少主教，遵聽教宗的聖意，到處傳宣天主的聖名，到處勸化人民，使之得見信德真光，及至入教以後，使之務修教友的真德，以獲將來得享天國永福，他們聖德的口牙，他們德行的感化，以及天主聖神之德能，招引大衆，深動人心，致於他們不拘到那裏講道理，來聽者極衆，及至聽後出去的時候，莫不心熱，莫不被化，是以當十七

世紀，司鐸主教們，另外的熱心，另外的熱切於傳宣聖教事務，是以聖教會，比別的世紀，更顯出光彩來了。

十八世紀，乃爭戰的世代，此時惡黨們，出首擾亂法國全體教會，合謀相反聖教，嘲笑聖教，又捏造多少虛假的事情，用多少新學的假理，詩詞強辯，攻擊我聖教，甚至用些污言穢語，辱罵天主聖名，反對保護教會的國君，實在兇惡至極，當此之時，我神職班，盡力與此等新式的仇讐奮鬪，以真理攻擊他們的虛偽，以道德抵制他們的毀謗，天主爲彰明，爲顯揭法國神職班人，平素的毅勇，故准許惡黨們，得勝一時，風波一起，便有多少的司鐸，充軍流血，證明了他們的信德，爲主捐軀致命，這真是我們神職班不朽之光榮也，更是法國司鐸久遠之榮也。

再看英國的司鐸們，也如同法國的司鐸，一樣的光彩，多年光耀了聖教會，這兩個奉教的國，就如同兩個姊妹，在歐洲大洋之間，彼此爭榮奪耀，彼此爭先，爲聖教會盡忠效力，但兩世紀以前，英國司鐸們，遭了風波，在此風波之中，然而也出了不少的致命聖人在天上，也出了不少精修大聖在世上，然而在那裏聖教會，可大受了傷害，實在可憐，爲何呢？因爲他們被仇敵打敗，投降於惡政府的權下，脫離了諸聖相通功的公教，竟把聖教守貞的法律放棄，竟摘去童貞玉戴之花冠，這樣他們後來結果如何，但看看他們從前怎樣，和現在的光景便知道了，看那些在神職的人們，從前他們是怎樣的慷慨大方，熱切非凡，當他們熱切光榮的世代，創建了三百多大學院，在他們的修院裏，立了多少公學，在他們的公學，出了多少義務捐，作公學的基

本金，當那時候，有多少無衣無食的窮民，多少孤兒寡婦，都被他們收留養育，他們這些熱心事業，真教人驚奇納罕，及至他們一脫離了聖而公會，還了俗，有了家室，再看他們吧，他們的心，沒有從前的忠懇了，他們的手，不肯作慈善的事了，他們也沒有工夫，去可憐別人去了，再看他們用二百多兆的進益公款，就是在英國那時神職班的進益，比別的國都富都多，把那個財產全全交付英國政府，教他同愛爾蘭，彼此打仗，致愛爾蘭公教小國，受極大的壓迫，至到如今，倘未得見天日，他們違叛了司鐸守貞的法律，更可憐至極了，他們的心內，沒有別的罣慮，所罣慮的，無非爲他們的家室設法，爲他家室積財求富，所惦念的，無非爲他們家內日子增大，越富越不嫌富，哎呀，英國的教會呀，你昔時的光榮，而今安在哉？

哎，脫離本幹的枯枝呀，我今哭泣爾，離了泉源的小川渠呀，哎，脫離本光體的小光線，但是我還說什麼哪，噯，多少日子等候你呢？我盼望從天再降雨露，滋潤你，我很急切盼望，慶你重生發芽，再為茂盛呀，然而我們的眼目，能否重覩此美麗之星再耀天中，即是英國神職之人，再被感化回頭，恢復他們昔時的美好的光榮，這實不敢定的，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該為我們讚美天主，因為天主格外的保護了我們，至到如今，沒有教我們的信德被惡人打倒，我們在艱難風波中，常常的得勝，惡人們的鼓動，所掀起的風浪，不但沒有沒覆了我們，反倒陶冶了我們，更潔滌了我們，至到如今，我們常處在信德之上，常常從心深深的與聖伯多祿的宗座緊秘的聯合，常常拿羅瑪教宗，當我們公教一總的生命，一總的竭力盡心效力永不能錯的總根源，

從前有人想恫嚇我們的司鐸，並向他們說，你們或是流血，或是背你們的信德，可是他們都是寧願流血，寧願受死，也決不肯背他們的信德，又有人想把他們的財產搶奪，充公，屈伏他們，然而他們平素所喜愛的，是貧窮，有錢，亦不過是爲行善功，無錢，於他們的本身一點也無傷損，看來我們不用結記我們有多少財產，但是不拘貧富，不拘到了什麼地步，我們常該盡力前進，總不該許聖教會略有損傷，他的光榮才對，千萬千萬別教聖教會的光榮，聖教的臉面，跌在我們手下才好，我們是接續宗徒，接續那些英雄義勇聖人位的人，我們仍當跟隨着他們的踪跡，犧牲一切，忠心奮勉，委身於聖教，並爲聖教會，以救衆人的靈魂，我們千萬不要懈懈怠怠，畏首畏尾，諸事推委，不敢向前，遇勝則進，見敗即退，給後來的人，遺留下壞表樣，致教

後來的人，看我們的壞表樣，也全什麼不懂，什麼也不敢幹，一點苦也不肯受，我們該當知道，在我們腳下所踏之地，乃是聖人之地，我們接他們的位，奉行祭祀，聽神工，講道理的職務，我們該與彼等有同一樣的熱切，一樣的勇敢，我們不該親眼看見宗徒的熱血，涼在我們的血脈之中呀。

可愛的弟兄們，我們既把這些美好的意思，全全懂清，如今我們從心裏再說，那句甘飴的話，爲的我們好好的思想，即是天主是我當受之產，當飲之爵，*Dominus pars hereditatis mee et calicis mei* 既有了天主，別的我全不需要了，你們看在我們這地方，有多少當作的事業，有多少當服的勞苦，我們如若真心爲主勞苦，盡心救人，盡心傳教，真是一生，日夜不能得一刻的空閑，將來天主所與我們，在天上的賞報

，也是豐厚無比的，是以我們該當喜歡，該當踴躍，我們看近年在我們中國的聖教，大往前進，年年加增多少奉教的人，這都是司鐸們效法宗徒，不辭勞苦盡心傳教所成的功績，但中國尚有多少萬萬的外教人，至今仍在死亡幽暗中，我們真該設法，盡全靈盡全力，即便捨身出汗流血至死，也當前進救他們去，且看如今時機已經成熟，天國福音的足蹟，已經到了我們中國全境，祇短我們給他們略微指點而已，天堂之門，已爲我們開了，我們豈可不盡心向裏引領？我們是善牧，教民是我們的羊羣，尙有無數未歸聖棧，與失迷道路的亡羊，我們該盡全力，並倚天主的神力相幫，設法導引他們，歸入天國永福之聖棧，亞孟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月初版 一——一〇〇〇

司鐸避靜寶鑑

精裝布面金字一冊 實價一元
平裝厚紙面二冊 實價七角

譯述者 胡明善

校閱者 王振民

印刷者 傳信印書局

總代售處 北平北池子姪姓房 傳信印書局

版權所有

